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五十)

吳曾祺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簡鈔文今古樓芬涵

(五十)

編祺曾吳



書叢本基學國



卷二十九

碑誌類

神道碑二

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王文端公神道碑文 姚鼐

吏部左侍郎譚公神道碑文 姚鼐

江忠烈公神道碑銘 曾國藩

羅忠節公神道碑銘 曾國藩

李忠武公神道碑銘 曾國藩

李勇毅公神道碑銘 曾國藩

碑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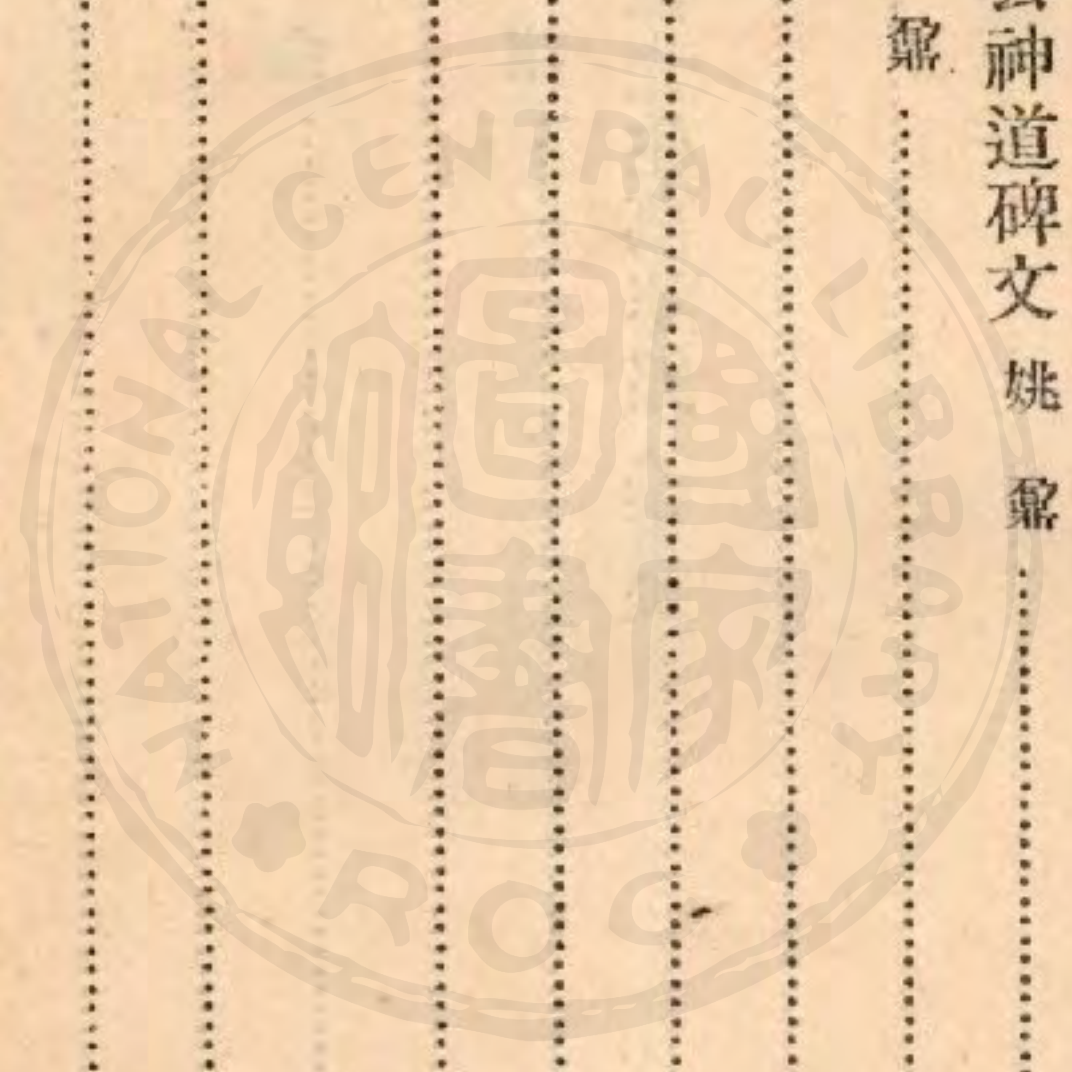
太尉橋公廟碑陰 蔡邕

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 顏真卿

書箕子廟碑陰 柳宗元

墓誌銘一

周趙國公夫人紇豆凌氏墓誌銘 庾信



國家圖書館  
001671899

1010/2432

一七

一六

二

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誌銘 庾 信 ..... 一八

周儀同松滋公拓跋鏡夫人尉遲氏墓誌銘 庾 信 ..... 一九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韓 愈 ..... 二〇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韓 愈 ..... 二〇

貞曜先生墓誌銘 韓 愈 ..... 二一

唐柳州刺史柳子厚墓誌銘 韓 愈 ..... 二二

東明張先生墓誌銘 柳宗元 ..... 二四

唐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 元 稹 ..... 二五

唐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昌黎韓先生墓誌銘 皇甫湜 ..... 二六

唐岐陽公主墓誌銘 杜 牧 ..... 二七

吳王李煜墓誌銘 徐 鉉 ..... 三〇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歐陽修 ..... 三一

黃夢升墓誌銘 歐陽修 ..... 三五

張子野墓誌銘 歐陽修 ..... 三六

尹師魯墓誌銘 歐陽修 ..... 三七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歐陽修 ..... 三八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歐陽修	四〇
石守道墓誌銘	歐陽修	四二
呂獻可墓誌銘	司馬光	四三
太子太傅田公墓誌銘	王安石	四六
孔處士墓誌銘	王安石	四九
王平甫墓誌銘	王安石	五〇
王深甫墓誌銘	王安石	五〇
錢純老墓誌銘	曾鞏	五一
孫適墓誌銘	曾鞏	五三
梁公墓銘	趙秉文	五四
聶孝女墓銘	元好問	五五
閑閑公墓銘	元好問	五五
雷希顏墓誌銘	元好問	五九
孫伯英墓誌銘	元好問	六二

卷三十

碑誌類

墓誌銘二

瀏陽縣尉閻君墓誌銘	姚燧	六三
廣州懷集令劉君墓誌銘	姚燧	六五
平章政事張公墓誌銘	虞集	六六
熊先生墓誌銘	虞集	七四
牟先生墓誌銘	虞集	七六
魏夫人宋氏墓誌銘	高啓	七八
鄭君妻洪氏墓銘	方孝孺	八〇
明故襲封衍聖公以和墓誌銘	李東陽	八一
歸府君墓誌銘	歸有光	八二
贈太常少卿諡忠愍楊公墓誌銘	徐階	八四
郭老僕墓誌銘	侯方域	八六
工部尚書充經筵講官湯公墓誌銘	汪琬	八七
張處士墓誌銘	朱彝尊	九一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傅楊公墓誌銘	方苞	九二



李剛主墓志銘	方苞	九四
兄百川墓誌銘	方苞	九六
翰林院侍講張君墓誌銘	劉大櫟	九七
厲樊榭墓誌銘	全祖望	九八
通奉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雷公墓誌銘	朱仕琇	九九
惠定宇先生墓誌銘	王昶	一〇二
江慎修先生墓誌銘	王昶	一〇四
戴東原先生墓誌銘	王昶	一〇六
中憲大夫雲南臨安府知府丹徒王君墓誌銘	姚鼐	一一〇
袁隨園君墓誌銘	姚鼐	一一一
海峯先生墓誌銘	吳定	一一二
張皋文墓誌	惲敬	一一三
劉君季霞墓誌銘	曾國藩	一一五
新寧劉君墓碑銘	曾國藩	一一六
苗先麓墓誌銘	曾國藩	一一八



#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 卷二十九

### 碑誌類

#### 神道碑二

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王文端公神道碑文 姚鼐

公諱杰。字偉人。王氏。先世居山西洪洞。遷陝西韓城。居五世。至石門縣主簿諱廷詔。公之考也。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公妣吳太夫人。生三子。長濬。仲澈。公爲季。端凝好學。見於幼稚。長以拔貢生得教諭。未任。遭父喪。服終貧甚。爲書記以養母。所居幕府。尹文端公繼善。陳文恭公安謀之。爲江南督撫時也。兩公皆名知人。而最賢公。謂爲正士。乾隆庚辰恩科中鄉試。次年恩科中會試。殿試讀卷官進列第三。純皇帝親拔爲第一。引見。風度凝然。上益喜。授翰林院修撰。由修撰四轉得詹事府少詹事。日講起居注官。直南書房。旋晉內閣學士。歷工刑禮吏四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母喪回籍。在籍擢兵部尙書。詔服闋。赴職。充經筵教習。賜紫。禁城騎馬。爲上書房師傅。直軍機處。乾隆五十一年正月。拜東閣大學士。公爲人廉靜質直。誠於奉職。其居位與和珅同列。公以大體接之。不爲壯頰悻悻之事。而遇所當執。終不與和珅附。公素行無疵瑕。純皇帝知公深。和珅雖厭公。亦不能去也。如是數年。及今上臨政。公意益得發抒矣。然公嘗念大臣所當爲者。非盡於所能言。獨居意嘗邑邑深念而不怡。蓋公之心。人不能具識。而至於入陳

禁陞裨益朝廷者。又非人所得聞。故不可得而述也。嘉慶七年。公以老病乞休。詔予在籍食俸。加太子太傅。御製詩送之。有云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茲足以盡公生平矣。嘉慶九年。公與夫人八十歲。又有御詩及頒賜諸物。公季冬入都謝恩。留至十年正月十日。薨於京邸。命榮親王奠醑。賜銀二千兩。治喪。又賜祭葬。贈太子太師。祀賢良祠。諡曰文端。公爲乾隆庚戌科會試總裁官。又嘗爲湖南江西浙江考官。一督福建學政。三督浙江學政。所進多佳士。其於門下士。相愛甚篤。然未嘗少涉私引。教之必爲君子而已。夫人程氏。四子。主事堦時。監生埜時。武選員外郎埜時。廩膳生埜時。孫九人。公葬於韓城北原。旣立神道之碑。乃刻銘曰。

科第士首。爵位朝碩。德器優優。以居無忤。大臣之度。遠思邈邈。去名釋功。匪矯以激。事賴其休。物被其澤。惟其志宏。歉而不懌。天子知之。降予載赫。著厥儀形。紫光之閣。顧思德音。公逝弗作。過墓思敬。瞻此穹石。吏部左侍郎譚公神道碑文 姚鼐

公諱尙忠。字因夏。南豐譚氏。其先世多聞人矣。及公成乾隆辛未科進士。授戶部主事。三徙爲山西道監察御史。出爲福建興泉道。又入爲刑部員外郎。再出爲廣東高廉道。三遷至安徽巡撫。降福建按察使。再遷至雲南巡撫。入爲刑部右侍郎。調吏部左侍郎。嘉慶二年十一月廿八日薨於位。公之在戶部也。嘗司寶泉局。及高宗純皇帝察局中事。惟公無絲毫私染。在興泉時。以洋行事例降官。而上亦察知其不汙。故復進用。其在封疆爲大吏。室中淡如寒士。遇屬員甚有禮。藹然親也。獨不能少入之以財利。天下論吏清儉者。必舉譚公爲首。然公遇事奮發。則執誼不可回。其爲安徽巡撫。以忤和珅。致降爲福建按察使。在福

建復屢以事與督撫爭。至督撫同官事尤相牽。而爲撫者每委曲以就督。公在雲南。獨能持正裁之。且謂曰。公自爲其德。吾自任其怨。可也。其丰采峻厲如此。故公雖和平廉潔。而非煦煦曲謹者也。其教子有曰。人當先約其身。身約則心約。心約則事不踰閑。然後可以擴充爲有本之事功矣。故公所至興利去害。必究其原委曲折之盡。則斷然行之。使所莅必蒙其澤而後已。去則民多涕泣送之。高宗純皇帝嘗稱爲正人可任事。今上亦絕重之。而公遽歿矣。公在安徽。姚鼎主敬敷書院。時接談讌。食設五器。而情厚有餘。及聞公薨而悲。今又十年矣。公子光祥以庶吉士改禮部主事。自京師移書至曰。先公旣葬矣。而碑未立。某夙奉公教。宜爲文。至其家世及夫人子姓之詳。則編修陳用光誌之矣。故不具。銘曰。公居士林。文學悃悃。接物以情。不爲阻深。秉節當官。蔑敢私干。進者宜之。退者勿怨。歷邇及遐。隴坻海嶠。攘袂姦蠹。耄孺鼓樂。晚爲侍從。公望在衆。殂未及登。刊石載頌。

江忠烈公神道碑銘

曾國藩

公諱忠源。號岷樵。新寧江氏。曾祖登佐。太學生。祖獻鵬。父上景。歲貢生。母陳太夫人。生子四。公其長也。少而豁朗英峙。以縣學附生。選爲道光十七年丁酉科拔貢生。旋中是科鄉舉。久客京師。以大挑得教職。與曾國藩陳源堯郭嵩燾馮卓懷數輩友善。嘗從容語國藩。新寧有青蓮教匪亂端兆矣。旣歸二年而復至京。余戲詰公。青蓮會匪竟如何。何久無驗也。公具道家居時。陰戒所親。無得染彼教。團結丁壯。密繕兵仗。事發有以禦之。逮再歸而果有雷再浩之變。公部署夙定。一戰破焚其巢。誘賊黨縛再浩磔之。湖廣總督上其功。賞戴藍翎。以知縣用。公入都謁選。又語國藩前事雖定。而大吏姑息。不肯痛誅餘黨。難猶未已。踰

年而復有李沅發之變。又踰年而廣西羣盜蠭起。洪秀全楊秀清之徒出。大亂作矣。公爲縣令浙江歲餘。咸豐元年。丁家艱歸。大學士賽尙阿公督師廣西。馳疏調公赴粵。旣至。則大爲副都統烏蘭泰公所賓敬。事無巨細。必再諮而後行。人無疏戚貴賤。必察公意嚮而薄厚之。敍公之勞。請擢同知直隸州。換戴花翎。公亦竭誠贊畫。募楚勇五百人助戰。湖南鄉勇出境討賊。自此始也。烏公慷慨負氣。與提督向公榮積有違言。公以書曉譬烏公。禮下之已甚。冀感動向公。卒不能得。逮圍賊於永安。復代爲一書抵向公。力諫圍師缺隅之說。請合圍而盡殲之。又不能得。因引疾歸。歸而永安賊出。大敗官軍。遂至桂林。公聞警募勇。倍道赴援。將終。佐烏公以平嶺表。未至而烏公陣歿。自是獨領一隊。賊中往往指目江家軍矣。旣解廣西之圍。旋大捷於簔衣渡。賊不得掠舟而北。衡永以安。賊攻長沙。公與力爭南門天心閣。築堅壘據要害。長沙以完。賊之渡洞庭而東也。實惟咸豐二年十月之杪。旌旗帆檣蔽江而下。公痛時事之益壞。怨吾謀之不見納。悵然不復欲東。巡撫張公亮基亦奏公留守湖南。是冬破賊目晏仲武於巴陵。剿平徵義堂會匪於瀏陽。明年春。署湖北按察使。翦叛民劉立簡於通城。膊陳北斗於崇陽。皆以疲卒千餘。盪寇數萬。天子褒歎。由是有幫辦江南軍務之命。公拜疏將赴金陵。中途聞廣濟宋關佑爲亂。移師討之。事甫定。而朝廷命公速救鳳陽。不數日而江西巡撫檄公速援南昌。公曰。金陵鳳陽雖有朝命。然殘破之區。效遲而事易。江西雖無朝命。然完善之士。禍急而事難。吾當先其難者。遂挈師由九江踔四百里。焱入南昌。翌日賊至。則設施略備。上下恃以無恐。賊晝夜環攻。闕地十道。分擾旁郡。以眩我謀。終不得窮公方略。凡九千餘日而圍解。上嘉公功。賞二品頂戴。賜翎管班指諸物。厥後田家鎮失。上疏自劾。詔旨雖許鑄四級。然旋有安徽

巡撫之命。又詔公楚皖一體。當相緩急爲去留。不必拘於成命。蓋聖主倚公辦賊。不復中制。而海內企踵。嗚嗚。亦咸知非公莫屬也。公以爲武昌差足自保。廬州新立行省。危在旦夕。法宜經營淮南。以分吳楚賊勢。拜疏自鄂之皖。饋雨而行。將卒終歲。奔命道病。公亦病。至六安。病甚。六安吏民遮道請留。不許。昇疾竟達廬州。部分未定。而賊大至。公設策應敵。一如守長沙南昌時。而城無見糧。藥鉛罄竭。元從之士。不滿千人。諸軍屯四十里外。觀望莫救。公弟忠濬。自楚來援。爲賊所梗。咫尺不得通問。公病益困。不食數日矣。城陷。發憤投水死。咸豐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也。春秋四十有二。越八日。募人入賊中。負公屍以出。事聞。天子震悼。追贈總督。賜祭葬。命廬州及湖南江西皆立專祠。褒公三代如其官。予諡忠烈。咸豐五年。劉公長佑。閒關歸公喪新寧。六年某月葬於某里某山。公弟三人。仲卽忠濬。以兵事積功。至道員。歷官安徽四川布政使。次忠濟。戰功最偉。殉難岳州。予諡壯節。次忠淑。縣學附生。保紘知府。夫人陳氏無子。以弟子孝椿爲嗣。妾楊氏。公旣歿。而生子孝棠。國藩昔與公以學行相切磋。文宗御極。薦公以應求賢之詔。公嘗疏請三省造舟練習水師。又嘗寓書國藩。堅屬廣置礮船。肅清江面。以弭巨禍。其後國藩專力水軍。幸而有成。從公謀也。自公之薨。忠濬等數乞余文。表公墓道。大義相許。神人共鑑。余其敢讓。軍興以來。死事者多矣。或邂逅及難。而倖廁忠義之林。何可勝道。當公赴江西之急。有詔令至金陵。及赴廬州之急。有詔且留楚中。宜可稍安。以惜有用之身。而公必蹈危地。甘死如飴。但求無疚於神明。豈所謂皎然不欺者耶。嗚呼。忠已。余旣揭其用兵始末。乃並述他行義。聲之銘詩。用告異世。治國聞者。銘曰。

儒文俠武。道不並張。命世英哲。乃兼厥長。惟公之興。頽俗實匡。明明如月。肝膽芬芳。有師鄧君。有友鄒子。

臥病長安。朝夕在視。亦有曾生。燕南旅死。謀歸三喪。反葬萬里。兩以躬致。義泣鬼神。近古之俠。孰與比倫。作宰吳越。風教露養。秀水賑飢。翼民以長。蘇其枯槁。衣以文襁。儒吏之風。並時無兩。蘊此兩美。風雷入懷。砰然變化。陰闔陽開。宜戡大難。重奠九垓。半駕而稅。天乎人哉。楚師東征。倏逾十秋。三十萬人。金甲貔貅。死者半之。白骨嵩邱。人懷忠憤。如報私仇。千磨百折。有進無休。終殫元惡。盡復名城。天河盪穢。海宇再清。公剏其始。不觀其成。九原可作。慰以茲銘。

羅忠節公神道碑銘

曾國藩

公諱澤南。字仲嶽。號羅山。湘鄉羅氏。咸豐四五年間。公以諸生提兵破賊。屢建大勳。朝野歎仰。以爲名將。而不知其平生志事。裕於學者久矣。公之學。其大者。以爲天地萬物。本吾一體。量不周於六合。澤不被於匹夫。虧辱莫大焉。懷降衷之大原。思主靜以研幾。於是乎宗張子而著西銘講義一卷。宗周子而著人極衍義一卷。幼儀不慎。則居敬無基。異說不辨。則謬以千里。於是乎宗朱子而著小學韻語一卷。姚江學辨二卷。嚴義利之閑。窮陰陽之變。旁及州域形勢。百家述作。靡不研討。於是乎有讀孟子劄記二卷。周易本義衍言若干卷。皇輿要覽若干卷。詩文集八卷。其爲說雖多。而其本躬修。以保四海。未嘗不同歸也。始公家世貧甚。曾祖王父曰阮。王父拱。詩皆以公貴。贈通奉大夫。父嘉旦。公歿後。賞加頭品頂帶。曾祖王母蕭氏。王母賀氏。母蕭氏。皆贈夫人。公少就學。王父屢典衣市米。節縮於家。專餉於塾。年十九。卽藉課徒取費。自給。喪其母。又喪其兄。旋喪王父。十年之中。連遭期功之戚。十有一嘗。以試罷。徒步夜歸。家人以歲饑。不能具食。妻以連哭。三子喪明。公益自刻厲。不憂門庭多故。而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聖。不恥生事之艱。而



恥無術以濟天下。其後年逾三十，乃補學官附生。逾四十，乃以廩生舉孝廉方正，假館四方。窮年汲汲，與其徒講論濂洛關閩之緒，瘠口焦思，大暢厥旨。未幾，兵事起，湘中書生多拯大難，立勳名。大率公弟子也。咸豐二年，粵賊攻圍長沙，縣令召公練鄉勇以備不虞。省城解圍，明年春巡撫張公亮基檄公帶勇長沙。維時國藩奉命督治團練，因與公講求束伍技擊之法，晨夕訓練，擊土寇於桂東，擒逆黨於衡山。其夏賊圍江西省城，乃益募湘勇二千，輔以新寧之勇，鎮筸之兵。檄公赴援南昌，湘軍越境討賊，自此始矣。既解南昌之圍，復破賊於安福，歸及衡州，殲土匪於永興。四年春，湖北之賊大舉南侵，官軍失利於岳陽，克捷於湘潭。提督塔齊布公追賊至岳州，余檄公與李公續賓佐之。公扼大橋以遏其衝，凡七戰而羣賊潰。岳州平，乘勝逐北，連復三縣。將攻武昌，公手一圖，就余決策，師出兩路，以塔公進洪山一路，而自請攻花園一路。當其堅者，如其策，果克武昌、漢陽兩城。賊既東奔，追及於興國，大膊於田家鎮。公提卒二千，禦數十倍之寇，蹙之江濱，挂石墜崖，死者萬計。而水師亦斷橫江鐵鎖，燔賊舟數千。當是時，公名震天下。前此累功，保至道員花翎。至是有寧紹台道之命，加按察使銜。既而引兵北渡，克廣濟、黃梅，賞葉普鑿額、巴圖魯名號。又引兵南渡，攻圍九江，進規湖口。賊堅守不可遽下，適會水師分兵入宮亭湖，江上之軍不利。而湖北諸軍屢敗，賊自黃梅長驅西上，武昌再陷。公太息深憂，歎世變之未已也。益討部衆而申警之，或解說周易以自遣云。時別賊陷饒州、弋陽，公入江西援勦，大戰弋陽，克之。賊陷廣信，又戰信州，克之。又以其閒收復德興、景德鎮、東路甫定，而義寧復陷。公軍渡湖漢而西，至則示形杭口，而暗進鼇嶺，屯高峯以瞰敵。設三伏以要之，四戰而賊大燬。義寧既克，有詔加布政使銜。公以書抵國藩，具論吳楚形勢，欲取九江湖。

口。法當先圖武昌。欲取武昌。法當先清岳鄂之交。於是馳疏以公回援武漢。朝廷嘉焉。遂畧通城。克崇陽。挫衄於濠頭堡。大捷於蒲圻。將達武昌。巡撫胡文忠公歡迎勞問。凡事咨而後行。城外賊壘。鏟除略盡。殄滅有緒矣。公以霧中搏戰。中槍子傷。創甚。咸豐六年三月初八日。卒於軍。春秋五十。事聞。天子震悼。照巡撫例。賜卹。二子皆賞給舉人。三省建立專祠。予諡忠節。公在軍四載。論數省安危。皆視爲一家骨肉之事。與其所注西銘之指相符。其臨陣審固。乃發。亦本主靜察幾之說。而行軍好相度山川脈絡。又其講求輿圖之效。君子是以知公之功所蓄積者夙也。非天幸也。配張氏。誥封夫人。妾周氏。子兆作。配胡氏。兆升。配曾氏。國藩第三女也。余與公以學行相勗。又相從於金革。申之以婚媾。迺撫其大節。銘諸墓道。銘曰。漸軍之澗。積潦縱橫。崇朝卽涸。卷勢收聲。大江西來。其源萬里。澤溥寰區。不矜厥美。無本者竭。有本者昌。羅公淵默。所蓄孔長。洞澈天人。潛晞往聖。一物未康。終虧吾性。提師苦戰。荆揚二州。斧彼凶豎。爲民復讎。矯矯學徒。相從征討。朝出慶戰。暮歸講道。洛閩之術。近世所捐。姚江事業。或邁前賢。公慎其趨。旣辨其詭。仍立豐功。以雪斯恥。大本內植。偉績外充。茲謂豪傑。百世可宗。

李忠武公神道碑銘

曾國藩

公諱續賓。字迪庵。湘鄉李氏。湘軍之興。威震海內。叛之者羅。忠節公澤南。大之者公也。咸豐二年。賊圍江西省城。國藩募湘勇三千往援。公隨忠節公以行。初至。失利。右營主者戰歿。公代領其衆。自是忠節公將中營。公將右營。所向有功。在江西。克復太和安福。歸至湖南。克復永興。明年。粵賊犯岳州。忠武公塔齊布率師禦之。余檄忠節公與公助之。所部僅千人耳。賊衆數十倍。塔公控其東。湘軍扼其西。盛暑。鏖兵出奇。

制勝。凡兩旬而岳州平。轉戰而北。連下三城。八月。進攻武昌漢陽。克之。十月。大戰於田家鎮。破之。田家鎮者。江流盤折。偪隘之處。其南岸爲半壁山。峭壁斗絕。賊以鐵鎖橫江。萬舟翔集。氣銳甚。公手刃怯卒三人。士皆殊死戰。連破賊壘。而水師亦乘機斷鐵鎖。焚賊舟。好事者至摩崖以紀績。公前以累功保至直隸州知州。至是記名以知府用。賞給摯勇巴圖魯名號。旋有安慶府之命矣。先是湖南水師中江而下。陸師趨江之南岸。湖北陸師趨江之北岸。南軍屢捷。羣寇蜂屯北岸。於是公輩引兵北渡。掃蕩廣濟黃梅之賊。旣又南渡。會攻九江郡城之賊。城堅不可遽下。又議分兵先剿湖口梅家洲之賊。無何。累攻不克。水師失利。北軍撓敗。金陵逆渠益縱羣凶西上。武昌漢陽再陷。南軍孤立潯陽。國藩以爲大戚。公亦深憂之。痛世亂之靡有屆也。五年二月。信州告警。公與忠節公自潯馳援。迭克廣信府城。及弋陽等四縣。東路甫定。遂建西援武昌之議。大捷於義寧。小挫於通山。下崇陽。略通城。躡羊樓峒。擣蒲圻。掇咸寧。次第戡定。乃以十一月杪師次武昌。巡撫胡文忠公林翼大喜。事無鉅細。惟忠節公與公言是聽。忠節挈持大綱。其戰守機宜。胥公主之。公含宏淵默。大讓無形。稠人廣坐。終日不發一言。遇賊則以人當其脆。而已當其堅。糧仗則予人以善者。而已取其窳者。士卒歸心。遠近慕悅。咸豐六年三月。忠節公中槍不起。公接統全軍。衆志愈勵。剗平城外悍賊之壘。卻劇寇石達開來援之衆。周城掘塹。引江水入湖。困以長圍。十一月。再克武昌漢陽。天子偉其功。賞加布政使銜。記名以按察使用。未幾。提兵而東。再薄九江。九江賊酋林啓榮者。堅忍得衆。內與小池口湖口梅家洲諸城首尾相救。外與皖廬之賊互爲聲援。公旣掘長塹以圍潯。又分軍援剿江北。舟載奇兵。夜襲湖口之背。遲明。水師至。而陸軍伏發。立克兩城。事聞。拜浙江布政使。明年四月。卒克九

江殄滅無遺。天下快之。賞穿黃馬褂。加巡撫銜。公每建一功。晉一秩。數省官民。歡抃稱道。若寵榮之在躬。或歌誦戰狀。以爲樂。傳播中外。浙人仕京朝者。疏請敕公東兵。以救浙難。而胡文忠公以皖中糜爛。請留公軍圖皖。而固鄂。天子許之。公乃整旅入皖。踰月。連下潛山。太湖。桐城。舒城。四縣。師次三河。毀賊九壘。而逆酋陳玉成等。四面來援。截我糧路。我軍銳氣日溲。師少而半潰。公力戰終日。自度事不可爲。夜半。怒馬陷陣。死之。咸豐八年十月初十日也。諸將堅守營壘。又三日而俱敗。又六日而桐城守兵亦敗。前後死者殆六千人。無苟活者。疏入。文宗震悼。手詔曰。惜我良將。不克令終。尙冀其忠靈不昧。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追贈總督。湖北。江西。安徽。湖南。立祠。予諡忠武。賞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公之先人世有令德。曾祖本桂。祖詩白。皆以公貴。贈榮祿大夫。父登勝。公歿後。特恩加封光祿大夫。曾祖妣張氏。賀氏。王氏。祖妣戴氏。母蕭氏。皆封一品夫人。公端凝敦篤。愛人不尙美言。而意溢於色。色餘於辭。雖他軍之將士。逃難之流民。皆歸之若父兄。聞其死。哭之皆慟。至不忍聞。同治二年。朝廷遣官賜祭。三年。克復金陵。推恩有功之臣。賞二等輕車都尉。世職。配謝夫人。子三。其二殤亡。光久。欽。賜舉人。引見。賞六部員外郎。又以兼襲二世職。併爲男爵。孫二人。某某。咸豐九年。葬公於湘鄉。四十三都黃牯冲。星子山之陽。同治八年某月某日。改葬某鄉某山。乞余文其墓道之碑。余旣竊敍戰績。乃兼述其懿德。而系以銘。銘曰。器有洪纖。因材而就。次者學成。大者天授。嶽嶽李公。表裏完好。匪琢匪追。動合大道。羅公講學。遠紹洛閩。公分其緒。樞衣恂恂。出而禦寇。戎馬艱辛。入而問道。克己求仁。誰侮誰尤。責躬獨厚。胸劈衆流。曾不出口。負重含汗。浩如山藪。險趨人先。利居衆後。豈無贏財。不阜我私。不忍己飽。而人獨飢。分餉諸軍。蘇槁噓飢。

反自潯陽。少憩武昌。將請於朝。覲親還湘。王事有嚴。離局匪遑。斯願不遂。茹涕闔傷。遣將分兵。助我東征。擇良而予。出以至誠。四分五剖。精銳星散。自攜部曲。疲羸居半。損己濟物。近古無倫。終焉師燬。以仁隕身。行類六愚。乃動鬼神。公功久著。爛若三辰。德或不顯。考此銘文。

李勇毅公神道碑銘 曾國藩

公諱續宜。字克讓。號希庵。兄弟五人。忠武公諱續賓。次居四。公其季也。余旣銘忠武公之墓。茲不復具其家世。公少好深湛之思。強探力索。洞徹幽微。師事羅忠節公澤南。常以躬行不逮爲恥。咸豐三年。羅公募勇援救江西。公遂參軍事。以功累晉知縣同知。賞戴花翎。而名願不顯。六年冬。湘軍再克武昌。漢陽巡撫胡文忠公奏公有勞。特爲兄續賓所掩耳。有詔以知府選用。賞加道銜。旣而隨兄圍攻九江。明年以事省。余瑞州軍中。遂偕諸軍圍攻瑞州。會皖北羣賊上竄。斬黃公。乃自瑞挈千七百人回救湖北。師至黃州。與胡文忠公並轡謀野。周覽形勢。自巴河。斬水。廣濟。黃梅。六戰。破賊壘無算。遂會克小池口。由是公之威名。與忠武公差頡頏矣。公率所部旣集九江。忠武公乃得以其閒分兵克復湖口。連下彭澤。小孤。梅家洲。諸城。公又以偏師卻湖口之賊。禦竄陷麻城。黃安之寇。忠武公乃得專力破滅九江。皆公之助也。湖北事已大定。胡文忠公以皖中久困水火。奏請敕忠武公廓清皖北。而留公以固楚疆。天子亦南憂江淮。絕重李氏。昆季矣。無幾何。而有舒城三河之變。忠武公殉難。將士死者六七千人。天驚地岌。公在黃州。哀迫之際。經緯萬端。入則損食悲咽。出則拊循潰卒。思鄉者遣歸。願留者編伍。哺粟賜衣。接以溫語。差討諸將之罪。而簡用其良。部署麤定。適胡文忠公以母喪奉詔起復。相與申警簡練。而湘軍復振。明年夏。劇賊石達開。

竄擾湖南圍寶慶公時新奉荆宜施道之命統兵自鄂援湘朝廷壯之師抵長沙進自資水之西四戰而解寶慶之圍圍中官軍三萬與飢困之民一時得蘇衆聲大和論功賞加布政使銜當是時余與胡公方議併力規取安慶省城余弟國荃與將軍多隆阿分圍安慶桐城公自湖南東還駐軍兩路之中曰青草榻者大敗逆酋陳玉成於挂車河布陳之廣近世罕聞旋拜安徽按察使十一年又有安徽巡撫之命公具疏以謂逆酋圖解安慶之圍悉銳西竄必犯湖北以攻我之所必救湖北爲衆軍根本臣宜提師回援不能遽受皖撫之事比公馳抵武昌而賊已犯黃州德安兩府五縣其別賊自江西至者又陷興國大冶等縣公經營七月始將列城恢復安慶亦藉以告克而胡公薨於位文宗亦晏駕八音遏矣今上嗣位褒安慶功賞穿黃馬褂調補湖北巡撫既又命移撫安徽公初蒞安慶繼駐六安屢奉密詔以苗沛霖叛服無常詢問剿撫機宜公覆疏謂苗沛霖官至道員公犯不韙圍撫臣於壽州陷其城屠其衆乃復詭言求撫此豈足信不過假稱反正號召近縣養成羽翼若正彼叛逆之名人人得而誅之而寬其黨與使爲我用彼勢日孤終成禽耳天子聽之公又以時解潁州之圍克霍邱之城綏撫各圩陰散逆黨選任賢吏安民墾田功緒漸彰矣詔授爲欽差大臣而公適聞訃丁母憂不克受事朝廷命仍署理巡撫三疏陳謝始奉命賞假百日回籍治喪公既以苦思遘疾徹夜不寐夙患咯血至是增劇歸里後六奉詔旨起復墨經視師公以哀慕未忘而嬰疾轉篤請假四十日調養既而輿疾就道又請假四月併開巡撫之缺朝廷鑒其至誠所請未嘗不許而以淮南事棘又未嘗不敦促上道詔召相銜至冬初再疏自陳病狀公亦自知不起遂以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卒於家春秋四十有一敕照總督例賜卹三省建立專祠予諡勇毅

配彭氏。子光英。特賞直隸州知州。同治三年某月某甲子。葬某處某山。八年某月某甲子。改葬某山。公與忠武公皆負重名。淡於榮利。昆弟同之。忠武好蓋覆人過。公則嫉惡稍嚴。忠武戰必身先。驍果縝密。公則規畫大計。而不甚校一戰之利。至其臨陣。百審一發。發無不捷。成功一也。余不詳敘戰狀。而略述公言以綴之。銘曰。凡戰有機。鬼神翕闢。靜如山寒。終日闕寂。動若電飛。百霆齊擊。蓄勢宜久。氣囂宜淳。此公之言。吾耳所聆。凡公勳績。好謀乃成。博籌多算。終格神明。匪直戰事。學道亦然。精思力踐。誠可達天。立功雖偉。公不自賢。立德未竟。齋志九泉。我銘昭之。永詔萬年。

碑誌類

碑陰

太尉橋公廟碑陰 蔡邕

公諱玄。字公祖。少辟孝廉。辟司徒大將軍府。爲侍御史。牧一州。典五郡。出將邊營。入掌機密。歷三卿。同三司。享年七十五。光和七年夏五月甲寅。以太中大夫薨于京師。朝廷所以弔贈如前傳之儀。九月乙酉。葬于某所。三孤故臣。門人相與述公言行。咨度禮制。文德銘于三鼎。武功勒于鉦鉞。官簿次第。事之實錄。書于碑陰。俾爾昆裔。永有仰于碑陰云。光光烈考。伊漢元公。克明克哲。實叡實聰。如淵之凌。如嶽之嵩。威壯虓虎。文繁雕龍。撫柔疆垂。戎狄率從。敷教中夏。五典攸通。帝謂我后。朕嘉君功。命君三事。時亮天工。公拜稽首。翼翼惟恭。左右天子。祇厥勳庸。庶績旣熙。黎民時雍。上下謐寧。八方和同。丕顯伊德。作憲萬邦。

橋氏之先。出自黃帝。帝葬于橋山。子孫之紹基立姓者。咸以爲氏。漢興。世以禮樂爲業。高祖諱仁。位至大鴻臚。列名於儒林。祖侍中廣川相。考東萊太守。公稟性貞純。幼有弘姿。剛而不虐。威而不猛。聞人必行。睹義斯居。文以典術。守以純固。弱冠從政。當官而行。刺史周公辟舉從事。所部二千石。受取有驗。公糾發。贓罪。致之於理。時有椒房桂戚之託。周公累息。公不爲之動。史魚之勁直。山甫之不阿。於是始形舉孝廉。除郎中。洛陽左尉。特進潁王梁。不疑爲河南尹。當事以對。是時畏其權寵。而爲屈辱者多矣。公不折節。解印綬去。辟司徒。舉高第。補侍御史。以詔書考司隸校尉趙祈事。廷尉郭貞私與公書。非接使銜命之宜。公封書以聞。貞以文章得用。鬼薪公離司寇。辟大將軍梁公幕府。屢以救正干其隆指。將軍嘉之。無言不酬。又以高第補侍御史。在職旬月。羌戎匪茹。震驚隴漢。西府舉公。拜涼州刺史。威名克宣。凶虜革心。清風席卷。至則無事。車師後部阿羅多卑君相與爭國。興兵作亂。公遣從事牛稱。何傳。舉輕騎。奉辭責罪。收阿羅多卑君。繫燉煌。正處以聞。阿羅多爲王。卑君侯稱。以奉使副指。徐候部不動干戈。揮鞭而定。西域之事。人以爲美談。又值饑荒。諸郡饑餒。公開倉廩。以貸救其命。王者以舊典宜先請。公曰。若先請。民已死。廩訖。乃上之。詔報曰。邊穀不得妄出。玄擅出。於是玄有汲黯憂民之心。後不以爲常。公達于事情。剖斷不疑。皆此類也。遷齊相。視民如保赤子。討惡若赴水火。刑明賞遂。民知勸懼。臨淄令賂財贓多罪正。受鞠就刑。沒齒無怨。竟以不先請免官。徵拜上谷太守。民有父子俱行凶。人人惡言。當道曉之不止。其子殺人而捕得。公以其見悔。辨直。不舉文書。以遇赦令。蕃縣有帝舜廟。以故事齋祠。戶曹史張機有懲罰。貨祠巫。自託以舜命。約公云。不得譴。公覺其奸態。收考首伏。即日伏辜。遷漢陽太守。上邽令皇甫禎。贓罪明審。收考髡鉗。死于



冀市。後以病去。徵拜議郎。司徒長史。循王惺。桓帝同產。以懷逆謀。黜封瘿陶王。以公長於襟帶。拜鉅鹿太守。惺畏怖明憲。檢于靜息。自將作大將。徵未到。而章謗先入。故轉拜議郎。遂用免官。徵度遼將軍。遷河南尹。少府太鴻臚。司徒司空。託病而去。悉引衆災。雖非己負。公皆以自劾。遜位歲餘。拜尚書令。時河間相蓋升。以朝廷在藩國時。鄰近舊恩。歷河南太守。太中大夫。在郡受取數億以上。創毒深刻。公表升貪放狼籍。不顧天罔。損辱國家。爲上招怨。當肆市朝。以謝兆民。幸遇贖令。罪除惡在。可免升官。禁錮終身。沒入財賂。非法之物。以充帑藏。懲戒羣下。連表上不納。而升遷爲侍中。公稱病辭。徙拜光祿大夫。復拜太尉。如前遜位。復拜少府。病不就職。拜太中大夫。凡所獲祿。皆公府所特表選。臨難受位。自九列之後。乃以丕貶。公紀綱張弛。勇決不回。是非明作。速於察機。燕居從容。申申天天。和樂寬裕。愛士親仁。凡見公容貌。聞公聲音。莫不熙怡悅釋。思樂模則。來者忘歸。去者願還。雅性謙克。不吝於利欲。雖衆子羣孫。並在仕次。曾無順媚一言之求。身沒之日。無獲大位。在百里者。莫得好縣。比方公孫。未有若茲者也。初公爲舍於舊里。弟卒推與其孤。至於卽世。柩殯無所。清儉仁與之效。於斯爲著。巍巍乎若德。允世之表儀也已。

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 顏真卿

東方先生畫贊者。晉散騎常侍夏侯湛之所作也。湛字孝若。父莊。爲樂陵太守。因來觀省。遂作斯文。贊云。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爲樂陵郡。又爲郡人焉。厭次今移屬樂安郡。東去祠廟六百里。故厭次城。今在平原郡安德縣東北二十二里。廟西南一里。先生形像。今則捏素爲之。並二細君侍焉。郡嘗爲德州。其贊開元八年。刺史韓公思復。刻於石碑。真卿去歲拜此郡。屬殿中侍御史平公冽。監

察御史閻公寬。李公史魚。右金吾胄曹宋公譽。咸以河北採訪使東平王判官巡按狎至。真卿候於境上。而先生祠廟不遠道周。亟與數公。鼠家兄淄川司馬曜卿。長史前洛陽令蕭晉用。前醴泉尉李伯魚。徵君左驍衛兵曹張璠麟。遊尉韋宅。相朝城主簿韋夏。有司經正字畢燿。族弟渾。前參軍鄭悟。初同茲謁。拜退而遊於中唐。則韓之刻石存焉。僉歎其文字纖靡。駁薛生金。四十年間。已不可識。真卿於是勒諸他山之石。蓋取其字大可久。不復課其工拙。故援翰而不辭焉。至若先生事跡。則載在太史公書。漢書風俗通武帝內傳。十洲記列仙神仙高士傳。此不復紀焉。有唐天寶十三載季冬辛卯朔建。

書箕子廟碑陰 柳宗元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於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暮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隕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藁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虜。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共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蒙難以正。授聖以暮。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

合隆汚明哲在躬。不陋爲奴。行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卒爲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爲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碑誌類

墓誌銘一

周趙國公夫人紇豆陵氏墓誌銘 庾信

夫人諱含生。本姓竇。扶風平陵人。魏其朝議。列侯則莫能抗禮。安豐奉圖。功臣則咸推上席。外戚列傳。旣聞建武之書。仲山古鼎。或表單于之獻。祖略少保。建昌郡公。父熾。柱國大將軍。大宗伯。鄧國公。孟津大誓。常預同德之臣。咸陽違約。克贊先登之主。並得位入六府。功參八柄。夫人有文在手。有象應圖。榮曜夙彰。徽華早茂。肅恭以禮。受教於公宮。言容以德。有聞於師氏。及乎進賢君子。內主邯鄲琴瑟。在堂輜駟是服。長久於節。不無秋菊之銘。履端於始。或有椒花之頌。豈止莊姬掩笑。楚相知慚。定姜問兆。齊兵不入。武城二年。册拜趙國公夫人。漢王聞立義之婦。邑以延鄉。齊侯見有禮之妻。封之石窳。異代同榮。差無慚德。柱國殿下。居若木之一枝。在天漢之別派。揚旌玉壘。驅傳銅陵。南通向日之民。東被無龍之國。夫人從政。月峽贊德。雲門錦濯。江波還臨。織室山明。石鏡卽對。粧樓旣而玉律頻移。金爐不變。胡香四雨。嗟西域之使。稀靈草一枝。恨瓊田之路絕。天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薨於成都之錦城。春秋二十。孫子荆之傷逝。怨起秋風。潘安仁之悼亡。悲深長簟。況復仙臺永別。無復簫聲。傅母長歸。唯留琴曲。七年二月日。歸葬於長安之洪瀆原。詔贈趙國夫人禮也。雲雨去來。旣留連於楚后。光陰離合。實惆悵於陳王。銘曰。

河西斗絕。觀津孤起。章武賢臣。安豐貴仕。木樓千仞。金山萬里。紹慶邢姨。基昌宋子。施衿趙北。侍姆秦南。紘縵禮數。榆狄駢驂。義起江汜。仁流葛覃。玉筐迎鸞。金籠助蠶。敬愛純深。端莊淑問。有光國史。無形喜慍。舉案外恭。停機下訓。馨馥於蘭。年華於舜。風雨消散。神靈離絕。婺女還星。姮娥歸月。左楹夕奠。高堂朝發。空揚凌波。更無迴雪。下平曰隰。高平曰原。西臨火井。北望塞門。猶垂雉服。尙駕魚軒。平原忽矣。天道何言。山迴地市。路沒滕城。松悲鶴去。草亂螢生。新雲別起。舊月孤明。賢墳永式。節隴常貞。

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誌銘 庚信

信

夫人諱某。字某。本姓陸。吳郡人也。大夫拓境。百越來庭。丞相勒兵。三江席卷。高祖載爲。劉義真長史。留鎮關中。旣沒赫連。因卽仕魏。臨終。誠其子孫曰。樂操土風。不忘本也。言念爾祖。無違此心。祖政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恆州刺史。父通。柱國大將軍。大司馬。文安公。匡贊經綸。參謀揖讓。名高廣武。功重長平。夫人七德含章。四星連曜。敬愛天情。言容禮典。九日登高。作銘秋菊。三元告始。或誦春椒。年十有四。娉於譙國。友其琴瑟。愈恭節儉之心。伐其條枚。實秉憂勤之德。鄴地登高之錦。自濯江波。平陽採桑之津。躬勞蠶月。天和元年。册拜譙國夫人。東武亭之妻。旣稱有秩。南城侯之婦。還聞受封。柱國殿下。以名華分照。增城峻土。揚旌燹道。問政邛都。白狼之溪。途艱黃牛之坂。荔枝之山。地險蒲萄之國。夫人別離親戚。關河重阻。夷歌一曲。未足消憂。猿鳴三聲。沾衣無已。是以天厲之疾。遂成沈痼。玉瀝難開。金膏實遠。建德元年七月九日。薨於成都私第。春秋二十有一。卽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歸葬長安之北原。詔贈譙國夫人禮也。殿下傷神秋月。掩淚長松。周季直之留書。更深冥漠。潘安仁之詞藻。徒增哀怨。豈言西河女子。獨見銀臺。東海

婦人。先逢金闕。銘曰。

芟陵反旆。椒山止戈。金精據嶺。昌閣凌波。西遊卿相。東裂山河。華亭冠冕。穀水絃歌。震維徙族。燕垂從宦。塞入飛狐。關連鳴雁。策預登阜。功參臨澗。寶鼎留銘。彫戈餘贊。應圖淑令。秉禮言歸。魚軒馮軾。澤雉文衣。明月照鏡。仙石支機。行雲細起。迴雪輕飛。北降帝子。南麾蜀守。若水旣開。靈山已鏤。月峽猿啼。江神牛鬪。星機北轉。日轡西迴。陽泉伏氣。陰律沉灰。鶴辭吳市。鳳去秦臺。神光離合。燈影徘徊。雙流反葬。百兩迴旌。少女離位。夫人去城。帷堂野設。帳殿郊營。山川奇事。風月無情。搖落邱隴。荒涼封域。樹樹秋聲。山山寒色。草短逾平。松長轉直。節墳方固。園陵永植。

周儀同松滋公拓跋競夫人尉遲氏墓誌銘 庚 信

夫人諱某。河南洛陽人也。祖父太師柱國公。魏室喪亂。經綸夷阻。周朝建國。匡翊揖讓。圖牒帝系。卽有內外之親。分裂山河。仍爲舅甥之國。夫人容範端莊。儀容淑令。六義觀德。南風有夫人之詩。八卦成形。東方有少女之位。姆傅習言。公宮教業。箴管線纒。佩悅苙蘭。年十有二。出適儀同拓跋競。衣其翟服。旣得宗婦之儀。乘其魚軒。還從列國之禮。標梅三實。無闕其時。天桃九華。能修其政。某年某月。册拜迴洛縣君。母金明公主。魏文帝長女。春則帝女採桑。秋則王姬築館。夫人出入主家。遨遊戚里。濯龍園苑。長門宮殿。旣而膏腴美疢。華茂傷年。沈痼牀帳。蒸離寒暑。三世之術。無乏於醫門。百草之本。徒窮於藥性。建德三年五月七日亡。春秋三十。昔西河女子。值九節之菖蒲。東海婦人。得三山之芝草。無由再遇。悲矣如何。卽以其年十月十五日。葬於京兆之北陵原。龜筮告辰。邱陵啓奠。西臨織女之廟。南望湘妃之墳。嗚呼哀哉。乃爲銘。

曰。

父曰帝師。母曰王姬。車服不繫。江漢無思。是生令淑。觀禮敦詩。聲超宋子。德茂邢姨。繼世盛德。思賢克舉。奠雁迎門。濡蘋實俎。奉盥如事。移茵卽序。春冰浴蠶。秋機秉杼。帝鄉近親。帝城近臣。濯龍親戚。平陽主人。金波迴月。玉樹臨春。弄玉鳳皇。昌容紫草。自此千年。無人得道。舜華榮曜。飄零何早。渭水北原。平陵故園。纔通谷口。卽望寒門。吁嗟此地。去矣歸魂。孟冬十月。長松九年。親賓掩淚。悽愴何言。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韓愈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饑。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鶴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遊。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爲尙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髦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韓愈

樊紹述旣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

卷表牋狀策書序傳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常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緜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惟古于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由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貞曜先生墓誌銘 韓愈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尙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廷玢。娶裴氏女。而選爲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艷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劖目鉢心。刃

迎縷解。鉤章棘句。招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惟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掇。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  
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耶。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  
卽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  
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於  
閩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鄴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  
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  
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爲叔父。  
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嗚呼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唐柳州刺史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諱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諱爽。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  
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  
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  
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僞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  
子蹕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  
十九年。拜監察御史。順宗卽位。王叔文章執誼用事。拜禮部員外郎。且將大用。遇叔文等敗。例出爲刺史。



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淳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之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旣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爲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旣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才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亦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秋七月。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

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旣固旣安。以利其嗣人。

東明張先生墓誌銘并序 柳宗元

東明先生張氏曰。因嘗有以文薦於天子。天子策試甚高。以爲長安尉。一年投去印綬。願爲黃老術。詔許之。居東明觀三十餘年。受畢法。道行峻異。得衆真祕書訣籙。聚經籍圖史。侷於麟閣。以弟回降秩封州。先生曰。吾老矣。支體不可解也。遂從以去。明年回之子襲死。哭之慟。遂病。旣亟。以命回曰。吾生天寶。訖貞元己酉歲十月。今死于汝之手。盈吾志矣。京師吾生也。畢原先人之歸也。必以返葬。乃自爲誌而卒。明年正月某日。葬如其言。子某等爲碑以志于墓。辭曰。

匪祿而康。匪爵而榮。漠焉以虛。充焉以盈。言而不爲華。光而不爲榮。名介絜而周流。道包涵而清寧。幽觀其形。與化相冥。寂寞以成其道。是以勿嬰。世皆狂奔利死名。我獨浩浩。端一以生。或曰。先生友悌以遁。慈幼以死。若不能忘情者何也。吾曰。道去友邪。去慈邪。從容以求。其得之邪。盪莽狠倖。道之非邪。且夫虧恩壞禮。枯槁顛頓。墮聖圖壽。離中就異。歛然與神鬼爲偶。頑然以木石爲類。空侗而不實。窮老而無死。先生之道。知固異夫此也。乃書于石以紀。

唐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 元稹

敘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堯舜之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

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尙相比擬。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旣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闊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邇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概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矯飾。歛習舒徐。相尙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梁陳。淫豔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情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后。文體之變極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晉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于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尙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尙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余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爲之準。病懶未就。爾適子美之孫嗣業。啓子美之柩。襄祔事於偃師。途次于荆楚。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爲文。祈余爲誌。辭不可絕。余因系其官閔。而銘其卒葬云。系曰。晉當陽侯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今家於鞏。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

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爲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率府曹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授左拾遺。歲餘以直言失官。出爲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劍南節度使嚴武拔爲工部員外。參謀軍事。旋又棄其官。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享年五十九。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沒命其子嗣業。以家貧無以給喪。收拾乞匄。焦勞晝夜。去子美沒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爲難矣。銘曰。

惟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山前。嗚呼。千歲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唐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昌黎韓先生墓誌銘

皇甫湜

長慶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旣以疾免吏部侍郎。書諭湜曰。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爲囑。其年十二月丙子。遂薨。明年正月。其孤昶使奉功緒之錄。繼訃以至。三月癸酉。葬河南河陽。乃哭而敘銘其墓。其詳將揭之於神道碑云。先生諱愈。字退之。後魏安桓王茂六代孫。祖朝散大夫桂州長史諱叡。素父祕書郎贈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恣爲書。以傳聖人之道。人始未信。旣發。不掩聲。震業光。衆方驚爆。而萃排之。乘危將顛。不懈益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尙友作者。跋邪舐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與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灑灑。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已來。一人而已矣。始先生以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其爲御史尙書郎中書舍人。前後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爲罪。常惋佛老氏法。潰聖人之隄。乃唱而築。

之。及爲刑部侍郎。遂章言憲宗迎佛骨非是。任爲身恥。上怒。天子先生處之安然。就貶八千里海上。嗚呼。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邪。吳元濟反。吏兵久屯無功。國涸將疑。衆懼汹汹。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宰相軍出潼關。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師乘遂和。卒擒元濟。王庭湊反。圍牛元翼於深。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庭臣往諭。衆慄縮。先生勇行。元稹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恇。汗伏地。乃出。元翼春秋美臧。孫辰告糴于齊。以爲急病。校其難易。孰爲宜。褒嗚呼。先生真古所謂大臣者邪。遷拜京兆尹。斂禁軍帖。旱糴。鬻倖臣之銘。再爲吏部侍郎。薨。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先生與人洞朗。軒闢不施。戟級。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衣食。嫁娶喪葬。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飧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游以談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長者矣。夫人高平郡君范陽盧氏。孤前進士昶。壻左拾遺李漢。聲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銘曰。

維天有道。在我先生。萬頸胥延。坐廟以行。令望絕邪。痾此四方。惟聖有文。乖微歲千。先生起之。焯役于前。曠義滂仁。耿照充天。有如先生。而合亘年。按我章書。經紀大環。噍不時施。昌極後昆。噫嘻永歸。奈知之悲。唐岐陽公主墓誌銘。杜牧。

憲宗皇帝卽位八年。出嫡女册封岐陽公主。下嫁于今工部尚書判度支杜公琮。始憲宗時。宰相權德輿有壻獨孤郁。爲翰林學士。帝愛其材。因命宰相曰。我嫡女旣笄。可嫁德輿。得壻獨孤。我豈不得邪。可求其比。後丞相吉甫進言曰。前所奉詔。臣謹搜其人。因名我烈祖司徒岐公。曰有孫兒琮。年始弱冠。德行文學。

秀朗嚴整。臣嘗爲司徒吏。熟其家事。官族世婚。習尙守治。臣一皆忖度。疑琮可以奉詔。帝卽召尙書見。與語大悅。授殿中少監。服章金紫。以元和八年某月日。主下嫁于杜氏。上御正殿。禮畢。由西朝堂出。節幡鼓鐸。儀物畢備。引就昌化里賜第。上御延喜樓。駐止主輪。尙書及賓侍酒食。金帛奏內樂。降嬪御送行。賜第堂有四廡。績椽藻欂。丹白其壁。派龍首水爲沼。主外族因請願。以尙父汾陽王大通里亭。沼爲主別館。當其時隆貴顯榮。莫與爲比。主實憲宗皇帝嫡女。穆宗皇帝母妹。敬宗皇帝今天子親姑。尙父汾陽王子儀外曾孫。太皇太后始以正妃事憲宗。以太后太皇太后愛養三朝。凡四十年。德厚慈恕。化充六宮。主以一女之愛。降于杜氏。逮事舅姑。杜氏大族。其他宜爲婦禮者。不翅數十人。主卑委怡順。奉上撫下。終日惕惕。屏息拜起。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閒指爲貴驕。始與尙書合謀曰。上所賜婢奴。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上嘉歎許可。因錫其直。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閉門落然。不聞人聲。尙書讀書。考今古治亂。主職婦事。承奉夫族。時歲獻饋。吉凶賻助。必親自經手。池塞館墻。闢毬場。種樹不數年。摺紳閒雜。然稱尙書有賢婦。尙書旋出爲澧州刺史。主後尙書行。郡縣聞主且至。殺牛羊大爲數百人。供具。主至。從不二十人。六七婢乘驢鬪茸。約所至不得肉食。驛吏立門外。舁飯食以返。不數日閒。聞于京師。衆譁說以爲異事。尙書在澧州三年。主始入後出。中間不識刺史廳屏。尙書治澧州。考治行爲天下第一。後爲大司徒。京兆尹。鳳翔節度使。朝廷屈指比數。以爲凡有中外重難。非尙書不可。主賢益彰。雖至宮闈。貴號亦加尊敬。姑涼國太夫人寢疾。比喪及葬。主奉養蚤夜不解帶。親自嘗藥。粥飯不經心手。一不以進。旣而哭泣哀號。感動他人。尙書後爲忠武軍節度使。所治許州。創爲節度府。五十年。南迫於蔡。蔡屋室卑庳。主居無

正堂處東支屋恬然。六年許軍強雄。且撐劇寇。自始多用武臣治。各出己部曲家人。疵政弛法。習爲循常。有司用比邊障遠地。擲置不問。民亦甘心。尙書再治之。老民相率兩走闕下。遮丞相馬。叩頭乞留。請樹生祠。及詔追去。攀緣攜扶。哭於道路。尙書治外。主治內。尙書所至。必稱則則爲名公偉人。主實有內助焉。穆宗以太皇太后敬主。尤爲親信。俯首益卑。車服侍使。愈自貶抑。覲謁溫清。外口不言他事。訖穆宗朝。人不以親貴稱。當貞元時。德宗行姑息之政。王武俊。王士真。張孝忠。子聯。爲國壻。憲宗初。寵于頔。來朝。以其子配。以長女。皆挾恩佩勢。聚少俠狗馬爲事。日截馳道。縱擊平人。豪取民物。官不敢問。戚里相尙。不以爲窮弱。自主降于尙書。壁絕外之。初。怒中笑。後皆敬畏。累聖亦指示主德。以誠警之。至于今。以主尙書顯重於中外。戚里亦皆自檢斂。隨短長爲善。於是舊俗滅不復有。尙書自許奉急。追詔主有疾。小愈。強不肯留。曰。去朝興慶宮。縱死於道。吾無恨。以開成二年十一月某日。薨於汝州長橋驛。享年若干。上廢朝三日。其年十二月某日。主喪至京師。比及葬。兩宮弔問。相繼於道。開成三年某月日。上御正殿。詔丞相嗣復。攝中書令。正衙宣冊。諡曰莊淑大長公主。某年某月日。祔葬于萬年縣洪原鄉少陵原。尙書先塋禮也。生男二人。長曰輔。九年十歲。次曰楊十。始二歲。女二人。某於尙書爲從父弟。得以實銘。銘曰。章武皇帝。唐中興主。刑于正妃。教及嫡女。婉婉帝子。下嫁時賢。影逐響答。隨順纏綿。杜氏大族。枝蔓蟬聯。上有舅姑。高堂儼然。螭綬龜章。玉佩金軒。養色悅意。侍後承前。人不我貴。我敬我虔。始終盡禮。大小周旋。餘二十年。誰興閒言。貴不召驕。富不期侈。是此四者。倏相首尾。自古名士。或泥於此。孰謂帝子。超脫擺棄。婦職是勤。夫言是指。池荒館墜。屏外不履。淑德柔風。天下傾耳。宜乎壽考。歸女婚子。不錫全祉。孰提神紀。

幽石有誌。顯筆有史。流于千祀。

吳王李煜墓誌銘 徐鉉

盛德百世。善繼者所以主其祀。聖人無外。善守者不能固其存。蓋運歷之所推。亦古今之一貫。其有享蕃錫之寵。保克終之美。殊恩飾壤。懿範流光。傳之金石。斯不誣矣。王諱煜。字重光。隴西人也。昔庭堅贊九德。伯陽恢至道。皇天眷祐。錫祚于唐。祖文宗武。世有顯德。載祀三百。龜玉淪胥。宗子維城。蕃衍萬國。江淮之地。獨奉長安。故我顯祖。用膺推戴。焜耀之烈。載光舊吳。二世承基。克廣其業。皇宋將啓。玄貺冥符。有周開先。太祖歷試。威德所及。寰宇將同。故我舊邦。祇畏天命。貶大號以稟朔。獻地圖而請吏。故得義動元后。風行域中。恩禮有加。綏懷不世。魯用天王之禮。自越常鈞。鄴存紀侯之國。曾何足貴。王以世嫡。嗣服以古道。馭民欽若。彝倫率循。先志奉烝。嘗恭色養。必以孝賓。大臣事耆老。必以禮居。處服御。必以節言。動施舍。必以仁。至於荷全濟之恩。謹藩國之度。勤修九貢。府無虛月。祇奉百役。知無不爲。十五年閒。天眷彌渥。然而果於自信。怠於周防。西鄰起釁。南箕構禍。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辭。始營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祖至仁之舉。大賚爲懷。錄勤王之前効。恢焚謗之廣度。位以上將。爵爲通侯。待遇如初。寵錫斯厚。今上宣猷大麓。敷惠萬方。每侍論思。常存開釋。及飛天在運。麗澤推恩。擢進上公之封。仍加掌武之秩。侍從親禮。勉諭優容。方將度越等彝。登崇名數。嗚呼。閱川無捨。景命不融。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八日。遘疾薨于京師里第。享年四十有二。皇上撫几興悼。投瓜軫悲。痛生之不逮。俾歿而加飾。特詔輟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吳王。命中使涖葬。凡喪祭所須。皆從官給。卽其年冬十月日。葬于河南府某縣某鄉某里。禮也。夫



人鄭國夫人周氏。勳舊之族。是生邦媛。肅雍之美。流詠國風。才實女師。言成闔則。子左千牛衛大將軍某。襟神俊茂。識度淹通。孝悌自表。於天資才略。靡由於師訓。日出之學。未易可量。惟王天骨秀穎。神氣清粹。言動有則。容止可觀。精究六經。旁綜百氏。常以爲周孔之道。不可暫離。經國化民。發號施令。造次於是。始終不渝。酷好文辭。多所述作。一游一豫。必頌宣尼。載笑載言。不忘經義。洞曉音律。精別雅鄭。窮先王制作之意。審風俗淳薄之原。爲文論之。以續樂記。所著文集三十卷。雜說百篇。味其文。知其道矣。至於弧矢之善。筆札之工。天縱多能。必造精絕。本以惻隱之性。仍好竺乾之教。草木不殺。禽魚咸遂。賞人之善。常若不及。掩人之過。唯恐其聞。以至法不勝姦。威不克愛。以厭兵之俗。當用武之世。孔明罕應變之略。不成近功。偃王躬仁義之行。終於亡國。道有所在。復何媿歟。嗚呼哀哉。二室南峙。三川東注。瞻上陽之宮闕。望北邙之雲樹。旁寂寂兮迥野。下冥冥兮長暮。寄不朽於金石。庶有傳於竹素。其銘曰。天鑒九德。錫我唐祚。縣縣瓜瓞。茫茫商土。裔孫有慶。舊物重覩。開國承家。疆吳跨楚。喪亂孔棘。我恤疇依。聖人旣作。我知所歸。終日靡俟。先天不違。惟藩惟輔。永言固之。道或污隆。時有險易。蠅止于棘。虎遊于市。明明大君。寬仁以濟。嘉爾前哲。釋茲後至。亦觀亦見。乃侯乃公。沐浴玄澤。徊翔景風。如松之茂。如山之崇。奈何不淑。運極化窮。舊國疏封。新阡啓室。人基之謀。卜云其吉。龍章驥德。蘭言玉質。邈爾何往。此焉終畢。儼青蓋兮裊裊。驅素虬兮遲遲。卽隧路兮徒返。望君門兮永辭。庶九原之可作。與緱嶺兮相期。垂斯文於億載。將樂石兮無虧。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歐陽修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爲諸侯後徙其封於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爲氏自杜赫爲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仍顯於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於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於唐又九世而至於祁公其爲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於世俗蓋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爲人尤潔廉自刻其爲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爲忠推於人以行己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公享年八十官至尙書左丞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卽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爲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爲三司戶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未行以爲河北路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爲御史中丞判流內銓知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閣學士兼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卽拜副使慶歷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爲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於條目必使吏不得爲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遙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

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爲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爲之屈者。世皆以爲難。至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其爲治。以聽斷盜訟爲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其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賅。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敕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居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賄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慶歷之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今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爲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慚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爲可。

舉公爭以爲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爲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爲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爲朋黨者。其議論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爲不可。遂亦罷。以尙書左丞知兗州。歲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書畫。喜爲詩。讀書雖老不倦。推獎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己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爲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爲善惟日不足者歟。曾祖太子少保諱某。贈太師。祖鴻臚卿諱叔詹。追封吳國公。父尙書度支員外郎諱遂良。追封韓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娶相里氏。晉國夫人。子男曰誄。大理評事。訢。太常博士。訥。將作監主簿。詒。祕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欽。次。適祕閣校理李縱。次。適單州團練推官張遵道。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於家。其子訢以其年十月十八日葬公於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

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士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受寵不已。宮臣國公。卽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爲予執法。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

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爲少。不俾黃耆。喪予元老。寵祿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旣去而思。銘昭于遠。萬世之詒。

黃夢升墓誌銘 歐陽修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州。夢升從其兄茂宗官於隨。予爲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快快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於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噓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噓。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尙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於鄧間。嘗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辨雄偉。意氣奔放。若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死於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慶歷四年某月某日葬於董坊之先塋。其弟涓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爲其銘。予素

悲夢升者。因爲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闕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爲夢升而悲。

張子野墓誌銘 歐陽修

吾友張子野。旣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於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尙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懽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爲長者。予時尙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阻水厓。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爲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尙書令諱遜。皇祖也。尙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

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鄴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於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仲郊。社掌坐。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爲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秃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耶。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曰。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於此。其歸其藏。

尹師魯墓誌銘 歐陽修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略使韓

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敍燕息戍二篇。行於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資。客其喪於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家世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歐陽修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踰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



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旣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歎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於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歷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常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於祕閣。先生一子大年。尙幼。銘曰。

聖旣歿。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眞。後生牽卑。習斷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

不在斯文。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歐陽修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子堯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臥而使我誦子之文，今其葬，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予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病，其言談詞氣，尙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嘗聞長者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事合意，遂以人主爲知己，當時搢紳之士，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斥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爲材邪？惟世用不用爾。故予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爲詳焉。良以悲其志也。公諱詢，字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校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县，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之奇也。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廬中，一見以爲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數寇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卽位，銳於爲治，公乃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蠻夷攻蠻夷，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請行。天子惜之，不欲使蹈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罷西兵，何惜一梅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沒於賊，召還，遷太常丞，三司戶部判官，數訪時事，於是屢言西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公請大臣臨邊督戰，募遊兵擊賊，論曹瑋馬知節才可用，又論傅潛楊瓊敗績當誅，而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效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天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可者，乃已。其後繼遷卒，爲潘羅支所困，而朝廷以兩鎮授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幸澶淵，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矣。公既見

疎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兩浙轉運使。還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禪恩。遷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郎爲荊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人奔喪而馬死。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天禧元年。復爲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棄已久。公與秦州曹瑋得胡蘆河路。可出兵。無沙行之阻。而能徑趨靈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會瑋入爲宣徽使。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朱能反。貶懷州團練副使。再貶池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遷兵部員外郎。知壽州。又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改直昭文閣館。知荆南府。召爲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判流內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未行。遷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往。就遷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復判流內銓。改翰林侍讀學士。羣牧使。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於官。公好學有文。尤喜爲詩。爲人嚴毅脩潔。而材辯敏明。少能慷慨。見奇真宗。自初召試。感激言事。自以爲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始復直於集賢。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曩時所考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享年七十有八。以終。梅氏遠出。梅伯世久而譜不明。公之皇曾祖諱超。皇祖諱遠。皆不仕。父諱邈。贈刑部侍郎。夫人劉氏。彭城縣君子五人。長曰鼎臣。官至殿中丞。次曰寶臣。皆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曰輔臣。前將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子贈賻優恤。加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寺丞。明年八月某日。葬公宣州之某縣某鄉某原。銘曰。士之所難。有蘊無時。偉歟梅公。人主之知。勇無不敢。惟義之爲。困於翼飛。中垂以斂。一失其塗。進退而坎。

理不終窮。既晚而通。惟其壽考。福祿之隆。

石守道墓誌銘 歐陽修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孝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先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賁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歷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于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

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于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旣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子孟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呂獻可墓誌銘

司馬光

君諱晦，字獻可，初孤，自力爲學家于洛陽。性沈厚，不妄交遊。洛陽士人往往不之識。登進士第，調浮梁尉。

不之官。歷旌德扶風主簿。遷雲陽令。改著作佐郎。知翼城縣。從簽書定國軍節度判官。通判梓州事。未至官。遭母喪。服除。知大通監。兼交城縣。召入爲殿中侍御史。彈劾無所避。竟國公主。仁宗之愛女。下嫁李瑋。薄其夫家。嘗因忿恚。夜開禁門入訴於上。獻可奏宿衛不可不嚴。公主夜叩禁門。門者不當聽入。并劾奏公主。閤宦者梁懷吉。梁全一竄逐之。會有新除樞密副使者。當時人有疑論。獻可與其僚直以衆言陳上前。謂必不可留。章十七上。卒與之俱罷。獻可得知江州。久之復召還臺。英宗卽位。改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時上有疾。太后權同聽政。內侍郎都知任守忠久用事於中。上之立。非守忠意。乘此與其徒間搆兩宮。造播惡言。中外恟懼。獻可連上兩宮書。開陳大義。辭情切至。由是慈孝益篤。讒言不得行。上疾久未平。獻可請早建東宮。以安人心。既而上小瘳。謙默未可視事。獻可屢乞親萬幾。攬威福。延近臣通下情。太后間數日一御東殿。漸遠庶務。自謀安佚。會小旱。因請上親出禱雨。使外疑釋然。太后既歸。獻可復言於上。今雖專聽斷。太后輔佐先帝久。多閱天下事。事之大者。猶宜關白咨訪。然後行。示不敢專。以報盛德。任守忠謀不售而懼。乃更巧爲諂諛。求自入於上。獻可曰。是不可使久處左右。亟言上。數其前後巨惡。并其黨史昭錫竄於南方。因上言大姦已去。其餘嚮日憑恃無禮者。宜一切縱捨勿念。以安反側。頃之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執政建言欲如漢氏故事。推尊濮安懿王。獻可率僚屬極陳其不可。且請治執政之罪。積十餘章不聽。乃求自貶。又十餘章。懷知雜御史勅告納上前。曰。臣言不效。不敢居其位。上重違大臣。又嘉臺官敢直言。章留中不下。還其勅告。屢詔令就職。獻可與僚屬具錄所上奏草納中書。稱不敢奉詔。固請卽罪。上不得已。聽以本官出知蘄州。已而徙知晉州。今上卽位。加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未幾召爲刑

部郎中充鹽鐵副使。上素聞其彊直，擢爲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是時有侍臣棄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材，以爲古今少倫。天子引參大政，衆皆喜於得人，獻可獨以爲不然。衆莫不怪之，居無何，新爲政者恃其材，棄衆任己，厭常爲奇，多變更祖宗法，專汲汲斂民財，所愛信引拔，時或非其人，天下失望，獻可屢爭不能得，乃抗章悉條其過失，且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如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上遣使諭解，獻可執之愈堅，乃罷中丞，出知鄧州。雖在外，遇朝廷有大得失，猶言之不置。會疫，奏乞閑官歸鄉里，朝旨未許，乃乞致仕，詔提舉西原崇福宮。到官，又乞致仕，許之。以熙寧四年五月甲午終於家，年五十有八。初，正惠公薨，其家日益貧，獻可旣仕，常分俸之半以給宗族，孤嫠者室無餘資，所以自奉養至儉薄。其治民主於愛利而疾姦暴，大抵概以公平，故所至人安之。屢爲言職，其奏草存可見者，凡二百八十有九。歷觀古人有能得其一二，已可載之列傳，垂示後世。在獻可曾何足道。今特舉其事，繫安危者書之，至於進對口陳之語，不可得而聞也。前後三逐，皆以迂犯大臣，所與敵者，莫非秉大權，天子所信嚮，氣勢軋天下，獻可視之若無所睹，正色直辭，指救其非，不去不已。旁側爲之股慄，而獻可處之自如。平居容貌語言，恂恂和易，使之不得位於朝，人不過以謹厚長者名之而已矣。及遇事苟義所當爲，疾趨徑前，如救焚溺，所不當爲，畏避遠去，如顧陷穽，惟恐墜焉。晚年病臥洛陽，猶旦夕憤歎，以天下事爲憂，過於在位任其責者，曾不念其身之病，子孫之貧也。嗚呼！今之世愛君憂民發於心，無所爲而爲之，可已而不已，始終不變，有如獻可者，能幾人耶？故其歿之日，天下識不識，皆咨嗟痛惜，彼其心豈獨私於獻可哉！獻可始娶張氏，故丞相鄧公之孫，後娶時氏，故御史旦之孫，封同安郡君，四男，長

曰由庚。金水主簿。次曰由聖。由禮。由誠。皆將作監主簿。六女。長適羅山令鞠丞之。次蚤卒。次適光祿寺丞吳安詩。次適進士姚輝。處者二人。以其年八月二十日。葬于伊闕縣神陰鄉中費里先塋之西。獻可病亟。爲手書命光爲埋文。光往省之。至則目且暝。光伏呼曰。更有以見屬乎。張目強視曰。無光出門而獻可歿。噫。如光者。烏足以副獻可之所待耶。顧義不得辭。哭而爲銘曰。有宋名臣。呂正惠公之孫。以忠直敢言。克紹其門。位則不究。道則不負。年則不壽。名則不朽。嗚呼。爲人臣。爲人嗣。始終無愧。能底于是。可謂備矣。

太子太傅田公墓誌銘 王安石

田氏故京兆人。後遷信都。晉亂。公皇祖太傅入於契丹。景德初。契丹寇澶州。略得數百人。以屬皇考太師。太師哀憐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天子以爲廷臣。積官至太子率府率。以終。爲人沉悍篤實。不苟爲笑。語生八男子。多知名。而公爲長子。公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書未嘗去手。無所不讀。蓋亦無所不記。其爲文章。得紙筆立成。而閎博辨麗。稱天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後數年。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喪。罷去。除喪。補楚州團練判官。用舉者。監轉般倉。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又對賢良方正策。爲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寧府。數上書言事。召還。將以爲諫官。方是時。趙元昊反。夏英公范文正公經略陝西。言臣等才力薄。使事恐不能獨辦。請得田某自佐。以公爲其判官。直集賢院。參都總管軍事。自眞宗弭兵。至是且四十年。諸老將盡死。爲吏者不知兵法。師數陷敗。士民震恐。二公隨事鎮撫。其爲世所善。多公計策。大將有欲悉數路兵出擊賊者。朝廷許之矣。公極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兵者十四



事多聽用。還爲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於是陝西用兵未已。人大困。以公副。今宰相樞密副使韓公宣撫。自宣撫歸。判三班院。而河北告兵食闕。又以公往視。而保州兵士殺通判。閉城爲亂。又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真定府。定州。安撫使。往執殺之。論功。遷起居舍人。又移秦鳳路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秦州。遭太師喪。辭起復者久之。上使中貴人手敕趣公。公不得已。則乞歸葬。然後起。既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鄙無事。朝廷不爲無人。而區區犬馬之心。尙不得自從。臣卽死。知不暝矣。因泫然泣數行下。上視其貌甚瘠。又聞其言悲之。乃聽終喪。蓋帥臣得終喪自公始。服除。以樞密直學士爲涇原路兵馬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渭州。遂自尙書禮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充蜀梓利夔路兵馬鈐轄。西南夷侵邊。公嚴兵憚之。而誘以恩信。卽皆稽顙。蜀自王均李順再亂。遂號爲易動。往者得便宜決事。而多擅殺以爲威。至雖小罪。猶并妻子遷出之。蜀流離顛頓。有以故死者。公拊循教誨。兒女子畜其人。至有甚惡。然後繩以法。蜀人愛公。以繼張忠定。而謂公所斷治。爲未嘗有誤。歲大凶。寬賦減徭。發廩以救之。而無餓者。事聞。賜書獎諭。遷給事中。以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召焉。未至。以爲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旣而又以爲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又遷尙書禮部侍郎。正其使號。自景德會計至公。始復鈎考財賦。盡知其出入。於是入多景德矣。歲所出。乃或多於入。公以爲厚斂疾費如此。不可以持久。然欲有所掃除變更。興起法度。使百姓得完其蓄積。而縣官亦以有餘在上。與執政所爲。而主計者不能獨任也。故爲皇祐會計錄上之。論其故。冀以寤上。上固恃公。欲以爲大臣。居頃之。遂以爲樞密副使。又以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公自常選數年。遂任事於時。及在樞密。爲之使。又超其正。天下

皆以爲宜。顧尙有恨。公得之晚者。公行內修。於諸弟尤篤。爲人寬厚長者。與人語。款款若恐不得當其意。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自江寧歸。宰相私使人招之。公謝不往。及爲諫官。於小事近功。有所不言。獨常從容爲上言。爲治大方而已。范文正公等。皆士大夫所望。以爲公卿。而其位未副。公得間。輒爲上言之。故文正公等未幾。皆見用。當是時。上數以天下事責大臣。慨然欲有所爲。蓋其志多自公發。公所設施。事趣可。功期成。因能任善。不必己出。不爲獨行異言。以峙聲名。故功利之在人者多。而事迹可記者止於如此。嘉祐三年十一月。暴得疾。不能興。上聞悼駭。敕中貴人太醫問視。疾加損。輒以聞。公卽辭謝求去位。奏至。十四五猶不許。而公求之不已。乃以爲尙書右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事。而公求去位終不已。於是遂以太子少傅致仕。致仕凡五年。疾遂篤。以八年二月乙酉薨於第。享年五十九。號推誠保德功臣。階特進。勳上柱國。爵開國京兆郡公。食邑三千五百戶。詔贈公太子太保。而賻賜之甚厚。公諱況。字元均。皇曾祖諱祐。贈太保。皇祖諱行周。贈太傅。皇考諱延昭。贈太師。妻富氏。封永嘉郡夫人。今宰相河南公之女弟也。無男子。以弟之子至安爲主。後女子一人。尙幼。田氏自太師始占其家。開封而葬。陽翟。故今以公從太師葬。陽翟之三封鄉西吳里。於是公弟右贊善大夫洵來曰。卜葬公。利四月甲午。請所以誌其壙者。蓋公自佐江寧。以至守蜀。在所輒興學。數親臨之。以進諸生。某少也。與公弟游。而公所進。以爲可教者也。知公爲審。銘曰。

田室於姜。卒如龜祥。後其子孫。曠不世史。於宋繼顯。自公攸始。奮其華蕤。配實之美。乃發帝業。深宏卓煒。乃與佐時。宰飪調膈。文馴武克。內外隨施。亦有厚仕。孰無衆毀。公獨使彼。若榮豫己。維昔皇考。敢於活人。

傳社在公。不集其身。公又多譽。公宜難老。胡此殆疾。不終壽考。掩詩於幽。爲告永久。

孔處士墓誌銘 王安石

先生諱攸。字寧極。陸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滔之孫。尙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遂居於汝州之龍興。而上葬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爲恥。慶歷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敕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二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爲不肯屈。除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爲言。乃召以爲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爲其屬縣者。於是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於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爲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弟囑葬先生於堯山都宮之兆。而以夫人李氏。祔李氏故大理評事呂符之女。生一女。嫁爲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與田桑有餘。輒以賜其鄉里。貸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者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求於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爲異也。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考其行治。非有得於內。其孰能致此耶。當漢之東徙。高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之聞。獨多於後世。乃至於今。知名爲賢而處者。蓋亦無有幾人。豈世之所不尙。遂湮沒而無聞。抑士之趨操。亦有待於世耶。若先生固不爲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

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入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呼先生。好潔而無尤。匪佚之爲私。惟志之求。

王平甫墓誌銘 王安石

君臨川王氏諱安國。字平甫。贈太師中書令諱明之曾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諱用之之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康國公諱益之子。自卯角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爲戲。文皆成理。年十二。出其所爲銘詩。賦論數十篇。觀者驚焉。自是遂以文學爲一時賢士大夫譽歎。蓋於書無所不該。於詞無所不工。然數舉進士不售。舉茂才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第一。又以母喪不試。君孝友。養母盡力。喪三年。常在墓側。出血和墨。書佛經甚衆。州上其行義不報。今上卽位。近臣共薦君材行卓越。宜特見招選。爲繕書其序言。以獻大臣。亦多稱之。手詔褒異。召試。賜進士及第。除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國子。未幾。校書崇文院。特改著作佐郎。祕閣校理。士皆以謂君且顯矣。然卒不偶。官止於大理寺丞。年止於四十七。以熙寧七年八月十七日不起。越元豐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葬江寧府鍾山母楚國太夫人墓左百有十六步。有文集六十卷。妻曾氏。子旌。旌。女壻葉濤。處者四女。濤有學行知名。旌旌亦皆嶷嶷有立。君祉所施。庶在於此。

王深甫墓誌銘 王安石

吾友深甫。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乃是所以爲深甫也。令深甫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

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不可勝也。芭尙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尙如此。嗟乎深甫。其知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旣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將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甫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爲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某官。尙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甫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甫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尙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甫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錢純老墓誌銘 曾 鞏

嗚呼深甫。維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悔。神則尙反。歸形此土。

公錢氏也。故爲王家。有吳越之地。五世祖鏐。號武肅王。高祖元瓘。文穆王。曾祖儼。昭化軍節度使。祖昭慈。贈左衛將軍。考順之。左侍禁。閣門祗候。贈尙書刑部侍郎。公應說。書進士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皆中科。

歷宣州旌德縣尉。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祠部度封司員外郎。工部郎中。換朝奉大夫。充國子監直講。編校集賢院書籍。遷祕閣校理。選爲修英宗實錄院檢討官。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直學士院。遷樞密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嘗通判秀州。知婺州。入判尚書考功。改開封府判官。出知鄧州。入判尚書吏部流內銓。兼判集賢院。又兼判軍器監。兼提舉司天監公事。公幼孤。家貧。母嫁。旣長。還依其族之大人。刻勵就學。并日夜忘寢食。於書無所不治。已通其大旨。至於分章別句。類數辨名。叢細委曲。無不究盡。其見於文辭。閎放雋偉。故出而與天下之士挾其所有。較於有司。常出衆上。以其故名動一時。其爲尉及爲秀婺鄧。更革弛壞。理具設張。爲直講。以能教誘。學者歸之。爲校理。屬英宗之初。慈聖光獻皇后聽政。公三上書請還政。天子爲吏部謹繩墨。選者稱其平。爲開封。以慈恕簡靜爲體。不求智名。以投世取顯。爲公屬者。有不與公合。然公遇之。未嘗有厚薄意。士以此多公。而爲公屬者。後卒亦心服也。公於衆不矯。矯爲異。亦不翕翕爲同。以其故人莫能親疎。至於勢利之際。人所競逐。公方隕然迹與衆遠。故雖有夸者。亦不以公爲可忌也。公之爲判官也。府嘗有獄。或探大臣意。謂欲有所附致。公不爲動。徐論其意而已。公平居樂易。無崖岸。及至有所特立。人固有所不能及者。類如此也。公爲人謹畏清約。與人交淡然而已。後知其篤也。公之先。旣籍疆土。歸天子。其後至昭化。守和州。十有八年。以卒。詔葬和州。子孫因家焉。至公始葬其母於蘇州吳縣龍岡村之天平山。故今又爲蘇州人。公諱藻。字純老。封仁和縣開國伯。賜服金紫。年六十有一。元豐五年正月庚寅卒於位。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天平山。從其母永嘉郡太君丁氏之兆。公妻孫氏。泰興縣君。男曰某。曰某。蚤世。曰嶧。某官。孫曰某。某官。公卒。上馳使臨視其家。知其貧。特賜錢五十萬。

而官其弟若子孫凡三人。公與余嘗爲僚相善。其且歿。以遺事屬余。而其家因來乞銘。銘曰。錢姓武王。五世之孫。開迹東南。以學以文。學則知經。文則能賦。矧曰方聞。揚聲天路。迺校中書。迺掌帝制。迺列禁林。從容諷議。治己伊何。維直而清。治人伊何。維簡而平。人以怒遷。公能自克。人以利回。公能不惑。士夫所望。天子所器。胡不百年。胡不三事。龍岡之宅。考卜維新。公安于此。尙利後人。

孫適墓誌銘曾鞏

黟縣之孫氏。有起進士爲尙書工部郎中。廣南西路轉運使以卒者。諱抗。以文學見於世。其葬在黟之上林。有子亦起進士。爲永州推官以卒。卒時年二十有八者。諱適。亦以文學見。其葬在其父左。將葬。其弟邈以告。而乞銘於南豐曾鞏。其敍曰。孫氏世家富春。唐有徙歙之黟縣者。諱師陸。始自別爲黟縣之孫氏。師陸生諱延緒。延緒生諱旦。旦生諱遂良。以予恩爲尙書職方員外郎。職方生工部。工部實生君。君年十有四。辭親學問江東。已有聞於人。往從臨川王安石受學。安石稱之。後主越州。上虞簿去。以父恩得永州。父卒。萬里致喪。疾不忍廢事。旣葬。攜扶幼老。將就食淮南。疾益革。卒於池州大安鎮。實至和二年。始工部爲御史。不合而出。及使南方。仆且起。遽卒。君尤自力學行。謂蘊必發。其在君。又此君於學問。好其治亂得失之說。不狃近卑。於爲文。以古爲歸。不夸以浮。雖素羸。不廢書。雖進不怠。以止。旣肆而通矣。而不得極其至。其銘曰。

孫世來黟。拔身艱故。爲世聞家。始自工部。工部孰有。有書百篇。永州之學。自其父傳。其果以力。其敏以明。內有其質。外以華英。再以不就。其後當侈。君不有子。君多兄弟。

梁公墓銘 趙秉文

大定中。朝廷清明。四夷賓服。上方儲思于穆清。講明乎蒐狩之制。車駕頻年幸金蓮川。公以薛王府掾。抗章論列。以爲其地在重山之陘。積陰之所。春燠不毛。夏暑仍纒。殆非所以頤養聖躬也。況蕃部野心難制。萬騎撒烈。信宿可到。萬一解嚴之際。奔突而前。卒何以禦。至引梁武招納叛亡。以爲先事之戒。書奏。縉紳危之上。曰。此愛我也。庸何傷。詔爲止行。自是名聞天下。家置一通。言正人必曰梁公矣。其後公在陝西。上平賦書。累數千言。其大略言。大定四年。行通檢法。是時河南陝西徐海以南。屢經兵革。人稀地廣。蒿萊滿野。則物力少。稅賦輕。此古所謂寬鄉也。中都河北河東山東久被撫寧。人稠地窄。寸土悉墾。則物力多。稅賦重。此古所謂狹鄉也。寬狹鄉之地。至有水陸肥瘠。一等物力相懸。不啻數十倍。後雖三經通推。並依舊額。臣恐瓶罍之詩。不獨譏于古矣。書奏。上深嘉歎。命藏有司。將用之初。公言。蕃部叛服不常。其後果爾。及平賦之令未下。而宋賊繹騷。督賦者病焉。識者服其有先見之明。竊嘗謂士之出處。惟觀立朝大節。其他可略也。如公以外官散地。已能建白如此。使之居侍從之列。必有大過人者。此予所以銘公而不愧也。公諱襄。字公贊。絳州正平人。第進士。仕至保大軍節度使。云。銘曰。於皇世宗。百度惟貞。世平講武。駕言涼颯。言言梁公。獨以諫鳴。儆戒無虞。屢省乃成。謂天蓋高。胡動以誠。帝曰愛我。詔尼其行。溥海內外。聞公直聲。匪惟公直。曰天子明。平賦一書。時其重輕。世有主父。不孤賈生。沈史飫經。擧華摘英。浩浩而博。涵涵而淳。小試所長。風馳霆驚。名聞天朝。不登公卿。惟皇好直。錫之胤榮。尙詒來者。視予此銘。



聶孝女墓銘 元好問

五臺聶天驥元吉爲尙書左右司員外郎壬辰之冬車駕東狩元吉留汴梁明年正月二十有三日崔立舉兵反殺二相省中元吉被兵創甚女日夜悲泣謁醫者療之百方至刲其股雜他肉以進而元吉竟不可救時京城圍久食且盡閭巷間有嫁妻以易一飽者重以喋血之變剽奪凌暴無復人紀女資孝弟讀書知義理思以大義自完葬其父之明日乃絕脰而死士大夫賢之有爲泣下者女字舜英年二十二嘗嫁爲進士張伯豪妻伯豪死歸父母家嗚呼壬辰之亂極矣中國之大百年之久其亡也死而可書者權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子政右丞大用御史大夫仲寧戶部尙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撒郎中道遠省講議仁卿奉御忙哥宰相子伯祥宿直將軍長樂妻明秀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與孝女十數人而已且有婦人焉夫一脈存不可謂之絕一日張不可謂之亂一夫有立志不可謂之士崩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孝女合葬張氏墓在某所銘曰

嫫政之姊哭狗其季千祀有傳猶聶之世嗟惟孝女之死自遂死而有知及父於隧以子則孝以婦則義以斷則勇以守則智於今之人麟鳳之瑞莫靳者名天曰美器不於士夫一女之畀銘以表之并志予媿閑閑公墓銘 元好問

唐文三變至五季衰陋極矣由五季而爲遼宋由遼宋而爲國朝文之廢興可考也宋有古文有詞賦有明經柳穆歐蘇諸人斬伐俗學力百而功倍起天聖迄元祐而後唐文振然似是而非空虛而無用者又復見於宣政之季矣遼則以科舉爲儒學之極致假貸剽竊牽合補綴視五季又下衰唐文奄奄如敗北

之氣沒世不復亦無以議爲也。國初因遼宋之舊以詞賦經義取士。預此選者。選曹以爲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傳注則金陵之餘波。聲律則劉鄭之末光。固已占高爵而釣厚祿。至於經爲通儒。文爲名家。良未暇也。及翰林蔡公正甫出於太學。大丞相之世業。接見宇文濟陽。吳深州之風流。唐宋文派。乃得正傳。然後諸儒得而和之。蓋自宋以後百年。遼以來三百年。若黨承旨。世傑。王內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楊禮部之美。王延州從之。李右司之純。雷御史希顏。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若夫不溺於時俗。不汨於利祿。慨然以道德仁義性命禍福之學自任。沉潛乎六經。從容乎百家。幼而壯。壯而老。怡然渙然。之死而後已。惟我閑閑公一人。公諱秉文。字周臣。姓趙氏。閑閑其自號也。世爲磁州滏陽人。祖諱某。用公貴。贈正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伯。考諱某。贈中奉大夫。上護軍。天水郡侯。李右司誌其墓。述先世以來詳矣。公幼穎悟。讀書若夙昔。弱冠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安塞簿。以課最。遷邯鄲令。再遷唐山。丁郡侯憂。用薦者及提刑廉舉。起復。充南京路轉運司都勾判官。丁太夫人某氏憂。又用薦者起復。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又言刑獄征伐。國之大政。自古未有君以爲可。大臣以爲不可。而可行者。坐譏訕免官。未幾起爲同知岢嵐軍州事。轉北京轉運司度支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陰晦連日。宰相萬公入對。上顧謂萬公言卿昨言天日晦冥。亦猶人君用人邪正不分者。極有理。趙秉文曩以言事降授。聞其人有才具。又且敢言。朕非棄不用。直以北邊軍興。姑試之耳。泰和二年。改戶部主事。遷翰林修撰。考滿留再任。衛紹王太安初。北兵入邊。召公與待制趙資道論邊備。公言。今大軍聚宣德。宣德城小。列營其外。夏暑雨。器械弛敗。人且病。迨秋敵至。我不利矣。可遣臨潢一軍擣其虛。則山西之圍可解。兵

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所必救者也。王不能用。其秋宣德以敗聞。十月出爲寧邊州刺史。二年改平定州。前政苛於用刑。盜賊無大小皆梟殺之。聞赦將至。先梟賊死。乃拜赦。而盜愈繁。公爲政每從寬厚。不旬月。盜賊屏跡。終任無犯者。歲饑。出俸粟爲豪民倡。以賑貧乏。賴以全活者甚衆。及受代。老幼攀送。戀戀不忍。訣已出郭。復遮留之再三。乃得去。入爲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提點司天臺。崇慶二年春。太白經天。公上奏。歲八月當有人更王之變。當國者以爲妖言。置章不奏。及期。王出居衛邸。如公言。俄轉翰林直學士。貞祐初。公言時事三。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大略謂中國無古北之險。則燕爲近邊。車駕幸山東爲便。山東天下富強處也。且有海道可通遼東。接上京。宋有國時。河水常由曹濮開滑大名東平滄景會獨流入於海。今改而南由徐邳水行處下。視堤北二三丈。有建瓴之便。可使行視故堤。稍修築之。河復故道。則山東河南合。敵兵雖入。可阻以爲固矣。三代封建。外裔不得中國之利。秦罷諸侯。而郡縣之。無虜禍。而有不。及備之禍。喻如秦銷鋒鏑。今民間不得藏弓矢是也。墮名城。今腹內州軍不置樓櫓是也。在承平日。若無患。及其弊。則天下有土崩之勢。秦之勝。廣漢之張魯。唐之安史。皆是也。房瑄因祿山之亂。請出諸王分置諸道。祿山聞之曰。天下不可得矣。今就不能復三代之政。亦宜分王子弟。置諸道節度。則是山東有大河之險。有維城之固。而無燕近塞之憂。一舉而三者得矣。明年上書請爲朝廷守殘破一州。上以公宿儒。當在左右。不宜補外。不許。四年除翰林侍講學士。明年轉侍讀。興定中。拜禮部尙書。兼前職。同修國史。知集賢院事。又明年知貢舉。坐同官爲累。奪一官致仕。有旨以卿嘗告老。今遂之也。公家居。上所以禮遇公者不少。衰時遣中使問卿精神何如。往年不數日。復起爲禮部尙書。兼官如故。入謝。上曰。卿春秋雖高。以文

章故。須復用卿。公亦以身受厚恩。無以自効。願爲天子開忠言。廣聖慮。每進見。從容爲上言。人主當勤儉。慎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上嘉納焉。今天子卽位。公再以年乞身。改翰林學士。修國史。公以上嗣德在初。當日親經史。以自裨益。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鑑各一通。開興改元。北兵由漢中道襲荆襄。京師戒嚴。上命公爲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公指事陳義。辭情俱盡。城下之役。國家所以感人心。作士氣者。公與有力焉。時公已老。日以時事爲憂。雖食息頃不能忘。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奉章。小則爲當路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己。竟用是得疾。以夏五月十有二日。春秋七十有四。終於私第。之正寢。時軍國多故。賻祭不及。大夫士相弔。閭閻細民。亦知有邦國殄瘁之歎。越二日。權殯開陽門外二百步。有待也。積官至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爵天水郡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先娶劉氏。再娶郭氏。並封天水郡侯夫人。前公卒。子男一人。名似。待闕御史臺掾。女三人。長劉出也。嫁汝洲推官高可約。次嫁衛州刑部郎中石玠。季嫁省知管差除令史張履三。壻皆名進士也。所著易藜說十卷。中庸說一卷。揚子發微一卷。大玄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華略釋一卷。列子補注一卷。刪集論語孟子解各一十卷。生平文章號滄水集者。前後三十卷。資暇錄十五卷。公究觀佛老之說。而皆極其指歸。嘗著論以爲害於世者。其教耳。又其徒樂從公游。公亦嘗爲之作文。章若碑誌詩頌甚多。晚年錄生平詩文。凡涉於二家者。不在也。大概公之文。出於義理之學。故長於辨折。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絕。多以近體爲之。至五言。則沉鬱頓挫。似阮嗣宗。真淳古樸。似陶淵明。以他文較之。或不近也。字畫則有魏晉以來風調。而草書尤驚絕。殆天機所到。非學能至。今徽宣舜卿使河湟。夏人多問公及王

子端起居狀。朝廷因以公報聘。已而輒不行。其爲當時所重如此。公之葬也。孤子似以好問公門下士來索銘。因考公平生而竊有所歎焉。道之傳可一人而足。所以宏之則非一人之功也。唐昌黎公宋歐陽公身爲大儒。繫道之廢興。亦有皇甫張曾蘇諸人輔翼之。而後挾小辨者無異談。公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主盟吾道將四十年。未嘗以大名自居。歷五朝。官六卿。自奉如寒士。而不知富貴爲何物。生河朔。鞍馬間。不本於教育。不階於講習。紹聖學之絕業。行世俗所背馳之域。乃無一人推尊之。此文章字畫在公。爲餘事。自以徒費日力者。人知貴之。而不知貴其道歟。桓譚有言。凡人賤近貴遠。親見揚子雲。故輕其書。若使更閱賢善。爲所稱道。其傳世無疑。譚之言。今信矣。然則若公者。其亦有所待乎。銘曰。道統中絕。力任權御。一判藩籬。倒置冠履。公起河朔。天以經付。挺身頽波。爲世砥柱。優柔而求。饜飫而趨。春風舞雩。如望趨步。心與理叶。默以言寓。發道大全。初莫我助。大夜而旦。大夢而寤。乾端坤倪。軒豁呈露。致知力行。開物成務。在德爲柄。在治爲具。吾道非耶。而以文遇。足已無待。恃義不懼。憂國愛君。華首彌固。藏書名山。京師其副。後禮樂興。當表公墓。

雷希顏墓誌銘 元好問

南渡以來。天下稱宏傑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獻臣。李純甫之純。雷淵希顏。獻臣雅以奇節自負。名士喜從之遊。有衣冠龍門之目。衛紹王時。公卿大臣多言獻臣可任大事者。紹王方重吏員。輕進士。至謂高廷玉人才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大安末。自左右司郎官出。爲湖南府治中。卒以高材爲尹所忌。瘐死雒陽獄中。之純以蘇州軍事判官。上書論天下事。道陵奇之。詔參淮上軍。仍驛遣之。太和中。朝廷無事。士大夫

以宴飲爲常之純於朋會中。或堅坐深念。咄咄嗟喏。若有旦夕憂者。或問之故。之純曰。中原以一部族待朔方兵。然竟不知其牙帳所在。吾見華人爲所魚肉去矣。聞者訕笑之。曰。四方承平餘五六十年。百姓無狗吠之警。渠不以時自娛樂。乃妖言耶。未幾北方兵動。之純從軍還。知大事已去。無復仕進意。蕩然一放於酒。未嘗一日不飲。亦未嘗一飲不醉。談笑此世。若不足玩者。貞祐末。嘗召爲右司都事。已而擯不用。希顏正大初。拜監察御史。時主上新卽位。宵衣旰食。思所以宏濟艱難者爲甚力。希顏以爲天子富於春秋。有能致之資。乃拜章言五事。大略謂精神爲可養。初心爲可保。人君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不宜妄費日力。以親有司之事。上嘉納焉。庚寅之冬。朔方兵突入倒迴谷。勢甚張。平章芮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填壓谿谷。間不可勝算。乘勢席卷。則當有謝玄淝水之勝。諸將相異同。欲釋勿追。奏至。廷議亦以爲勿追便。希顏上書以破朝臣孤注之論。謂機不可失。小勝不足保。天所予不得不取。引援深切。灼然易見。而主兵者沮之。策爲不行。後京兆鳳翔報北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銜。數日後。知無追兵。乃聚而攻鳳翔。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縱敵爲當國者之恨。凡此三人者。行輩相及。交甚歡。氣質亦略相同。而希顏以名義自檢。強行而必致之。則與二子爲絕異也。蓋自近朝士大夫。始知有經濟之學。一時有重名者非不多。獨以獻臣爲稱首。獻臣之後。士論在之純。之純之後。在希顏。希顏死。遂有人物渺然之歎。三人者皆無所遇合。獨於希顏尤嗟惜之云。希顏別字季默。渾源人。考諱思。大定末。仕爲同知北京路轉運使事。希顏其暮子也。崇慶二年。中黃裳榜進士乙科。釋褐涇州錄事。不赴。換東平府錄事。以勞績遙領東阿縣令。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爲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考滿再任。俄拜監察御

史以公事免。用宰相侯莘卿薦。除太學博士。還應奉。終於翰林修撰。累官大中大夫。娶侯氏。子男二人。公孫八歲。宜翁四歲。女二人。長嫁進士陳某。其幼在室。初希顏在東平。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悍卒倚外寇爲重。自行臺以下。皆務爲摩拊之。希顏莅官。所以自律者甚嚴。出入軍中。偃然不爲屈。故頗有喧譁者。不數月。閭巷間家有希顏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新進書生遇之。嘗爲戶部高尙書。唐卿所辟。權遂平縣事。時年少氣銳。擊豪右。發奸伏。一縣畏之。稱爲神明。及以御史巡行河南。得贓吏尤不法者。榜掠之。有至四五百者。道出遂平。百姓相傳雷御史至。豪猾望風遁去。蔡下一兵與權貴有連。脫役屯田間。時以藥毒殺民家馬牛。而以小直脅取之。希顏捕得。數以前後罪。立杖殺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馬爲不得行。然亦坐是失官。希顏三歲喪父。七歲養於諸兄。年十四五。貧無以爲資。乃以胄子入國學。便能自樹立。如成人。不二十。游公卿間。太學諸人莫敢與之齒。渡河後。學益博。文益奇。名益重。爲人軀幹雄偉。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猝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杯酒淋漓。談謔間作。辭氣縱橫。如戰國游士。歌謠慷慨。如關中豪傑。料事成敗。如宿將。能得小人根株窟穴。如古能吏。其操心危。慮患深。則又似夫所謂孤臣孽子者。平生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爲人。而人亦以古人期之。故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而在希顏仍亦餘事耳。希顏年四十六歲。以正大八年辛卯八月二十有三日暴卒。後二日葬戴樓門外三王寺之西。若干步。好問與太原王仲澤哭之。因謂仲澤言星殞有占。山石崩有占。水斷流有占。斯人已矣。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耳。其十月。北兵由漢中。之道。襲荆襄。京師戒嚴。銘曰。

維季默父起營平。弱齡飛騫振厥聲。備具文武任公卿。百出其一世已驚。紫髯八尺傾漢庭。前有趙張恥自名。目中中敵無遁情。太息流涕請進兵。揜聰不及馳迅霆。一日可復齊百城。天網四面開鯢鯨。砥柱不救洪濤傾。望君佐王正邦經。或當著言垂日星。一憤不起誰使令。如秦而帝寧勿生。不然亦當蹈東溟。元精炯炯賦子形。溘焉寧與一物并。千年紫氣鬱上征。知有龍劍留泉扃。何以驗之石有銘。

孫伯英墓誌銘 元好問

伯英在太學時。所與游皆一時名士。故相程公日新判河南。伯英居門下。甚愛重之。貞祐初。中原受兵。朝廷隔絕。府治中高廷玉獻臣。接納奇士。號爲衣冠龍門。大尹復興。甚之。會有爲飛語者云。治中結客。將據河以反。遂爲尹所搆。凡所與往來者。如雷淵希顏王之奇士。衡辛愿敬之。俱陷大獄。危有一網之禍。伯英出入府寺。人爲出死力者多。故得先事遁去。依殷輔之商州。變姓名從外家。稱道人王守素。會赦乃歸。貞祐丙子。予自太原南渡。故人劉昂霄景玄愛伯英。介予與之交。因得過其家。登壽樂堂。飲酒賦詩。尊俎間談笑有味。使人久而不厭。伯英時年四十許。困名場已久。重爲世故之所摧折。稍取莊周列禦寇之書讀之。視世味蓋漠然矣。予意其本出將家。氣甚高。已折節爲書生。束以詩禮。優柔饜飫。偶以蘊藉見名。其鬱鬱不能平者。時一發見。知縛虎之急。一怒故在世已亂。天下事無可爲。思得毀裂冠冕。投竄山海。以高騫自便。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古人或爲抱關。或仕執轡。或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其畫皆出於無聊賴之至耳。非本志也。又明年。客有來崧山者。云伯英眞爲黃冠師矣。正大庚寅十月十九日。歿于亳之太清宮。春秋五十有一。因卽其地葬之。曾祖堅。金初以軍功贈龍虎衛上將軍隴州刺史。祖汝楫。武略將軍魯山。



令父鈞。武義將軍昌州鹽使司判官室劉氏前歿。子璋。塔同郡王好禮。伯英初名邦傑。後改天和。孫氏。雄州容城人。居雒陽四世矣。銘曰。馬逸。覓駕。犢健。破車。霸略所貪。世議之拘。我足天衢。彼責守閫。我材明堂。彼求侏儒。蚩蚩之與曹。而昧昧之與居。俱腐草木。孰別以區。千百載而下。或有撻蓬而問者。又焉知其輕世肆志。自放於方外。以耗壯心。而老歲月歟。

卷三十

碑誌類

墓誌銘二

瀏陽縣尉閻君墓誌銘 姚 燧

閻宏少燧十七年。識之七年矣。走未嘗遇。以凡士。宏亦願遊吾門。彙所述焉。始記銘其祖醫隱君墓。于時尉瀏陽。考府君不恙也。今焉六年。又求銘其墓。嗚呼。何兩君皆不及知。而幸褻潛德。其幽。宏豈有見。走文可以信後世。然與走不讓爲者。則以答其爲好私。今故也。君諱鼎吉。字和卿。醫隱長子。其鄉其世。其遷徙。與醫隱所以教者。皆見先誌。以至元二十一年。尉瀏陽。二十六年。受代。三十年秋七月十七日卒。年六十八。僑墓長沙。元配姚氏。再配白氏。二子。宏掾省江西。與蕃也。四女。一適郡人。徒單全。一適南陽高舉。二在室。孫男女三人。宏將以明年五月庚寅歸葬其鄉先塋。其自狀曰。君幼耽誦記。敏爲文辭。異其時。它門兒。

者。皆其小德。削不致詳。而日勤於筆錄。如易正義論語注漢紀傳舊唐傳治鑑節文選杜詩註十餘書。亡慮數百萬言。具藏吾家。手澤尙新。可以汗車牛。未聞人有辨爲者。與學仕事人。則從張公邦彥宣撫天平爲四川行樞密院柴楨照磨。用禮卿王博文薦。出官瀏陽。非賢不卽與。居母中憂。廬墓毀悴。杖而後起。皆出處不苟。倫理至篤者。又曰。君胸中廓廓無城府。商古今人物成敗。賢不肖必當其實。諫友過不計嫌怨。盡我責善。樽俎之容粹如不流。爲詩千餘篇。號訥齋。以宏信愛。必不誣親。燧取筆之曰。君喟然吾少厲志嗜學。官止一尉。殆天戲人者。則不可也。亦思尉爲君行道資乎。蓋尉有難爲。有利爲。江南大縣。戶動十萬。一尉兵額止於數十。而押綱衛使恆抽其半。又其身有疾疢喪婚之請。其直司日不盈三二十輩。盜逐不得。必尉焉罪。小則輟祿。大而奪官。是不白其力。少不足以制姦。而惟責其專印不職也。是其所難。凡尉一世同者。而君有獨焉。在令尉恆居縣禦寇。無敢他遣。而湖省犯法臣。特遣數千里。送所市紗羅京師。賦出非其口也。入納非其手也。市者顧不必送。而顧必令不遣者送之。有司又大其尺度。重其鈞權。從而責其輕短。不使得歸。取償有司。必舉息立輸府。又遣修杭海戰艦。欽廉人難其一。君難其三。此其所由重困也。其利爲者。必求爲盜。罪不抵死。嘗墨其肌。月呈身有司者。署使伺盜。曰。蛇之所塗。蛇能知之。吾使過耳。口不言所旨。使自喻之。彼方困拘罪籍。一朝得交平民出入。惟求圖報。雖身爲盜。將不避爲。況囊橐他盜。頤指富室。惟所便取。坐受其有。盜得其粗。我得其細。擇世所共寶。不可形迹敗者。歸之尉。有司覈盜不得。依月日則杖尉兵一杖。加一等。三杖而止耳。伺盜特尉權。一時宜密置無迹。何及焉。尉所輟祿幾何。而伺盜資之。什伯不貲也。盜爲伺盜。忠臣伺盜爲尉。忠臣又其巧者。與鄰尉交驩。私要言曰。吾得盜。必使誣汝縣。

富室曰嘗巢窟焉。曰屢資給焉。幸羅之獄。足吾欲縱之。民惟知德吾耳。汝得盜亦如是。取償吾縣。易地爲之。胥相益也。其月縱兵歸。詭代家人責入備直與名以兵備斂者。又所得爲也。凡是數事。今之尉者十出其半。嗚呼尉乎。禦盜歟。師盜歟。觀夫人觸法肆行。徼倖未露。悻人大語。則君掩耳。此倫拘拘。恪恪自靖。其道不少。萌憂不足。休休吾心。賢何如也。是爲銘。

廣州懷集令劉君墓誌銘 姚燧

大德戊戌。燧遊長沙。太原寓士劉致手所爲文。若將取正焉者。走何以荷之。讀之盡卷。賞其爲辭清拔宏豔。爲之不已。可進乎古人之域。旣又自狀其先人懷集令之出處。丐銘幽墟。感其心。將昭明所生。爲敘之。曰。君諱彥文。字子章。年二十有八。筮仕當中統三年。而知堂印。乃出管句北京行省承發省。廢而歸。授徒其家。將十五年。謂爲無意於世之事。會者耶。當秦邸肇開。與故丞相阿里公之行省長沙也。無不往干之。會同知堂印者許楫。爲憲長沙。言之丞相。丞相自省郎中故居若晚。君來便宜。版爲榔之錄事。羣盜竊發。無時芟夷未靖也。君不忍夷其俗。而苟簡於治。爲之四年。又三年始官進義校尉。廣之懷集令。羣盜滋張。虔人民。燔城郭。以冒天誅者。肆無所忌。官軍少不足爲恃。授鄉民兵。雜而殲之。格鬪屢衄。徙民保東山。前募民闢田入租私廩者。爲米八百石。一盡於餉。增戍之兵。與遭寇之家。嶇崎艱梗。炎瘴者四年。以至元二十六年四月三十日而竟卒。是何宦之不達耶。今卑官無要。知堂印者。去丞相尋丈。儼立案前。護守終日。不食須去。晨而出。暮而歸。日必再至丞相家。丞相出。畝入奏。無不與偕。裕廟爲燕王日。當朝廣寒殿。君立庭下。問盞中何有。君則曰堂印也。索而發封玩之。其榮如何。遇也如何。皆他人取將相之資。

也。一旦管句北京行省。去丞相千里。錄事於郴西南北京。又數千里。終乃令懷集於南海之濱。其不寢近而逾遠者。世恐無君匹也。豈讀書一過千百言不忘。力兼人。射命中。皆文武器略。足以表見一時者。有是賢人已不凌人人。則伎之耶。且求以剗物置干將鉛刀其前。蒙稚猶知後鈍。而用銛及論取士。則以方者爲徒足持己。而圓者始周乎物。故率棄明炳勁特者爲不易馴使。而顧錄拾荏弱而不自持者爲善適俗。而賢之。君豈坐是也耶。其邵子所謂陽在陰中。陽逆行時之爲也。故平生之道。刑家則多。其功於政者僅此。譬水在山。束於溪壑崖谷之險。不得犇放平行。爲澮爲川。其溉潤不博者。亦勢然哉。君石州寧鄉人。權殯長沙佛宇。文有玉亭小稿。祖開。參元帥府軍謀。考汝欽。妣馮氏。郡君李氏。三子。致某某。二女。歸薛氏李氏。銘曰。

士久其窮。觀守之篤。吏極其遠。試治之勛。且中其年。而卑其祿。皆彼蒼者。陰厚其蓄。抑不信之。以昌爾續。平章政事張公墓誌銘 虞集

我國家有文武忠孝世勳大臣曰蔡國公張公。以泰定四年十二月甲寅薨于保定滿城縣岡頭里第。遺命上蔡國公印。丞相卽日以聞。上爲震悼。勅有司贈官致賻如禮。公卿大夫相弔于朝。中外聞者莫不嗟嘆。異口一辭曰。嗚呼。正人亡矣。其孤景武等。以明年之二月辛酉葬公于定興縣之河內。從獻武王之兆次也。先事三日。使其孫旭。屬太史虞集書墓銘。事嚴不敢辭。謹按公諱珪。字公瑞。故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蔡國武穆公諱福寬之曾孫。故累贈推忠宣力開國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汝南忠武王諱柔之孫。故累贈推忠效節翊運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淮陽獻武王諱弘

範之子也。至元十六年，獻武王平宋海上，歸奏成功，道出江淮。公年十六，行省臣察其英偉，留公攝管軍萬戶。明年，真拜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佩其父虎符，治所統軍鎮建康。未幾，獻武薨京師，世祖皇帝亟召公還治喪。既葬，有勅入朝，上親撫之，因得面奏曰：「臣幼軍事重，聶禎者從臣父祖，久歷行陣，幸以副臣上。嘆曰：知求老成自副，常兒不知出此厚賜而遣之，徧及其從者。」元領軍半戍湖廣省，命還其麾下。十九年冬，以使事入見，上賞識其成立，初凡內宴，忠武以功賜坐諸侯上。至是時，勅公坐其故處，還軍盜起蕪湖，宣徽尤甚，皆僭號署官，掠郡縣，燒府舍，殺縣長吏。江東新附，民心易搖，應者日衆，至犯杭之昌化，行省官以重兵討之，未克，報至之日，公投衣而起，率步卒向蕪湖。蕪湖定，乃使人言于行省，宣徽雖非我所部，盜起，我不得以彼此爲解，以其兵行，行省因以討賊屬公。與他將會，惟公部曲所過無擾，宣部士數爲賊衄，將奔潰，公傳令止之，乃定。敗卒有殺民家豕而并傷其主者，公曰：「此軍之所以敗也。」斬之。明日戰，三合三勝，而賊益衆困我。公曰：「日莫矣，斂兵設伏，賊不敢動。」明日復戰，公曰：「宣卒敗而怯，毋累我衆。」使持旗鼓爲聲勢，自以所部爲二隊，命之曰：「賊勇者在，前前行擊之。」後立者脅從烏合耳，遣親將帥二十五騎衝其後，陳亂，前行奮擊，追奔數十里，得賊酋斬之，其馘三百，而自相蹂踐以死殆盡。乃遣人撫安餘民。又有賊吳道者，以妖術起兵，亦有名號，恃其妖來往軍門，且易公年少，欲因入謁，刺刃以駭服其衆。公得其情，卽執斬之，麾下其黨大讐，而它酋猶將襲公。公夜伏兵山上，令之曰：「賊至而起。」明日擊賊，賊走山，伏起蹴賊，墮崖死，磔其酋。宣州平，賊之寇徽者，又敗兩萬戶軍。公曰：「賊輕我矣，往必得之。」獲生口三十，縱之使歸，散語其人曰：「張萬戶知汝柵居，保族逃死耳。官軍不諒汝，以賊擊汝，與官軍格，非汝志也。來降，吾能活之，不然。」

吾擊汝立盡。明日稍稍以牛酒來見，皆印識其衣，令兵識之，勿敢犯。漸以信服，有持金帛來者，弗受。兵不動而安者，十八九矣。獨南畝西坑之寨尤險固，又嘗衄官軍，懼益自保，不聽命。公得野人計，導勝兵百餘人，鳥道緣登其巢背，度已至，奮兵擊之。賊出戰，巢背軍下，據其壁，賊回顧已失其穴，不得還。其孥由它道走，或請邀之，公不可。賊以孥得出，益懈。公曰：「可矣。」縱兵擊之，血流成川，執其酋，送之行省，誅之。南陵盜又起，稱天王，攻宣州，州兵不能支。公得檄師，輕騎數十赴賊，並林陣，公不介而馳之。賊靡，賊見無後，拒引衆圍公，公揮稍出入，殺數十人，及賊平，郡人德公。至於今祠之。蓋自是江東之人安於耕田鑿井，以其賦稅而長子老孫矣。軍中遂以無事，得宋禮部侍郎鄧公光薦，而師事之。鄧公以相業授公，曰：「熟之後必賴此用矣。」凡在軍十四年，而復入朝。實二十九年也。是時行樞密院江南，或曰：「天下事定矣，可無煩行院也。」而張璪者，以浙省參知政事，任海道運餉，亦以爲言。樞密副使暗伯問公，公曰：「見上當自言之。」遂召對。蓋張方以軍餉得幸，公恐其擅利海島，因勢用衆，將非其福，故告上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璪所宜言。浙省控制甚重，而行院得制其軍事，非始計乎？」上曰：「其命爲副使。」太師月呂魯那演言：「張珪年尙少，姑試以僉書果可大用，請俟它日。」上曰：「不然，是家爲國家踏金蹙宋，盡死力者三世矣。漢人賜號拔都者，惟真定史天澤與其家耳。史徒持文墨論議，孰與其家功多，而可靳此耶？」拜鎮國上將軍江淮等處行樞密院副使。久勞之，師新附之地，賴以安焉。成宗皇帝卽位，罷大德三年，遣使循行天下，詔公持節川陝，民之疾苦，便宜振之。如罷官府之冗，無益於民者，贖探馬之貧，而典鬻妻子者，還鞏昌民之復僉爲軍者，皆其事也。比還拜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換中奉大夫。浙西宋之故都，民物繁庶，貢稅雜藝，倍蓰他鎮，貪吏豪右，甘

心其間。朝廷病之。以公爲肅政廉訪使。下車未數月。所部郡長史以下。罷劾三十餘。府史胥徒。無慮數百。其贓鉅萬萬強。民有殺人恃其貲得不寘獄。更陰制官吏。持鄉里短長。訟否受成於其家。公按之如法。民間始知有條制焉。得鹽運司姦吏事。服連上下。具有實跡。將發之。而竊位方面者。內不自安。欲因以危中。公使其屬以女子金錢賂遺近臣。用妄人言公有厭勝事。且沮鹽法。天子爲遣官數人往雜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皆罪罷。而公召拜僉樞密院事。入見。同列言此張九拔都之子也。故事侍宴。別爲冠衣制飾如一。國語謂之只孫。公受賜。因得數宴。見探馬赤軍之戍北者多逃歸。吏請按法誅之。公曰。逃者聞命懼誅。將聚而爲盜。其以百日許自歸。有不至者。乃誅之可也。奏可。公雖世家。無第宅在京城。或言公僦居於上者。命買宅以賜。辭不受。拜御史中丞。行臺江南。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目則有修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憲法祖宗者。是時中書大臣有以朱清張瑄之行賄也。事敗貶湖廣。關節近侍。求復相位。而江浙省誣公者。亦在中書。公劾之不報。馳駟面疏論之。并及近侍之熒惑者。又不報。遂謝病歸。久之。又拜中丞。行臺陝西。不赴。武宗皇帝時。仁宗皇帝在東宮。召拜諭德。未數日。拜太子賓客。復遷詹事。辭不就。尙書省臣濫殺無辜。輕革錢幣。中外洶洶。中執法久闕。人上方圖任。仁宗曰。必欲得真中丞。惟張珪可。苟不稱。我任其責。上卽日召拜中丞。居月餘。上不豫。三寶奴矯詔赦天下。常赦之所必不赦者。未幾上崩。仁宗命按誅之。而其黨有求脫免者。公力言諸卜。雖得不死。猶杖之。仁宗將卽位。廷臣用皇太后旨。行大禮於隆福宮。法駕已陳矣。公獨奏其不可。臺長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公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哉。且大位。太祖世祖之位。隆福太后之宮也。舍大明弗御。天子果

卽何位乎。上悟。移仗大明。遂卽位。賜只孫衣二十襲。上金五十兩。使自爲帶。受衣而辭。金不允。制帶以賜之。上命道士劉志清以其法爲醮事。近侍分其所用金幣。道士訟之臺。而近侍譖道士於上前。當殺者六人。公力辨。道士無死罪。上怒曰。汝以臺綱脅我耶。公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臺綱陛下之綱也。陛下奈何欲自壞其綱乎。上怒未解。顧左右扶出。明日復叩頭苦諫曰。陛下必欲用譖言殺無罪。臣請先死。上卽不殺。六道士親解衣以賜公。明日上謂近臣曰。人言中丞忠臣乎。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中丞也。召謂之曰。朕欲厚賜卿。非無寶玉。如非卿心。何因以御巾拭面額。納諸公懷。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所存也。其服膺毋失。皇慶元年八月。拜榮祿大夫樞密副使。舊制。中州軍士鎮江南者。踰嶺以戍。率二年而代。遭犯瘴癘。十無一還。公曰。是徒寘之死地耳。奏請屯置近邊。其嶺表要害。因其土人以戍。不幸前死者。官給樁。傳還其家。從之。徽政院使失烈門。請以洪城軍隸興聖宮。而已領之。以上旨移書省府。衆恐懼承命。公曰。徽政有左右都衛兩軍。足備工役。又欲此將何爲。固不署。事得寢。而怨怒自此思害公矣。延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司。以清中書之務。專修宰相之職焉。上從之。著爲令。教坊使曹咬住。拜禮部尙書。公曰。伶人爲大宗伯。何以示後世。上曰。姑聽其至部而去之。公又諫乃止。皇太后以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爲太師。萬戶別薛參知行省政事。公曰。太師輔上道德。鐵木迭兒非其人。萬戶無功。不得爲外執政。上深許公言。而東朝之怒滋矣。失烈門等謀所以去公中書者。間車駕時巡。旣度居庸。皇太后宮幄在龍虎臺。遣使召公宮門下。以中旨切責之。賜杖。公創甚。輿歸京城。明日遂出國門。賢人士大夫祖餞感歎。以爲公之身可辱。公之名不可辱。斯事也。所謂質諸天地鬼神而無愧者歟。公子景元。蒙上眷遇。掌符璽。不得



一日去宿衛。至是以父病革告。遽歸。上驚曰。卿別時。卿父無病。景元頓首泣血不敢言。上不懌。遣參議中書省事。換住往賜之酒。遂拜爲大司徒。謝病家居。尋丁母夫人憂。廬墓三年。寢苦啜粥。病腫濕。或勸之食肉。不聽。日於其間累土墳。次如臺者三。延祐七年正月。上憶公生日。輟上尊。解御衣以賜之。蓋仁廟於公終始之意。固將有爲。而竟奪其志。悲夫。至治二年。英宗皇帝召見公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畀卿以政。公辭歸。遣近臣設醴候諸館。東平王拜住時爲相。問公曰。宰相之體何先。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冬起爲集賢大學士。先是鐵木迭兒復爲丞相。以私讐殺平章蕭拜住。中丞楊朶而只上都留守賀伯顏皆籍沒其家。大小之臣不知死所。會地震風烈。勅廷臣集議弭災之道。公以大學士當議。抗言於坐曰。弭災當究其所以得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楊等冤死。非致沴之一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情意猶可昭白。毋使朝廷終失之也。又拜中書平章政事。初公將兵時所佩符及歷臺省。每除必讓還。曰。此軍符也。非他官所得佩。請上之典瑞。自大德來。凡三上。三不允。至是以聞。又不允。而公固請。竟納之。侍宴萬壽山。又特有玉帶之賜。三年秋。御史大夫鐵失等自上都來。夜扣國北門。逕入中書。稱遼矯制奪執符印。莫知其端。久之。稍有知上暴崩于南坡者。公遂顧無足與共事。而魏王徹徹禿以親王監省。公密撼之。王有感動意。因曰。我世爲國忠臣。不敢愛死。事已若此。大統當在晉邸。我有密書。陳誅逆定亂之宜。非王莫敢致。王曰。公誠忠。萬一事泄。得無危乎。公曰。事成王之功。事敗吾家甘齏粉萬死。不敢以言累王。於是王遣人達其書。今上皇帝卽位于龍居河。躬行天誅。罪人以次就戮。及大駕至統幕。公迎謁。上顧問曰。此張平章耶。密書之來。良合朕意。公拜曰。陛下入承宗社。大義昭明。皆睿斷也。區區之忠。何及於事。上

曰。以日計之。卿言不緩。自探佩囊。出片紙付翰林承旨。閣徹伯曰。此當書之史。眡其紙。則公密書也。方尙  
 食。既嘗。悉輟。以賜公。峻南者。鐵木迭兒之子。官治書侍御史。南坡之夕。穀弓矢露刃。以佐鐵失。而獨後誅。  
 有司奏當流之。報許。公入見曰。法強盜不分首從死。峻南之逆。豈止強盜之從乎。發冢傷屍者亦死。峻南  
 親斫丞相拜住臂。豈止傷屍乎。逆賊無君父。是無天日也。豈有無天日之地。而苟容其生乎。遂伏誅。仁廟  
 范金爲主。盜竊之時。參知政事馬刺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公曰。以參知政事遷左丞。姑曰序進。而  
 太常奉宗祏不謹。當待罪而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遂格其命。時有勇暴者。廁名元從中。怙恃恩私。肆爲  
 不法。有醫婦飾而過市。六七人要而執之。加無禮焉。有尉捕得強盜械送府。盜有親者。方乘傳出使。擊尉  
 去。破械縱賊。有司莫得而詰。告諸省府。又不得請。公曰。如是則亂生矣。力命捕之。皆得諸權要之家。會赦  
 得解。有售珠於內府。枚論之。一小者有直萬緡。公曰。萬緡中人幾家之產。會其珠凡幾萬乎。且戰國小君。  
 猶以得賢勝照乘。曾彼識之不若乎。又手疏極論法度寬弛。紀綱日壞。汙穢賊虐。恬不爲怪。逆順不明於  
 人心。禍亂之鑒不遠。惟聖明奮其乾剛。以振德之。則仁厚之澤無偏黨矣。不報。而公病增劇。非扶掖不能  
 行。有詔常見免拜跪。賜舛車。得乘至殿門下。上肇開經筵。講帝王之道。明古今治忽之故。命左丞相與公  
 領之。公進翰林學士吳澂等。以備顧問。每進讀。公懇懇爲上敷說。皆義理之正。無幾微權謀術數之涉焉。  
 自是辭位甚力。上委曲勉留。而後許。然猶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別刻蔡國公印以賜。庶幾其少留也。泰定  
 二年五月。公得旨暫歸。天下之功成名遂而身退者。未有能及之者也。三年春。上遣使召公。期以必見。公  
 力疾而謁。上曰。卿來時。民間何如。公曰。臣老寡賓客不足。遠知真定保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飢甚。朝廷幸

出金粟賑之。而惠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念之。上惻然。勅有司畢贍之。如公意。又一再進講。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國公經筵如故。上見其誠病。謂之曰。西山佛祠多高潔。可以頤神。已疾。卿擇而處之。駕至上都。上顧謂丞相。若曰。張平章安否。老人恐乏侍養。宜以時還家。得無便乎。因遣使撫諭之。務在順適其意。於是公始成歸矣。少間。長衣幅巾。逍遙泉石之間。與山僧野老分席。以相愉悅。上稍聞之。以公爲愈矣。起公商議中書事。公曰。老臣荷國厚恩。四世而臣事六朝矣。一息未盡。其忍忘朝廷乎。如筋力弗勝。何。使者不敢強。閱數月。又病。上遣太醫視之。久不愈。乃移書中書曰。病不任事。而國公月俸千緡。弗敢受。籍會之。凡爲定者三百餘。悉還送官。上閱傷其意。留其俸。度諸府。俄而公薨。公資本高明。又輔以學力。積世勳崇。期世其家。以經濟自任。臨事決議。侃侃正色。勇於敢言。千挫萬折。人所不堪。公志不爲小變。而氣益昌。雖貴倖臨之。姦黠侮之。公一以誠慤自處。久之而各失其所恃者多矣。究而論之。蓋古所謂社稷之臣者乎。公少能挽強。命中嘗從大師出林薄。有虎在焉。人馬辟易。公抽一矢直當虎。虎人立。矢洞其喉。一軍謹囂。及學書。腕力尤健。端重嚴勁。無慚筆諫之臣。讀書不尚章句。務求內聖外王之道。旣而稍進。方外之士以悅生佚老焉。公初娶楊氏。繼室烏氏。又娶鄭氏。並封趙國夫人。皆無子。清河郡夫人孫氏。生定遠大將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佩虎符。鎮武昌。曰景武者。公長子也。次景魯。亞中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景哲。奉政大夫。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景元。資政大夫。河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景德未仕卒。景誠。文林郎。內政司丞。女五人。長適朝列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董守慤。次適中順大夫祕書監丞趙忽伯。次繼室董守慤。次未行。次適武德將軍保定翼管軍上千戶忽都帖木兒。孫男十一人。長曰旭。

宿衛。次曰昌。明威將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佩金虎符。曰昆。曰昇。曰昭。曰晟。曰曜。曰旺。餘皆幼。孫女六人。銘曰。

維蔡建國。自其先公。於焉訖金。是用啟封。公子公孫。游揚世武。追王奕奕。曰淮。曰汝。顧瞻先履。額額有城。孰不胙土。我于其生。於皇建官。略用漢制。將軍司馬。丞相御史。三府相望。總贊國成。人登其一。已極顯榮。我以世將。典司風紀。既貳宥密。又使宅揆。公曰噫嘻。我曷致茲。于公先王。究忠百爲。人曰咈哉。德則惟世。智周慮淵。乃克有濟。世皇作之。成宗渥之。穆穆武仁。心焉度之。大車旣載。千行而柅。孰謂得君。衆忤構厄。旣逐旣藏。侃侃大剛。先帝遺直。以錫嗣皇。有猷有爲。有言有烈。相時儉壬。睢盱震懼。大駕之來。法宮旣清。出納咨諏。屬于老成人。亦莫閒政。亦莫適抱。其遺經。積誠思格。白髮蒼顏。安車以朝。佇瞻威儀。德音孔昭。公雖言歸。公鄉近止。公疾遄已。公來覲止。公今不來。天子永懷。一鑑之亡。四國之哀。勳在王室。德施孫子。著銘玄堂。作者太史。

熊先生墓誌銘 虞集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爲豫章望族。祖文炳。父希曾。以宋淳祐丙午年生先生。先生以咸淳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授從事郎寶慶府僉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世祖皇帝初得江南。常以名取士。盡欲得故國之賢能而用之。尤重進士。若故相留公夢炎。固已爲內相尙書。而王君龍澤亦召拜行臺監察御史。先生名不在王御史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處州里。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因取朱子小學書提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徧天下。時來鎮豫章者。多名公卿。皆以客禮見先生。先生和而不肆。介而

不狷。儒者倚以爲重焉。憲使魏公。初與先生從容東湖之上。先生指其北涯曰。徐孺子故居在焉。大守陳蕃之所表也。而里門西南出曰桂華。無所當矣。魏公感其意。更表爲高士坊。郡城外舊有宗濂書院。祠周子。兵興燬之。先生得郡人黃氏故居於孺子宅東北。加葺焉。徙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儼然立爲學官矣。劉公宣之持憲節也。尤敬先生。論經義無虛日。間以政事爲問。先生愀然曰。郡學上丁釋奠。諸生有與執事者。公固見之。而是日有盜劫傷人者。南昌賊曹執而掠之。幸儒者善柔。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尙有此。又何問乎。劉公曰。有是哉。卽日審得實。立破械出此儒者。以其械械賊曹。諸公由是益知先生之有用於世者。而終不敢以事溷先生也。會朝廷使治書侍御史王公構銓外選於江西。於是行省參政徐公琰。李公世安。郎中馬公煦。憲使盧公克柔。列薦先生爲閩海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州廬陵爲郡。在東南。儒學之士爲最多。朝廷大興文治。加意此兩郡。特起先生連爲之教授。先生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故其爲教。不止於詞章記問云者。旣歸。有司以常格調建安簿。不赴。後又以福清州判官致仕。先生一視之。漠如也。更自號曰彭蠡釣徒。而四方學者稱之曰天慵先生云。先生燕居。弦雅瑟而閒歌。以爲樂。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容。先生懇懇爲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多爲聞人。達官舉進士者。項背相望。延祐甲寅。天子獨斷以進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府咸不知其說。以不稱明詔爲懼。獨江西行省諮問於先生。動中軌度。因以申請。四方得遵用之。請先生爲考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吾門。不可。而其後舉江南三行省。皆卑辭重禮。致先生主文。先生以儒事爲重。皆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焉。初先生以周禮首薦鄉郡。而今

制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又絕不見。先生屢以爲言。後得周尙之以禮經擢第。習此經者漸廣。由先生啟之也。英宗皇帝始采用古禮。親御袞冕祀太廟。奮然制禮作樂之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凜然恐不足以當上意。而翰林學士元公明善。颺言於朝。以先生爲薦。未及召而至。治三年五月。先生卒矣。享年七十有八。先生動止有常。喜怒不形於色。接賓客人人各得其意去。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關於世教。餘若天文地理方伎名物度數。靡不精究焉。先生娶袁氏。子男曰永先。象先。太古。孫男曰昶昇。昉。棣生。寅生。富。以是年十二月望日。葬先生於豫章城南石馬之阡。太古與其門人。今陝西行省左丞廉惇。前進士余貞曾翰等。使以書來京師求銘。集受而對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年生。友誼甚重。集再以待制召。復入史館。道過豫章。前先生之卒數月耳。先生以其所撰瑟賦二篇。命集書之。蓋有所屬。集感焉。不敢不書也。先生之墓草。至是三易矣。銘其敢緩乎。故爲之銘曰。維昔先聖。善韶放鄭。律失音泯。莫辯其正。先生修能。興遭宋亡。抱器永歌。教成鄉邦。於皇盛德。方被金石。沛乎述作。失此遺則。疏越朱弦。我則不聞。欲知先生。視茲刻文。

牟先生墓誌銘 虞集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郎知彭州贈通奉大夫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累贈光祿大夫諡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少卿巘之子也。淳祐丁未。清忠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吳興寓第。而先生生。清忠公喜。字先生曰翁歸。稍長。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爲文章。志趣高邁。清忠公以直道事理宗。爲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交之。丞相江公萬里。參

政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公漢。尚書劉公克莊。至折行輩下之。而高公薦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當以世賞奏京官。輒讓其族父諸弟。而咸淳辛未擢進士第。時賈似道持國柄。欺上罔下。妄以伊周自擬。衆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謂馬丞相廷鸞曰。君故與清忠游。今其孫踐世科。誠難能。幸見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對。具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異而不散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愧也。沿海置司。辟爲屬。未幾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留公夢炎。事世祖皇帝爲吏部尚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得也。先生不答。留尚書愧之。旣而家益貧。稍起教授溧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生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之史學端緒自此始。大理公勣國亡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間。討論經學。以忠孝道誼相切劘。若師友然。自大官顯人。過吳興者。必求大理公拜床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爲榮。而先生以元子侍左右。見者感服。一以爲師焉。其於經皆有成說。門人不能盡傳。行于世者。五經音攷若干卷而已。先朝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以自詭。輒牽合無據。先生道其官簿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掌。蓋非直其強記如此。亦故家習熟見聞然也。其爲文沛然若江河之決。不極所至不止。時人以爲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爲學也。先生簞瓢屢空。不以介意。門生故人或有餽。苟非義不受。與人交樂易真實。不以矜厲爲容。談笑傾倒。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居吳興三世矣。而風致猶故鄉。故自號曰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爲人也。先生娶楊氏。奉直大夫知邵武軍恪之女。先先生五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將作監繩翁之女。楊

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遠必大，必達必勝，必昌。其三人早世，今必達必勝在，勝程出也。女四人，長適蘄州路儒學教授眉山陳琛，次適建寧路總管府知事河南雲謙，次有疾不嫁，次適安吉殷天錫。孫女四人，先生卒於泰定甲子三月，享年七十有八，以是年五月乙酉葬于湖州烏程縣三碑鄉兌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之卒一年，集始免先太史喪，省墓吳門。先生手爲書，命其弟以其門人鄉貢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來告曰：子之言可信于世，盍及我時爲我著小傳，集承命不敢當，將詣吳興拜先生，會有國史之召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某縣尹晉輔以先生之子勝書來請銘曰：先生之志云爾，集惟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戶略相望。先生少先太史一歲耳，先生幸不鄙棄，託之以言，是有以處集矣。其敢以固陋辭。雖然，僅能書所得而知先生者之其可信也。其不知者，固不敢言。後之君子，信其所可知，則其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爲銘曰：學孰爲博，寶藏有作，運化參錯，掇拾偏駁。欺世之作，文孰爲雄。江漢之東，浩浩不窮。補苴彌縫，嘻嘻粗工。有餘而藏，不足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文有傳，百世不誣。銘以信之，不其遠乎。

魏夫人宋氏墓誌銘 高 啟

蘇州守江夏魏公，以其先太夫人行述，授渤海高啟曰：吾妣棄吾二十有二年矣。遭時多故，權厝先塋之左。今始得地於吾里黃岡湖東某山之原，將以某年月日葬。子爲我誌而銘之。公昔掌國史，啟嘗爲其屬。今又居公之野，辱以先銘是屬，不敢當。然亦不敢辭也。按夫人姓宋氏，武昌蒲圻人。宋彈壓官諱時懋之孫女，諱某號俊齋之女。同郡隱君子碧崖魏先生諱雲瑞之妻也。夫人生而穎異，七歲能誦曲禮，內則曹



大家女訓。十歲共女事無闕。既長歸先生。先生故名。家世儒。履行高潔。夫人相之。稱賢配焉。居母姑之喪。皆過哀。疏食終三年。待內外親族無異意。先生嘗遊齊安。遇疾卒於邸。有子三人。法孫已孫虎孫。初聞訃。將遣法孫迎喪。或曰。江多蛟龍。性惡屍。以柩渡。虞有變。宜焚骨歸也。夫人哭喻法孫曰。是將陷吾母子於大戾也。爾忍而父爲灰燼乎。亟往毋有憚。而父善人。神必相之矣。迄渡。風浪帖然。喪既還。或又曰。柩入家。弗利。夫人曰。此固吾夫宅也。舍之使何適哉。苟有弗利。當萃未亡人之身。未亡人得從夫於地下足矣。卽帷正堂奉安。旦夕哭臨。逮葬。毀瘁幾不能爲生。嘗謂諸子曰。不幸門戶彫落。汝父汝伯相繼歿。若曹尙誰賴哉。宜力學。善自立。大汝家以慰老人之望。毋從里中兒嬉也。子皆承教。惟謹。先生庶母羅氏。性素嚴。號難事。夫人始終奉承。有順無忤。疾則侍粥藥。歿則營喪葬。皆必誠焉。已孫既娶。久未有胤。夫人曰。吾老矣。獨不得一抱孫也。禱於先。夢紫衣人種粟舍垣下。告曰。此萌也。爲他日興植汝門之本。覺旦。語已孫曰。汝有子祥也。既而果生男。夫人喜曰。神不我誣。遂以栗名。嘗得眩疾。既間。曰。吾度不能久處人間矣。命舁柩堂下沐之。曰。吾藏身此中。無隙則佳耳。又命新婦取衣衾當斂者。懸之櫬。餘悉散諸親愛。除夕。家人進椒酒。夫人起居尙無恙。元旦坐堂上。親戚爲壽畢。曰。吾明日逝矣。爲我謝某謝某。翊日沐浴更衣坐。呼已孫等謂曰。吾年七十六。壽亦足矣。死自我順。汝曹勿號慟。亂我聽。使我得好去也。語已遂殂。實元至正十年正月二日也。法孫蚤世。虎孫仕元。爲岳州路儒學正。平江州楊柳灣茶司提領。亦先卒。已孫今名觀。卽公也。仕國朝。歷太常卿。翰林學士。國子祭酒。至今官。嗚呼。夫人貞孝慈睦。其賢卓著如此。固非凡婦人所及。至於聽言不惑。臨終不亂。則又士君子識義理者。或有所未能。而夫人能之。豈非難哉。雖生不及見子之

貴以享其榮養。然死而子能以儒學際聖朝。爵三品。當得襃贈之命。象首錦囊。以光資於窀穸。又能追述懿行以圖不朽。則夫人何憾焉。銘曰。

維君之嬪。貞以視身。能教其孤。爲今名臣。卒既有年。始歸斯阡。時虞未遑。豈曰諼焉。乃刻銘章。載揚幽光。永固以安。夫人之藏。

鄭君妻洪氏墓銘 方孝孺

予與浦陽鄭君楷游東明山之麓。過青松岡。見冢焉。鄭君惕然色變。趨冢前揖。揖已環視兆域。凝立不忍。違予招而問之曰。此冢與君有故耶。何悲之甚也。君泣曰。我先妻洪媛之家也。吾惡能無悲乎。昔我父之女兒。適同里洪蓮。生女媛而卒。洪鄭氏世戚也。故媛歸於我。媛五歲時。其母病。涕泣禱於神。請以身代。及母卒。哀慟不欲生。聞者爲之椎心。九歲。父娶後母鍾媛。曲意奉承。事之如己母。洪故多貲。日招賓客飲酒。女妓羅列。彈箏擊缶。聲嘈嘈欲沸。諸女競出。褰簾睇觀不休。獨媛若無所聞。閉戶業組紉。足未嘗越戶闕。其族人教女者。必曰。何不効媛耶。年二十歸我。諸姊妹數十人。共一堂食。媛恭敬敏慧。俯仰其間。無不悅者。尤得我母周夫人心。預測其意而將順之。不待其言。我母有疾者累年。媛節適飽饑寒。燠調湯藥。扶持臥起。雖久不慙。去左右。值吳越亂。夜半訛言寇且至。家人皆入山谷。我與媛奉母出。匿鄰人室。我母顧媛曰。我病去死近。不足恤。爾少曷不自爲計。媛曰。死則與姑俱死耳。敢他之乎。旣而我母終。媛方免乳。故羸憊。復哀號頓毀。適媛得熱病。猶朝夕哭奠不已。諸母見其病日甚。勸稍食魚肉。媛泣不肯。哭愈哀。會我母小祥。時媛已不能行。呼媵女扶至帷前。奠哭已仆地。由是浸劇。逾三月竟死。死於洪武庚戌七月十三。

日。年僅二十有七。十一月某日葬於某處。媛將死時。語我曰。越百日。卽葬我而歸主家廟。吾問其故。媛曰。先姑靈几在堂。而妾柩復存焉。寧不重傷君舅之心乎。我收淚諾之。精神垂死不少亂。語家事無一遺者。生一女。然一男耀。時尙幼。其死時。盼矐者久之。而後逝。嗚呼。猶在我目中也。吾安能忘哉。子欲慰我悲。其肯爲我銘耶。予曰。媛行應銘法。非恆婦人比。其死誠可惜也。且予與子善。銘實宜。媛字子姬。祖與曾祖天錫。銘曰。

質之姘。德又孔嘉。而命則不遐。嗚呼。其鄭君兮奈何。

明故襲封衍聖公以和墓誌銘 李東陽

公諱弘泰。字以和。爲宣聖六十一代孫。自國初衍聖公希學。傳三世至彥縉。公祖也。考承慶。未封而卒。贈衍聖公。二子長弘緒。字以敬。襲爵十有六年。公實代襲。越三十有四年而卒。公生七月。喪父。六歲喪祖。賴母王太夫人鞠成之。成化庚寅。始襲封。憲宗皇帝賜第京師。命齒國學。嘗見公所服玉帶。遣人問焉。公對曰。臣家門故事。累朝恩數。不敢廢也。許之。再值郊祀。分獻內壇。皆出親定。壬辰辭歸。上若曰。卿其進學。循禮表率宗族。無忝聖裔。以副朕懷。丙申。給誥命。有司以二品例授犀軸。公言舊典以玉軸爲異。乃改授之。丁酉。誥加廟祭禮樂。公率族人奉表入謝。先世有遺田百餘年。來散業他姓者過半。至是皆贖歸之。以贍羣族。己亥。祖廟爲雨水所壞。公請命有司修葺。完麗如故。每歲萬壽聖節。奉表獻馬。賀於廷。辛丑。居母憂。賜喪祭皆如例。丁未。入臨。憲宗大喪。今上登極。以弘治戊申入賀。上視學。命分獻兗國公。賜坐彝倫堂。退率三氏子孫表謝。復賜宴禮部。及襲衣冠帶。躬畊籍田。亦預宴焉。以敬章服家居。友愛交洽。歲時游宴相

酬倡。或夜分忘倦。四方大夫士至者。禮接不少衰。己未。公來朝。聞祖廟災。亟歸。齋哭如居喪。引咎自責。居鬱鬱不樂。庚申。力疾而朝。辛酉。上疏乞休致。上若曰。卿其善自調攝。以奉聖祀。所請弗許。時復有修廟之役。公協相規畫。勞勩甚殷。凡再越歲。弗克躬覲。事病既革。執兄子聞韶手。若有所屬者。蓋公之封也。廷議以爲世嫡相傳。古今通義。乃按宋故事。俟公之後。仍歸其兄之子。公母遺命亦以是。公及見聞韶之成。其乞休時。嘗具名以請。故至是猶惓惓云爾。訃聞。上特遣行人諭祭者五。有司給棺槨。工部官屬治葬事。以某月某日窆焉。公美丰儀。善論議。每評隲人曲直。料事當成敗。多奇中。俾有職務。將無不可爲者。而靜處優逸。無由自見。然承奉宗祀。修治林墓。綜制家政。其在孔氏。有勞績焉。若孝友無間之心。剛毅不屈之氣。榮名令聞。偉然著於人人。其在天下。亦不可泯也。嘗卽魯泮池遺址。築東莊別墅。因以自號。有東莊橐藏。於家。公生景泰庚午四月二十七日。卒於癸亥五月十五日。年五十有四。娶護衛千戶永之女。封公夫人。子一曰聞詩。三氏學生。女一。予與公內交久。公以兄命爲聞韶議婚於予。禮成之三年。聞韶始嗣封爵。則以父命奉狀請銘公墓。嗚呼。予乃遽爲公銘耶。銘曰。

孔裔周啟。爵以代崇。六十一傳。兄弟迭封。公繼兄爵。在先帝世。歷春建秋。三十有四。入主宗鬯。俎豆載虔。出奉朝獻。禮儀孔閑。時斯歲斯。我職在茲。我有餘力。而弗外施。功名始終。天所優假。我所弗預。疇其望者。有命自君。公荷弗墮。有身自親。公全厥歸。維兄有子。維祖有祀。公所無憾。庶其在此。孔林北西。公有世墓。曷其祔之。乃祖乃父。公居在東。公自爲宗。公子公孫。其來無窮。

歸府君墓誌銘 歸有光

府君姓歸氏諱椿字天秀大父諱仁父諱祚母徐氏嘉靖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卒年七十一娶曹氏父諱永太母高氏嘉靖十年三月十九日卒年六十八子男三雷霆電女一適錢操孫男五諫縣學生謨訓皆國學生讓幼女三曾孫男六以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庚申日合葬於馬涇實潰涇按歸氏出春秋胡子後滅於楚其子孫在吳世爲吳中著姓至唐宣公仍世貴顯封爵官序具載唐史宋湖州判官罕仁居太倉其別子居常熟之白茆居白茆已數世矣由湖州而下差以昭穆府君我曾大父城武公兄弟行也府君初爲農已乃延禮師儒教訓諸孫彬彬向文學矣府君少時亦嘗學書後棄之夫婦晨夜力作白茆在江海之壩高仰瘠鹵浦水時浚時淤無善田府君相水遠近通溪置閘用以灌溉其始居民鮮少茅舍歷落數家而已府君長身古貌爲人倜儻好施舍田又日墾人稍稍就居之遂爲廬舍市肆如邑居云晚年諸子悉用其法其治數千畝役屬百人如數人吳中多利水田府君家獨以旱田諸富室爭逐肥美府君選取其礪者曰顧吾力不可田無不可耕者人以此服府君之精蓋古之王者之於田功勤矣下至保介田峻遂師遂大夫縣正里宰司稼設官用人如是悉也漢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時趙過蔡癸之徒皆以好農爲大官今天下田獨江南治耳中原數千里三代畎澮之迹未有復也議者又欲放前元海口萬戶之法治京師瀕海萑葦之田以省漕壯國本其事行之實便而久不行豈不以任事者難其人邪或往往歎事功之不立謂世無其人若府君豈非世之所須也銘曰

昔在顓頊曰惟我祖緜緜汝穎蹙於荆楚迄唐而昌鳴玉接武湖州來東海魚爲伍亦有別子居白茆浦

曠然江海。寂無烟火。孰生聚之。府君之撫。府君頎頎。才無不可。實剛晦之。終古渴鹵。黍稷蕤蕤。有萬斯畝。曷不虎符。藏於茲土。

贈太常少卿諡忠愍楊公墓誌銘 徐階

公諱繼盛。字仲芳。別號椒山。忠愍者諡也。國朝之制。非大臣不得與於易名。公位下。乃得諡者。今皇帝御極。溯觀化源。謂公死諫節甚偉。宜尊顯以勵士大夫。故奉遺詔。贈公太常寺少卿。廕子應尾爲國子生。而特賜今諡。其義則取諸危身奉上。在國逢難云。初。公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師事大司馬苑雒韓公。盡通其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陣之學。名聲重一時。辛亥。遷兵部車駕員外郎。當是時。大將軍仇鸞驕甚。然心憚敵。欲利啖之以緩兵。請與敵爲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黜其不可者十。辯其說之謬者五。鸞因詆公撓邊計。惑衆心。詔錦衣衛逮公置訊獄。具貶狄道典史。踰年擢知諸城。尋遷南京戶部主事。又遷刑部員外郎。調兵部之武選。嘗獨居深念。至夜分配張安人問其故。公曰。吾受上恩。思有以報耳。安人曰。嚴相國方用事。此豈君直言時耶。公不應。而心自計欲報恩。其道莫如去姦人。使不得亂政。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師嚴嵩十罪五姦。請召二王問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與佈滿中外。上卽問必不肯言。而今皇帝以明聖在東府。冀一召問。可盡得其實。嵩更借以爲讒。詔逮公訊。所以引二王者。公具對侃侃。至斷指折脛不少貶。詔杖公百。送刑部獄。郎中君朝賓議從輕比。而其長貳皆嵩黨。竟當公詐傳親王令旨。絞公之將受杖也。或遣之。蚘蛇膽卻不受。曰。椒山自有膽。或謂公勿畏。公笑曰。豈有畏杖楊椒山者。及繫刑部。創甚。吏懼禍。莫敢視公。公乃自破磁碗。刺右股出血數升。已復手小刃割左股。去其腐肉。旁觀

者咸爲戰悚。公顧自如。在獄三年。以乙卯十月晦死西市。臨刑賦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嗚呼。士方平居。語及忠義。往往扼腕張眉目。自謂能之。一旦臨得失。處利害。輒心悸口噤。不敢出一詞。或走匿以圖苟免。有能自奮如其言者寡矣。未有蹈必死而不懼者也。偶出不意。蹈一死。及旣脫。率深自懲創。毀方以爲圓。又或自滿足。不復肯爲危言正色者有矣。未有慷慨激烈。赴再死而不顧者也。公始忤仇鸞。偶不死。奔走絕塞間。稍稍徵用。去訊繫時無幾。痛苦之狀。宜猶在心目間。張安人所以語公者。與古牛衣之泣。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惑。卒直諫以殞其生。此其視王仲卿諸人。且猶過之。況世碌碌者耶。公死之歲。刑部郎今藩參王君世貞。爲求救於嵩所厚。嵩曰。行卜之。其子世蕃不可。而其黨鄒懋卿等。亦相與爭曰。不殺某。所謂養虎自貽患也。故公竟死。公死而地爲震者累年。其後給事中今中丞吳君時來。刑部主事今中丞張君紳。太僕卿董君傳策。相繼論嵩。嵩又將殺之。奏上。地忽震。先皇帝悟而止。由此觀之。精誠之至。天地且爲之動矣。嵩業已仇公等。其必欲殺公。不足怪。彼黨嵩者。獨何心哉。夫其導嵩以殺公。恐遺患也。然公死七年。先皇帝用御史今中丞鄒君應龍言。罷嵩政。逮世蕃。謫戍嶺南。又二年。御史今中丞林君潤。發世蕃逆狀。詔棄市。籍其家。則夫所謂患者。果可以計免否耶。公死時。應尾尙幼。藩參君與其友吳君國倫。徐君中行。宗君臣。倡諸縉紳。經紀其後事。兵部主事今中丞王君遴。歸公喪。且以女婚其次子。由是諸君相繼獲罪。而藩參家禍尤酷。今十有二年。公旣受恩卹於朝。又以御史郝君杰。請建祠保定。賜額曰精忠。諸君亦次第登用。而嵩之黨。則盡已斥逐。嗚呼。後之欲爲君子小人者。可以鑒矣。公先世小興州人。洪武中有諱伯源者。奉詔徙容城。傳四世至青。青生贈兵部

署員外郎富。是爲公考。公生以正德丙子五月十七日。年僅四十。子二。長卽應尾。次日應箕。皆張安人出。昔歲甲辰。公領鄉薦。卒業國學。予時爲祭酒。奇公文。因日進公爲講說經義。與所以立身事君者。公亦不鄙而聽之。故予與公相知深。公死。予悲之。加於人。數謀於中丞王君。視諸孤。而日跂望於恩卹之。及去年。幸聞末議。然後所以悲君者。獲少紓。萬一焉。某月某日。應尾改葬公某山之原。奉藩參君狀來徵銘。予義不得辭也。爲撫公大節。俾歸而納諸墓中。若公居家之行。狄道之政。詳具公年譜。及藩參君狀。銘曰。萬物稟氣以爲命。公生其中。得厥正位。卑身仆益。自奮君恩。必報以死。徇人心爲憤地。爲震。歲星一終。天乃定。羣姦漸滅。主明聖。易名建祠。錫贈廕。制祠前後相輝。嘆嗟公一死重孰並。我銘揭之。爲世鏡。

郭老僕墓誌銘 侯方域

郭老僕死而葬於城北之金家橋。其主爲誌其墓而銘之。曰。老僕名尙。十八歲事余祖太常公。方司徒公之少。而應秀才試。以及舉孝廉。登進士第。老僕皆身從之。司徒公仕而西。抵秦涼之塞。南按黔方。北盡黃花。居庸邊鎮上。老僕又皆從。司徒公道經華山。攀崖懸洞而陟其巔。老僕則手挽鐵索從焉。華山道士年百八十歲矣。謂司徒公曰。公貴人也。然生平豐於功業。嗇於福用。當腰圍玉而陪天子飯。此後一月難作。凡有五大難。過此壽可耄耄。此僕當濟公於難者也。幸善視之。然老僕殊不事事。司徒公嘗遣視南圃之墅。久之。所司皆荒失。命人迹之。則老僕自攜琵琶。與一婦人飲於鹿邑之城門樓。司徒公怒斥之。不使近。戊辰赴官京師。老僕固請從。至則酣飲於城隍市。司徒公朝所命。老僕暮歸醉而盡忘之。司徒公怒而罵。老僕則倚壁而鼾。鼾聲與司徒公之罵聲更相間也。積二歲餘。以爲常。司徒公爲烏程相。所搆下獄。顧謂



諸僕曰。爾輩皆衣食我。今誰當從乎。老僕涕泣拜於堂下。司徒公熟視曰。嘻。爾豈其人耶。老僕前曰。主人盛時安所事。老僕老僕亦酣醉耳。今老僕且先犬馬死。主人又患難。豈尙不盡心力。主人不憶老道士言乎。自此不飲酒。亦不與其家相通。從司徒公於獄者七年。烏程相與韓城相繼秉政。皆苛深。託諸緹校。訶察在事。士大夫親朋奴僕。往往避匿去。老僕嘗衣敝衣。星出月入。以事司徒公。初燕女有姚氏者。數嫁不終。饒於財。每曰。我當嫁官人耳。老僕乃僞爲官人娶之。日取其財。易酒食。交歡諸緹校者。故得始終不。及於難。後姚氏察知其僞。大哭罵老僕。以手提其耳。嚙其面。面上痕常滿。及司徒公出視師。乃以老僕爲軍官。冠將軍冠。服將軍服。以見姚氏。姚氏則大喜。老僕入謝司徒公曰。老僕嗜飲酒。今七年不飲酒。此後願日夜倍飲酒。以償之。久之飲酒積病。遂以死。年五十七。老僕有四子。其次嘗犯軍法。當死。諸大師卜從善等羅拜司徒公曰。非願公細法。乃軍中欲請之。以勸忠義也。當是時郭老僕之名播兩河云。銘曰。汝士大夫之師。而乃居於奴。奴乎。奴乎。奴尙則有。士大夫卒無。

工部尙書充經筵講官湯公墓誌銘

汪琬

康熙二十六年冬十月某日。工部尙書睢州湯公斌薨於位。年六十有一。公之病也。上遣御醫診視。及薨。又遣滿漢學士。以漣酪奠公柩。命其孤馳驛護公喪歸。詔予祭葬如故事。訃聞於吳。先是公嘗駐節吳中。去逾年而吳人追思不忘。爲公建生祠於學宮。至是會哭祠下者數千百人。悉號慟失聲。有識謂數百年來。自周文襄王端毅兩公而外。巡撫未有如公者也。而前公巡撫江南者。方柄用勢。燄張甚。忌公聲望出己上。又嘗以事徵賄巨萬於吳。有司議率民財以應。公禁不許。遂銜公刺骨。公旣去吳。還朝。上眷注

益厚。忌者日夜用蜚語讒公於上前。必欲擠諸死地。賴上神聖。稔知公無他。故得保功名以終。逮公捐館舍。未逾月。而忌者事敗。踉蹌出都門。凡都人士訖吳中父老子弟。咸指斥夫己氏姓名。戟手相詬詈。以其媒蝮公故也。由是朝野公論始大白。而公之志不獲伸於地上。庶幾其伸於地下矣。越明年。諸孤將卜葬州東南黃岡之阡。先期遣使以書及行狀來請銘。琬嘗與公同爲史官。又辱知交最深。乃核其世次官閥。事行之實。序而銘之。謹按公字孔伯。別自號荆峴。晚又號潛菴。先世由滁州之來安。以軍功爲金川門世襲百戶。其後調睢陽衛。遂家於睢。後又以功世襲指揮僉事。五傳至明。威將軍岷州衛守備諱某者。公高祖也。曾祖趙城縣縣丞諱某。祖州學生諱某。考州學生諱祖契。以公貴。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妣趙恭人。李自成之亂。恭人被執不屈死。琬嘗文其祠堂之碑。繼母軒太恭人。公少不好弄。稍長。益以學自奮。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好習宋諸大儒書。年甫踰冠。舉順治戊子科鄉試。明年會試中式。越三年。成進士。改宏文院庶吉士。授國史院檢討。時方議修明史。公疏言宋史修於元至正。而不諱文天祥謝枋得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而亦並列丁好禮普顏不花之義。陛下應天順人。而元二年間。前明諸臣猶未達天心。抗節以死者。似不可概以叛書。乞頒寬宥之詔。俾史官得免瞻顧。則諸臣幸甚。政府見公疏不悅。世祖顧召至南苑。慰勞再四。於是聲譽大著。居無何。詔遷翰林官。任監司。俾習知民事。以需大用。公與在選中。出爲潼關道副使。於是中原初定。王師方下滇蜀。關中常用兵孔道。征調往還者。旁午頗驕橫。不戢。民間苦之。加以差徭煩重。相率竄走山谷。公戒屬吏。毋苛取民財。毋妄用驛夫。兵來吾自應之。已而駕馭有法。來者悉奉約束。惟謹。不三年。流民歸復業者。踰數千戶。關中多盜。公嚴行保甲法。量地遠近。俾民間各設鉦

鼓砲石盜至。卽以傳警。頃刻數百里。近者赴救。遠者各扼要地。盜故不敢發。發亦輒得。所屬遂大治。陞嶺北道參政。公治所在贛。贛四省上游。地穹山深。箐大盜窟穴。其間時時出肆焚劫。值海寇犯江寧。贛人騷然。各洶洶思亂。公密陳方略於上官。擒盜魁一人。誅海上謀者一人。及城中姦民與盜謀者又一人。而貫其餘黨。贛人以靖。上官方倚公如左右手。而公念其父中憲公。竟乞假歸矣。自是里居將二十年。性故廉介。補衣素食。怡然自適。官吏不知公者。或相陵侮。亦置不校也。中憲公服闋。聞孫鍾元先生講學蘇門。賃驢往受業。門下每質所疑。先生亟稱之。歸而所得益遽。所行亦益力。屹然推中原巨儒。舉朝賢士大夫交口稱說。以薦舉復起。御試甲等。補翰林院侍講。與琬輩同入史館。充日講起居注官。尋轉侍讀。出典浙江鄉試。還充明史總裁官。旣又直經筵。纂修兩朝聖訓。公在上前進退翔雅。敷陳詳盡。深契上意。超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遂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陛辭之日。賜鞍馬綵緞白金五百兩。繼賜御書三軸。諭曰。展此如見朕也。其眷注多類此。江南故習豪侈。而吳中尤甚。服食玩好多不節。又喜蒲博諸戲。歲時婦女爭炫妝冶服。嬉遨山水間。以爲常。而市井無藉子。率尙拳勇。用鬪毆。恐喝民財。事急卽恃勢豪。爲囊橐。不可究詰。其尤無良者。則鬻身旗下。借以修故釁。公悉禁止。不少貸。素多淫祠。事楞伽山五通神尤嚴。盛寒劇暑。載鼓吹。牲帛往賽禱者。絡繹相繼。姦巫淫尼。闌入人閨閣。競相煽惑。吳人以是益困。公廉得其狀。躬至五通祠。取土偶投諸湖中。衆大駭。久而又大悅服。爲政簡靜。然下令期於必行。隸吏蠶背。悉搖手屏足。相戒不敢犯。重修泰伯祠。朔望必往躬謁。又謁范文正公及周忠介公祠。以爲衆勸。數親詣學宮。命諸生講孝經。俾幼穉悉得列坐以聽。拊循細民。若惟恐傷之者。吳俗自是大變。雖窮邨僻壤。莫不感頌其政。里

巷因公之姓。至以諺語呼公清湯云。公屢上疏訴吳人疾苦。請改並徵積逋爲分年帶徵。請捐十八十九兩年災欠。請除邳州版荒田賦。又請蠲明神宗朝所加九釐餉。又請免淮揚徐水災諸州縣賦。部議或從。或否。而公初未嘗憚煩也。二十五年春。有詔擢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吳人空一城。痛哭叩轅門留公。不得。則塞城闔阻公行。又不得。則遮道焚香以送者。亡慮億萬人。踰千里不絕。及公渡淮乃已。忌者覘知之。愈益憾公。上遇公厚。每會推會議。必問湯某云何。公亦感上殊遇。凡是非可否。必侃侃正言。不矜不撓。忌者方力謀中傷。顧未有以發。而會五官臺郎董漢臣上書言十事。語侵內閣。或言漢臣本不知書。有代草者。御史受風指。深文劾漢臣。內閣擬旨下部究主使。上乃命九卿更議。衆咸欲抵漢臣罪。忌者逆沮公。幸勿倡異論。公曰。彼應詔言事耳。大臣不言。將媿謝之不暇。而忍周內耶。因舉手自指心曰。如此中何。忌者大慚且憤。所以誣讎公萬端。且摘公去吳時教令中語。指爲市恩干譽。於是公已患病。竟爲讒言所中。有輔導皇太子之命。公以病辭。忌者欲藉是加罪。上不聽。僅令回奏。遂嗾廷臣交章劾公。又不聽。後先報聞而已。先是公病思歸。自以新被讒。不敢請告。乃薦前道臣耿公介侍皇太子讀。冀以自代。耿公老儒迂謹。與舉朝不相得。復嗾廷臣劾公所薦非是。部議革職。上特寬其罰。鑄五級留任。猶不愜忌者意。上遣使齎手詔慰諭。且欲賜第京師。命公迎養。公叩頭言。母老萬不能來。奏上有旨不允。公去。當公之乞歸也。忌者宣言上怒。將隸公籍旗下。得旨猶祕之。急召詣閣中。公以病扶掖上輿。道路譁傳。湯尙書入旗矣。皆泣下。而蘇松諸郡客都下者數百人。並集鼓廳門。將擊登聞鼓訟冤。聞公還。始散。是時徵上保全。公禍幾不測矣。已而皇太子見公羸瘠。大驚曰。先生果病至此耶。越數日。命改工部尙書。忌者勢不得騁。更謀興大獄。

羅織公罪。不數日而公病遂革。方禍急時。或勸公委曲請諸公居間。俾稍解者。公哂曰。吾義命自安。六十老翁。尚何求哉。或又勸公發忌者陰事以紓其禍。公又曰。吾有老母在。未敢以此試也。故士大夫咸以爲難配。馬恭人子男子四。曰溥。曰澹。曰沆。皆州學生。曰斐。子女子三。適國子監生趙登。諸生李中。張淑文。孫男五。孫女七。公平居潛心聖賢之學。其於性命之淵微。造化之精奧。無所不探。而一以誠正爲本。於古今之治忽。事會之得失。無所不綜。而一以忠孝爲先。所撰洛學編一卷。補睢州志五卷。詩文若干卷。琬在史館。出入必偕。藉公淬礪。講貫者甚至。不知公於程朱何如。以視真魏許姚諸儒。則當出其上矣。琬方請急。亦嘗諷公以歸。未幾而公欲薦琬爲明史副總裁。自江南被召。又欲以宮寮薦琬。固謝不可。且曰。願與公同其退。不願與公同其進也。琬長於公三歲。迄今猶覩顏人間。而公不可作矣。每一憶公。輒淚涔涔被面。何忍執筆銘諸。然琬雅以直諒爲公所許。倘不能白公之志。而暴其受讒始末。以示天下後世。不幾負吾死友哉。銘曰。

猗湯屢遷。肇興睢陽。逮公之身。彌久益昌。爲國純臣。爲世儒碩。道禰洛閩。志宗稷益。維吾世祖。拔公妙年。起家內院。付以大藩。翩然引身。潛蟄閭里。世祖儲之。遺我聖子。入登侍從。出拊江淮。帝念疲氓。往哉汝諧。再期政成。遽蒙前席。遘彼含沙。伏機以射。何交之泰。而命之遭。屢習於坎。出險斯艱。風雨露雷。罔非帝德。帝心簡在。甯虞叵測。生榮歿哀。公奚憾焉。天可必乎。人定勝天。黃岡之邱。不騫不圯。瘞是銘詩。以俟良史。張處士墓誌銘 朱彝尊

永年有隱君子曰張蓋。字覆輿。一字命士。以能詩聞。工草書。寇亂後。謝去學官弟子。悲吟侘傺。遂成狂疾。

嘗游齊晉楚豫間。歸自閉土室中。飲酒獨酌。醉輒痛哭。雖妻子不得見。唯同里申涵光雞澤殷岳至。則延入土室。談甚洽。其爲詩。哀憤過情。恆自毀其稿。或作狂草。累百過。至不可辨識。乃已久之。狂益甚。竟死。涵光輯其遺稿。僅得百篇刻之。又襄其窀穸。以年月日葬君於某原。嗚呼。君詩人也。工之數十年矣。其五言詩尤高簡。力詣古人。而今之可傳示於世者止此。悲哉斯人也。銘曰。或游或處。或泣或歌。家室之不恤。而恤其他。彼狂者實耶。是維子之室耶。

禮部尙書贈太子太傅楊公墓誌銘 方苞

雍正十有三年秋九月。皇帝宅憂甫旬日。卽起楊公名時於滇南。士大夫知與不知。皆驚喜相告。乾隆元年二月。公至自滇南。年七十有七。以禮部尙書入教皇子侍直南書房。兼國子監祭酒。而不領部事。上與諸王大臣議政之暇。時召公入見。公自薦士七人爲助教外。未見其所言議施爲。而天下士皆曰。楊公時獨對忠言讜論。不知其幾矣。公體素強。而是秋七月上旬。遭末疾。浹月而薨。是日士友奔唁。暨國子生聚哭於庭階者。凡數百人。蓋公自童稚以至篤老。居鄉立朝。莅官撫事。無一言一事不出於中心之誠。故其感於人者如此。其至也。康熙辛未。李文貞與主禮部試。見公文而異之。及入翰林。遂朝夕相從問學。其充日講官。視學京畿。皆特擢。不由階資。始聖祖仁皇帝悼學政廢弛。以九卿督學。自文貞始。而公繼之。校士一遵文貞成法。士雖擯棄無怨言。其主試陝西亦然。乙酉。偕衆督學出防南河。踰年。丁父艱。繼丁母艱。聖壽六十。廷臣慶賀。上問翰林中。有楊名時否。遂特召入京。侍直南書房。丁酉。夏。出爲北直巡道。曰。吾欲試以民事也。國初沿明制。直隸不設三司。而以巡道主刑獄。兼驛傳。政充事劇。吏因緣爲姦蠹。公細大必親。

無留獄。無匿情。至今爲民所思。曰百年中無與比也。己亥。遷貴州布政司。數月。就命巡撫雲南。會征西藏。大師駐省城。爲營館舍。數宴犒。而約束堅明。無敢叫囂。餉遞轉。民無怨咨。七年中。凡軍民疾苦大者。奏請。小者更易科條。事無遺佚。恩信狹於蠻貊。公天性和易。雖馭僕隸。無厲色。疾言而是非。可否守其所見。固植而不搖。自始入南書房。聖祖卽以易說中旁及象數者。公正對無所瞻顧。世宗憲皇帝卽位。手諭褒嘉。三年。擢兵部尙書總督雲貴。四年。晉吏部尙書。仍管雲南巡撫事。公益自奮厲。思竭忠誠。於人之邪正。事之得失。風氣淳薄之相倚。盡言無隱。五年。以奏豁鹽課。敍入密諭。削尙書職。仍署巡撫事。六年。遣少司寇黃炳與新撫朱綱。訊公以六事。獄詞成。罪在大辟。衆皆曰。禍無振矣。公於三朝皆受特達之知。而有識者則謂先帝保公之始終。德尤大。事尤難。蓋聖祖知公實由文貞推輓。而公旣得罪。務進取者爭欲實公之罪。以自爲忠。雖雅知公者。亦難遽爲公言。而聖心自定。特旨赦原。凡有司文致之罪。一切置而不問。俾得從容偃息。聚徒講學於滇南者。且七八年。非重公之素行。諒其無他。而能如是乎。嗣天子大孝親賢。特頒明諭。然後知先帝本欲徵公。此萬邦黎獻。所以追思盛德於無窮。而歎爲至明之極也。公平生介節義事。美行嘉言。不可勝紀。而孝德尤著。年踰強仕。父母摩拊如嬰兒。其防南河。同出者多以爲難。而公獨以近奉二親爲喜。數年中。生養死藏。毫髮無憾。然後以身許國。夷險一節。而無所係牽。蓋若神者實陰相焉。予始於督學宛平。高公使院見公試藝。闔郡無與儔。因有意於其人。而束於禁防。雖時往來江陰。卒無因緣會合。辛未。再至京師。乃見公於文貞公所。予與文貞辨析經義。常自日昃至夜中。公端坐如植。言不及終。已無言。用此益信公之爲學。能內自檢攝。而未暇叩其所藏。及往年。予再入南書房。公繼至。始知公於文

貞所講授篤信力行。而凡古昔聖哲相傳性命道教之指要。異人異世。而更相表裏。互爲發明者。皆能探取而抉其所以然。嗚呼。公之用無不宜。忠誠耿著。而人無間言。蓋有以也夫。公疾未作。方奏對。天子見其徵。旣疾。數使人問視。旣沒。大痛悼。發帑金。使國有司治喪。散秩大臣領侍衛十人奠爵。特諭稱公學問醇正。人品端方。贈太子太傅。入賢良祠。賜諡文定。楊氏系出關西。明初以軍功世襲鳳陽勳衛。家懷遠。自諱元吉者。始遷江陰。逮公五世矣。祖諱起鯤。父諱履泰。並贈資政大夫。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任氏。前母陳氏。母許氏。並贈夫人。公字賓賓。號凝齋。生於順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卒於乾隆元年九月朔日。初聘趙氏。未娶卒。娶劉氏。誥封夫人。以弟之子應詢嗣。應詢暨公門生王君文震。夏君宗瀾。以銘幽之文請。予雖衰病。義無可辭。銘曰。古有其德。事不待施。志之得行。書亦無爲。公承師說。篤信固執。探其本根。焉用枝葉。惟公惟平。政出民諧。惟誠惟信。頑姦無猜。我言無溢。來者之式。

李剛主墓志銘 方苞

李塏字剛主。直隸蠡縣人。其父孝愨先生。與博野顏習齋爲執友。剛主自束髮卽從之遊。習齋之學。其本在忍嗜欲。苦筋力。以勤家而養親。而以其餘習六藝。講世務。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以是爲孔子之學。而自別於程朱。其徒皆篤信之。予嘗謂剛主。程朱之學。未嘗不有事於此。但凡此乃道之法迹耳。使不由敬靜以探其根源。則於性命之理。知之不真。而發於身心。施於天下國家者。不能曲得其次序。剛主色變爲默。然者久之。吾友王源崑繩。恢奇人也。所慕惟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而日程朱爲迂闊。見剛主而大悅。因



與其師事習齋。時年將六十矣。余詰之曰。衆謂我目空並世人。非也。果有人敢自侈大乎。剛主嘗爲其友。治劇邑。期年政教大行。用此名動公卿間。諸王延經師主闔外者。爭欲致之。堅不就。康熙庚午。嘗舉乙科。晚歲授通州學正。浹月。以母老告歸。長官不能奪也。崑繩慨不快意。旣葬二親。遂漫遊。將求名山大壑。而隱身焉。雖妻子不知其所之。予與剛主每蹙然長懷。而無從迹之。數年。忽至予家。曰。吾求天下士四十年。得子與剛主。而子篤信程朱之學。恨終不能化子。爲是以來。留兼旬。盡發程朱之所以失。習齋之所以得者。予未嘗與之爭。將行。憮然曰。子終守迷。吾從此逝矣。使百世以下。聰明魁傑之士。沈溺於無用之學。而不返。是卽程朱之罪也。予作而言曰。子之言盡矣。吾可以言乎。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觀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荆湖。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而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閎。稱此轉渺乎其小耳。吾姑以淺事喻子。非其義也。雖三公之貴。避之若浼。子之所能信於程朱也。今中朝如某某子。夙所賤惡。儻一旦揚子於朝。以學士或御史中丞徵子。將亡命山海。而義不反顧乎。抑猶躊躇不能自決也。吾願子歸視妻孥。流行坎止。歸潔其身而已矣。崑繩自是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其後予出刑部獄。剛主來唁。以語崑繩者語之。剛主立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載涇說中。已鐫版者。削之過半。因學習齋存治存學二編。未愜予心者。告之。隨更定曰。吾師始教。卽以改過爲大。子之言然。吾敢留之爲口實哉。習齋無子。剛主中歲遷博野。爲葺祠堂。以收召學者。博野去京師三百里。剛主自來。唁後。復三至予家。一問吾母之疾。再弔喪。終則自計衰疲。恐不能更出。而就別。予驅柴車。長子習仁御。往返芻秣。皆載車中。知予時窶且艱也。嗚呼。卽是而剛主之勤於身。式於家。施於人。而措注於事物者。居可知。

矣。剛主言溫溫然。終日危坐。肅敬而安和。近之者不覺自斂抑。以崑繩之氣既老。而爲剛主屈。以剛主之篤信師學。以予一言而翻然改其志之不欺。與勇於從善。皆可爲學者法。故備詳之。而餘行則不具焉。銘曰。

習齋矢言。檢身不力。口非程朱。難免鬼責。信斯言也。趨本無歧。各從所務。安用詆譏。君承師學。固守樊垣。老而大覺。異流同源。不師成心。乃見大原。改過爲大。前聞是尊。琢瑕葆瑜。有耀師門。九原相見。宜無間言。兄百川墓誌銘 方苞

兄諱舟字百川。性倜儻。好讀書。而不樂爲章句文字之業。八九歲。誦左氏太史公書。遇兵事。輒集錄置衿衣中。避人呼苞。語以所由勝敗。時吾父寓居棠邑留稼邨。兄暇則之大澤中。召羣兒布勒左右爲陣。年十四。侍王父於蕪湖。踰歲歸。曰。吾鄉所學。無所施用。家貧。二大人冬無絮衣。當求爲邑諸生。課蒙童。以贍朝夕耳。踰歲入邑庠。遂以制舉之文名天下。慕廬韓公見之。歎曰。二百年無此也。自以時文設科。用此名家者。僅十數人。皆舉甲乙科者。以諸生之文。而橫被六合。自兄始。一時名輩皆願從兄遊。而兄遇之落落然。江南梁質人宿松朱字綠。以經世之學自負。其議論證彙經史。橫從穿貫。聞者莫不屈服。而兄常默默退。而發其覆。鮮不窒礙者。苞謂兄盍譬曉之。曰。諸君子口談最賢。非以憂天下也。兄長予二歲。兒時家無僕婢。五六歲。卽依兄臥起。兄赴蕪湖之歲。將行。伏予背而流涕。其後少長。卽各奔走四方。予歸。兄常在外。兄歸。予常在外。計日月得兄相與依。較之朋友之昵好者。有不及焉。兄常曰。吾與汝得常家居。俾二大人無離憂。春秋佳日。與二三同好。步北山。徘徊墟莽間。候暝色而歸。吾願足矣。及庚辰四月。予歸自京師。七月。

兄歸自皖江。而疾遂篤。未得一試斯言也。弟林先兄十歲卒。兄欲於近郊平疇買小邱。自爲生壙。而葬弟於其側。辛巳四月。予爲弟卜地於泉井。夢土人云。伯夷今葬是。予不忍廢兄之命。遂以次年三月十六日。遷弟柩與兄。並葬其邨之北原。兄歿於康熙辛巳年十月二十一日。年三十有七。娶張氏。子道希。道永。銘曰。不若於天者。天絕之。胡體其所受。而至於斯。矧材與志。古固有。不遂。而又何悽。

翰林院侍講張君墓誌銘 劉大櫟

君諱若需。字樹彤。桐城人也。姓張氏。其大父文端公英。相聖祖仁皇帝朝。世父太傅公廷玉。相世宗憲皇帝。及今上兩朝。皇考廷璐。禮部左侍郎。君生累世。廕仕之家。而趨操被服。無異單門窮士。生方髫鬢。穎出儕輩。稍長。益嚴。鮮有幼志之失。驚其丈人行。許娶以子。出就外傅。潤以詩書。華器夙成。以待出而爲用於天下。年二十八。成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充日講起居注官。進侍講。凡館閣文章之務。君皆隨時立就。不稽日月。其纂修書館也。職所宜盡。趨赴惟恐後時。未嘗憚其勞瘁。其分校鄉試及禮闈也。公以生明。號稱得士。上嘗謂其兄中丞若震曰。汝弟正直人也。蓋方將大用之。而君則旣卒矣。宗伯公視學江蘇。九年。江蘇事繁劇。公振起文教。選舉俊良。絕除旁顧而已。其名曹寶物之細。大畢舉。君佐佑之功居多。皇帝東巡狩。宗伯班在扈從。君方告給里居。念尊府年考之高。卽馳入都。扶持以行。故宗伯以衰年走塞外。經喀喇沁。敖罕翁牛特巴林。奈曼科爾沁。以達瀋陽。往返六千里。而不知有馳驅奔走之勞。繫君之色。養無違。有以慰藉之。三年之喪。其禮曠絕不行矣。君之在疚。屏酒肉而不御。獨居殯宮。營兆之側。蓋二十七月如一日。

既釋服赴闕。拜辭於墓。猶攀留數日。不能舍以去也。里中人多客遊京師。時其不幸。則往往朝夕之不謀。寄食旅館。積歲月莫償其值。或終不能歸。歸而無以爲道里之費。甚則疾病而莫爲之醫藥。死亡而莫爲之棺斂。君悉爲區畫。隨其緩急難易。必使之就理乃已。而又慮急遽之難以取給。乃更與有力之賢。共相捐輸。使一人存其資本。而取其息以待用。規制草創既定矣。而君卒。君之成進士。其房考爲滿洲伊公爾敦。伊公沒而夫人獨居困甚。君不忍其飢寒。歲月餽問有常。君卒而以其訃聞。夫人夫人哭之慟。踰時以他事使往。夫人則夫人方懸伊公像於壁間。揭君訃狀於其下。而對之哭也。蓋君於人一任以誠。而接之以慈愛。故君之卒。朝之薦紳大夫。宗族之親朋友故舊。下及阜隸奴婢。莫不悲泣相弔。自以爲失其所歸。君與人飲酒淋漓。終日如不厭。及其閉門端坐。未嘗一持杯罍。見人有所未見書。輒借鈔焉。研究諸經。而於周禮尤爲交通互達。所爲文甚富。而長於歌詩。其侍宗伯而出塞也。有從邁集數十百首。予嘗爲品次之。君以乾隆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卒。年四十有五。生子四人。長曾做。翰林院檢討。次曾斂。國學生。次曾斂。中丞。養以爲己子。次曾虔。尙幼。女子子二人。長適同縣吳綸。其幼未嫁云。曾做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鄉某山之原。而以書來請銘。銘曰。施於外者略。蘊於中者隆。君之於世爲無憾。而天之於君則不終。山石其可泐。而不可壞者君之宮。

厲樊榭墓誌銘 全祖望

余自束髮出交天下之士。凡所謂工於言語者。蓋未嘗不識之。而有韻之文。莫如樊榭。樊榭少孤。家貧。其兄賣淡巴菰葉爲業以養之。將寄之僧舍。樊榭不可。讀書數年。卽學爲詩。有佳句。是後遂於書無所不窺。

所得皆用之於詩。故其詩多異聞軼事。爲人所不知。而最長於遊山之什。冥搜象物。流連光景。清妙軼羣。又深於言情。故其擅長尤在詞。深入南宋諸家之勝。然其人孤瘦枯寒。於世事絕不諳。尤卞急。不能隨人曲折。率意而行。畢生以覓句爲自得。其爲諸生也。李穆堂閣學主試事。闈中見其謝表而異之。曰。是必詩人也。因錄之。計車北上。湯西崖侍郎大賞其詩。會報罷。侍郎遣人致意。欲授館焉。樊榭襆被潛出京。翌日。侍郎迎之。已去矣。自是不復入長安。及以詞科薦。同人強之始出。又報罷。而樊榭亦且老矣。余交樊榭三十年。祁門馬嶰谷兄弟延樊榭於館。余每數年必過之。嶰谷詩社。以樊榭爲職志。連牀刻燭。未嘗不相唱和。已而錢塘踵爲詩社。予亦豫焉。數年以來。二社之人。死亡相繼。樊榭每與予歎息。今年予有粵游。槐堂以書告樊榭之病。不意其遽不起也。嗚呼。風雅道散。方賴樊榭以主持之。今而後江淮之吟事衰矣。樊榭姓厲氏。諱鶚。字太鴻。慈谿人。今爲錢塘人。康熙庚子舉人。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二。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無子。以弟之子爲後。葬於湖上之某峯。所著有宋詩紀事一百卷。樊榭山房集二十卷。已行於世。又有遼史拾遺十卷。樊榭以求子故。累買妾而卒不得育。最後得一妾。頗昵之。乃不安其室而去。遂以是怏怏失志死。是則詞人不聞道之過也。嗚呼。樊榭屬予序其宋詩。遼史二種。忽忽十年。息壤在彼。而今隕涕而表其墓。悲夫。是爲銘。其詞曰。

援琴。

冲恬如白傅兮。尙有不能忘情之吟。人情所不能割兮。賢哲固亦難禁。祇應尋碧湖之故槩兮。與握手以通奉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雷公墓誌銘 朱仕琇

乾隆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寧化雷公。以疾薨於里第。遠近人士聞者驚悼。交書相弔。蓋公以忠孝見信於上。而天下尊其學者三十餘年。其告養泊丁艱。朝野咸望起復大用。以著大儒之效於天下。而公遽薨。公之薨而人士竊計內外大臣。未易有如公之留意人才者。故其始聞而驚。驚已而悼。人人有失其私之悲。而因致夫天下賴之之意。而益知公之生歿於世不偶然也。公諱鉞。字貫一。號翠庭。先世陝人也。後自江西遷汀之寧化。故今爲寧化人。曾祖某。祖某。皆不仕。父諱某。縣學生。三世皆以公貴。恩贈如公官。公爲諸生。見蔡文勤公學約。悅之。從文勤學。文勤稱公爲人類。楊江陰。江陰者文定公名時也。鄉貢京師。高安朱相國軾聞公名。不可得見。乃就公蔡公寓舍論易。時人兩賢之。而合河孫侍郎嘉淦亦先禮公。舉爲國子監助教。癸丑開性理試。主者欲得公。公謝不往。旣成進士。朝考第一。大臣多薦者。改翰林院庶吉士。今上卽位。詔起公於家。侍讀皇子。賜第內城。特旨授編修。充丁巳會試同考官。以御試前列。受賜充日講官起居注。京察一等。遷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修撰。同事余某。以皇太子薨入京。奉旨留侍皇子讀。公言余某父喪未葬。不宜在皇子左右。聞輔臣咎其辭爲好名。使在廷人人辟好名之嫌。不執親喪。非細故也。余得歸。終制。丁縣學公艱。服闋。詔起供職。以額外諭德食俸。遷右春坊右庶子。再遷少詹事。充日講起居注官。擢通政司通政使。是時上以言事者外沽直名。自規便利。下旨訓敕。公謂二者雖諫臣不肖。然朝廷樂聞讜言。不必病二者以塞言路。昔孔子稱舜隱惡揚善。則知當舜之時。言者亦不能有善而無惡。惟舜隱且揚之。故書曰。明四目。達四聰。又曰。嘉言罔攸伏。願皇上以舜爲法。任老成。遠諛佞。簡遊幸。屏玩好。得旨嘉獎。是冬乞假省母。假滿。以原官提督浙江學政。調江蘇。改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仍調浙江。梓陸清獻公年譜。教士敦實行。去功利。衡文取清醇。一革舊習。公爲政甚嚴。而州縣吏亦無敢踰法虐士者。有勒屬捏報劣生者。其人已擢守道。公特劾之。因奏舉報優劣。宜責成府縣官。定以處分。又言太學貢士。宜先老成通經學者。會秋大饑。有司以例不敢請。公密言狀。得旨特賑。民困以蘇。母李太夫人年八十。援例終養。蓋侍養太夫人者四年。太夫人旣葬。未終喪而公薨。年六十四。公平居雍雍以和。不見喜愠之色。至臨大節。則嶄然不可奪。其在朝廷。遇重臣。無加禮。退接故交。如布衣時。狀貌秀偉。造次必於禮。而宏毅簡重。安舒自得。見者知爲粹然大儒也。初入仕籍。大臣爭相引重。公岌然中立。無少依附。獨以忠懇結上知。在羣臣中。恩意特異。二十二年南巡。御書扁額。爲太夫人壽。兼賜貂緞。蓋公性純孝。上知之。故體恤之尤至。而公臨薨遺表。亦曰。臣爲子之事粗具。而爲臣之志未伸。受恩深重。莫報涓埃。此臣目難終瞑者也。嗚呼。觀公之所以事上。與上之所以待公者。庶幾古詩書所載君臣相與之盛者已。公之學。以躬行爲主。其生平出處。張弛言默。按之無一不合於道者。至小事亦皆可法。爲文章簡要。冲夷有古作者風。所著經筵堂集。自恥錄。讀書偶錄。校士偶存。聞見錄等書。凡若干卷。公嘗謂國家根本在人。才。故聞一藝片善。必加搜討。所交多巖穴奇士。其奉使出京。布衣李鏊。朱燉。送別舟次。鏊號薦青山人。與燉俱守道自重。不妄見人者。惟公能得之。在浙江。每有造訪。或邑人未曉名姓。相視驚訝。不測公何以知之也。公在病。猶手修族譜。考校無訛。蓋其所存者如此。公夫人同邑巫氏。有順德。能宜於公。長子定淳。壬申恩科舉人。次定澍。監生。先卒。次定源。貢生。女一人。適太學生巫某。孫男二人。孫女二人。定淳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山某原。先期以書狀來請銘。仕琇與定淳爲男女姻家。辱公以文行見知者二十餘年。公

之病未薨也。實以誌墓之文見屬。因忘其不肖。輒刪狀語。掇公行身居官之大者藏諸幽。以告後世云。銘曰。雷世潛德。始顯於公。公仕以道。不辱其躬。正學之興。明時是逢。進禮退義。既孝既忠。非公之賢。明聖在上。信賢不疑。崇德無忘。爰再起公。不俟自來。侍經皇子。久試公才。改官詹事。遂掌銀臺。公督浙學。皇有特命。迎養之便。毋愆溫清。南巡賜詩。又以爲言。教及都人。彌荷皇恩。惟公督學。雍雍翼翼。起秀莠蕪。幽側無匿。公貳都憲。大江之南。仍改浙學。文教其覃。惟公立朝。無側無倚。體皇之心。以成燕喜。其喜維何。忠孝道光。奉母歸闕。色養無妨。融融洩洩。和樂且康。諸於帝心。天語揭堂。公進不疑。退省無虧。古有成人。庶其在斯。壽母慶終。公猶孺慕。喪筵未徹。俄驚大故。公年六十。公位豈卑。未厭衆望。士林齋咨。城口有邱。爰得吉卜。公體藏焉。表以名木。大儒之壟。過者咸肅。

惠定字先生墓誌銘 王昶

先生惠姓。諱棟。字定字。號松厓。先世扶風人。九世祖倫遷於吳。曾祖有聲。與徐孝廉枋友善。以九經教授鄉里。祖周惕。康熙辛未進士。由庶吉士改授密雲縣知縣。工詩古文。著易傳春秋問三禮問詩說諸書。考士奇。康熙己丑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兩任廣東學政。以通經訓士。粵人至今誦之。著易說禮說春秋說大學說交食舉隅琴瑟理數考紅豆齋小草諸書。先生生而凝靜敦樸。好學不倦。好禮不變。以孝友忠信爲坊表。年二十。補元和縣學諸生。先是學士從粵歸。奏對不稱旨。罰修鎮江城。用罄其家。先生退居葑門之泮環巷。樵蘇後爨。意豁如也。承其家學。於經史諸子稗官野乘及七經。悉緯之學。無不肄業及之。



經取註疏。史兼裴張小司馬顏籀章懷之註。諸子若莊列荀揚呂覽淮南古註。亦並及焉。而小學本爾雅。六書本說文。餘及急就章經典釋文漢魏碑碣。自玉篇廣韻而下勿論也。甲子鄉試。以用漢書爲考官所黜。由是息意進取。乾隆十六年。天子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兩江總督黃公廷柱陝甘總督尹公繼善咸以先生名上。會大學士九卿索所著書。未及進。罷歸。先生嘗以顧氏炎武左傳補註。雖取開成石經較其同異。而義有未盡。因發明公羊何氏之學。附於羣經。作補註四卷。於尙書探摭史記前後漢書及羣經註疏。以辨後出古文之僞。定鄭康成之二十四篇。非張霸僞造爲真古文。梅賾之二十五篇爲僞古文。作古文尙書考二卷。爬羅剔抉。句梳字櫛。摘其僞之由來。皆郝氏敬閻氏若璩所未及。雖毛氏奇齡之冤詞莫能解也。以范蔚宗後漢書因華嶠而成書。古人嫌其缺略遺誤。而東觀漢記謝承之書不存。取初學記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諸書。作後漢書補註十五卷。又以漢儒通經有家法。故五經師訓詁之學。皆由口授。古文古義。非經師不能辨也。先生四世傳經。恐日久失其句讀。成九經古義二十卷。於易理尤精。著易漢學七卷。周易述二十卷。凡鄭君之爻辰。虞翻之納甲。荀謂之升降。京房之世應。飛伏。暨六日七分世軌之說。悉爲疏通證明。由李氏之集解以及其餘。而漢氏易學燦然。又撰易微言二卷。易例二卷。以闡明之。又因學易而悟明堂之法。作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發聖人饗帝饗親之至意。謂古之明堂。治朝太廟靈臺辟雍咸在其間。考之堯典春秋月令王制無不合也。少嗜新城王尙書精華錄。爲訓纂二十四卷。搜採博洽。貫串掌故。亦爲世所傳。先生生於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十月初五日。終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五月二十二日。年六十有二。初聘宋氏。繼配張氏。又配陳氏。子四。承學承緒承跗承萼。以某年月日葬於

吳縣西渚邨之祖塋。先生以名賢後裔，蔚爲大儒。同里蔣編修恭、裴楊編修繩、武深相器重，而常熟御史王公峻尤重之。余弱冠遊諸公間，因得問業於先生。及丙子丁丑，先生與余又同客盧運使，見曾所益，得盡讀先生所著，嘗與華亭沈上舍大成手鈔而校正之。故知先生之學之根柢，莫余爲詳。嗚呼！自孔賈奉勅作正義，而漢魏六朝老師宿儒專門名家之說並廢。又近時吳中何氏焯、汪氏份以時文倡導學者，而經術益衰。先生生數千載後，耽思旁訊，探古訓不傳之祕，以求聖賢之微言大義。於是吳江沈君彤、長洲余君蕭、客朱君楷、江君聲等先後羽翼之。流風所煽，海內人士無不重通經。通經無不知信古，而其端自先生發之，可謂豪傑之士矣。因取陸淳施士丐孫復之例，稱先生以刻於石，且爲銘曰：

端門有命，標羣經。西河退老，相師承。研谷瓜實，悲秦坑。淹中棘下，蕪榛芳。山東大師，當炎興。口講指畫，開文明。自唐暨宋，義漸盲。釀嘲閔笑，疇其徵。先生晚出，研道精。七經六緯，蟠胸膺。日月爲易，窺璣衡。或薦於朝，困未亨。歸而抱犢，棲柴荆。愍遺一老，奠兩楹。秋山蒼蒼，隣洞庭。斑然狸首，千秋局。吁嗟儒林，亡典型。後有惇史，眠此銘。

江慎修先生墓誌銘 王昶

予友休寧戴君東原，所謂通天地人之儒也。常自述其學術，實本之江慎修先生。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先生卒，是年東原舉於鄉。明年來京師，求所以志先生者，卒不果。又十餘年，予自蜀還朝，而東原以薦授庶吉士，校理四庫館書。於是取所自爲狀，及汪世重等年譜，而屬予銘之。先生名永，字慎修，安徽婺源縣人。居縣之江灣，曾祖國鼎，祖人英，皆不仕。父期，諸生。先生生六歲，讀書日記數千言，嘗見明邱氏大學衍義。

補徵引周禮愛之。求得其書。朝夕諷誦。自是遂研覃十三經註疏。凡古今制度。及鍾律聲韻輿地。無不探蹟索隱。測其本始。而於天文地理之術尤深。年二十一。爲縣學生。三十四。補廩膳生。四十一歲。成禮經綱目八十卷。五十五歲。偕鄉人立義倉。貧者賴之。六十歲。成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恆氣注曆辯歲實消長辨曆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七書各一卷。六十二歲。爲歲貢生。成近思錄集註十四卷。十月。江西學政金公德瑛。招爲諸生。校閱文字。六十九歲。成四書典林四十卷。又成推步法解五卷。七十六歲。成鄉黨圖考十卷。七十七歲。成律呂闡微十一卷。七十八歲。成春秋地理考實四卷。七十九歲。成古韻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八十歲。成周禮疑義舉要六卷。禮記訓義微言六卷。深衣考誤一卷。讀書隨筆若干卷。又明年而卒。距生於康熙二十年七月十七日。年八十有二。娶汪氏。子二。逢聖早卒。次逢辰。孫三人。朝陽朝伸。錦波。曾孫二人。廷珍。廷福。先生之著禮經綱目也。以朱子晚年考定儀禮經傳通解。其書未成。黃氏楊氏續之。猶有闕漏。乃以大宗伯吉凶軍賓嘉五禮爲次。廣摭博考。使三代禮儀之盛。犁然可睹。其著七政諸書也。謂歲實爲曆中綱領。日平行於黃道。是爲恆氣。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而恆氣恆歲實。終古無增損。當以恆者爲率。梅氏所言歲實消長恆氣注曆。見歧未定也。其撰律呂闡微也。據管子五聲徵羽宮商角之序。呂氏春秋稱伶倫作律。先爲黃鍾之宮。次制十二筩。別十二律。以正淮南天文訓及漢書曆律志之謬。撰古韻標準三書。謂古韻之論。剋於吳棫。而精於顧氏炎武。顧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由三百篇以正顧氏分十部之疎。且分平上去三聲。皆十三部。入聲八部。爲用韻之準。謂欽定推步法七篇。凡日用之躔離交食。五星之遲疾伏見。及恆六曜之行。皆具密法。而奧義難明。爲探立

法之意。詳步算之方。并附推步鈴一卷於後。又謂深衣之制。諸儒論者凡數十家。大率踵交解十幅之譌。據玉藻言衽當旁。則非前後之正幅也。舉鄭君之註以正疏誤。因爲深衣圖考。晚年讀書有得。隨筆撰記。謂周易以反對爲序次。卦變當於反卦取之。否反爲泰。泰反爲否。故小往大來。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凡曰來曰下曰反。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曰往曰上曰進曰升。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又謂兵農之分。春秋時已然。不起於秦漢。證以管子左傳。兵常近國都。野處之農。固不隸於師旅也。其精心獨見。發古。人所未發如此。先生年六十。嘗偕友人入都。時開三禮館。總裁方閣學苞以經術自命。舉冠禮昏禮數條爲難。先生從容詳對。方公折服。又吳編修紱亦深三禮。有疑相質。無不首肯也。乾隆二十八年。命秦文恭公蕙田修音韻述微。公奏先生精韻學。詔取古韻標準四聲切韻表進呈。以備採擇。公又自取推步法解。入於五禮通考。至戴君總校四庫書。乃盡取先生二十種。寫之以藏祕府。先生弟子著籍者甚衆。而戴君及金君榜尤得其傳。自朱子起婺源。其後如李燔陳淳之輩。咸以道學通經名後世。越五百年而先生復出。雖終老跼伏。不見知於世。而其言深博無涯涘。昭晰羣疑。發揮鉅典。探聖賢之祕。以參天地人之奧。厥後戴君諸人繼之。其道益大以光。先生歿。大興朱學士筠督學安徽。以先生從祀朱子於紫陽書院。天下以爲公。先生以某年月日。葬於婺源之某里。銘曰。

仰以觀天。俯以察地。中貫六經。聖賢所萃。析之綜之。會而通之。上推發斂。圓則九重。或解其頤。或折其角。遂傾聞人。用啓來學。弗耀弗施。山頽木隕。筦道之樞。厥功不泯。肅肅嚴祀。配於紫陽。後有弔者。睇此崇岡。戴東原先生墓誌銘 王 昶

門人黟縣知縣張君善長。由黟走書來告曰。戴先生東原。與善長相識。夫子所稔也。今東原卒。柩歸於家。黟與休寧接壤。將謀所以葬東原者。洪舍人榜。既爲之狀矣。敢以志墓之文爲請。嗚呼。余之獲交東原。蓋在乾隆甲戌之春。維時秦文恭公蕙田方纂五禮通考。延致於味經軒。偕余同輯。時享一類。凡五閱月而別。及余爲中書舍人。東原始以鄉試中式來於都。至余自蜀中歸。則東原已被薦擢翰林。同寓京師。而東原遽以病歿。蓋余二人離合之迹如此。若東原之敦善行。精經誼。余雖不獲企其少分。而定交之久。與知東原之深。莫如予也。非余誰當志者。按狀。東原諱震。曾祖景良。祖寧仁。父弁。皆不仕。東原以乾隆十六年補縣學生。二十七年舉於鄉。三十八年奉召。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四十年。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又二年。卒於官。東原生而體貌厚重。性端嚴。十歲乃能言。就傅讀書。過輒成誦。日數千言。不肯休。授大學章句。至大注右經一章以下。問其塾師曰。此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應之曰。此先儒朱子所注云爾。又問朱子何時人。曰。南宋。又問孔子曾子何時人。曰。東周。又問周去宋幾何時。曰。幾二千年。又問然則朱子何以知其然。師無以應。大奇之。東原讀書。默而好深湛之思。塾師略舉傳注講解。意每不釋。師苦其煩。因授以許慎說文解字。東原學之三年。盡得其節目。又取爾雅方言及漢儒箋注之存於今者。搜求研究。一字之訓。必貫羣經。本六書以爲定。由是盡通前人古義。凡十三經注疏。舉其辭無遺者。時年纔十六七爾。隨父客南豐。一年。經學益進。東原謂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繇字以通辭。繇辭以通道。乃可得之。又經之難明。在一事必綜其全。而覈之。鉅細必究。信乃有徵。如誦詩而不知古音。強以協韻。則已齟齬失讀。誦禮而不知古宮室衣服。

之制已迷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沿革。則禹貢職方山鎮川澤。春秋列國疆域。會盟攻戰之地。失其處所。不知古今推步之法。則如夏書之辰不集於房。魯太史引以爲正陽之月。孟夏東晉古文尙書繫之季秋。小雅十月之交。鄭康成以爲周正十月。劉原甫以爲夏正十月。春秋日食三十六。歷代史志載步算家上考。曲合其一。而卒違其一。儒者何以識古書之真僞。辨箋解之得失。決魯曆至朔之當否。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名號狀類。則比興之意乖。六書之學。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魏孫炎。翻語。後考經論韻。悉用之。晉人以譯釋氏之言。其徒竊爲己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中土準望用勾股。蓋肇於周。髀。西法易名三角八綫。而正弦比例之根生於勾股。則勾股能御三角。三角不能御勾股。雖深明西法者。咸昧其由來也。於是日夜孳孳。蒐集比勸。靡不悉心討索。雷同勦說。悉掃而除之。其學彌博。而探指彌約。其資愈敏。而持力愈堅。年二十餘。而五經通矣。又謂古今學問之途。大致有三。或事義理。或事制數。或事文章。漢儒窮其制數。宋儒窮其義理。馬班韓柳諸君子。根柢之以爲文章。若分途而馳。異次而宿。不知其不可以闕一也。制數之不明。於古人之文多所不省矣。經義之不達。則所謂義理。固一己之義理。而非六經聖賢之義理矣。君子之道。不可誣也。蓋東原之爲學。自其早歲稽古好學。博聞強識。而尤長於論述。晚窺性與天道之傳。於老莊釋氏之說。辭而闕之。使與六經孔孟之書。截然不可以相亂。具見於原善原象。及與彭進士紹升書。蓋其學之本末次第。大略如此。婺源江先生永治。治經數十年。精於三禮。及步算鍾律聲韻地理。東原取平日所學質之。江先生爲之駭歎。年近三十。考工記圖。屈原賦注。勾股割圓記諸書已成。傳至浙中。齊少宗伯召南嘉歎不已。

元和惠先生棟三世傳經。其學信而好古。於荀虞之易。鄭孔之禮。何休之春秋。旁搜廣摭。發明古義。東原見於揚州。交相推重也。東原家居。同郡鄭牧。汪肇。龍程。瑤田。方矩。金榜。皆從問業。至京師。光祿寺卿王君鳴盛。學士錢君大昕。朱君筠。紀君昫。盧君文弨。皆折節定交焉。其客文恭公所也。出江先生推步法解。公於通考中盡載其書。其後學士朱君任。安徽學政。盡檄江先生所著書上於朝。入四庫全書館。東原表揚之力爲多。酈道元水經注流傳錯簡。東原尋其義例。按以準望。整之還其舊。俾諸水經支川渠委納。釐然就貫。旋於永樂大典內見酈氏自序。且獲增益數事。錄之。始爲完書。嗣又得九章五曹算經凡七種。自王寅旭。謝野臣。梅定九。諸子皆未之見。東原正譌補脫。如劉徽注內舊有圖。而今闕者補之。書進。得旨刊行。而古書之晦者以顯。其後得疾。足痿不能行。猶日夜校讎說文方言大戴禮記。以次勘定。未及上進。而疾已亟矣。東原所著書毛鄭詩考四卷。詩補注一卷。尙書義考二卷。儀禮考正一卷。考工圖記二卷。爾雅文字考十卷。方言疏證十三卷。聲韻四卷。聲類表十卷。原善三卷。大學補注一卷。中庸補注一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原象一卷。迎日推策記一卷。曆問一卷。古曆考二卷。勾股割圓記三卷。屈原賦注二卷。文集六卷。凡遺書二十種。曲阜孔君繼涵梓之以行。其未成之書。水地記七冊。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冊。付子中立。寫藏於家。東原生雍正元年十二月某日。歿於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某日。年五十有五。娶朱氏。封孺人。子一中。立女一。許字曲阜孔廣根。蓋繼涵次子也。嗚呼。東原之學。苞羅旁魄。於漢魏唐宋諸家。靡不統宗會元。而歸於自得。名物象數。靡不窮源知變。而歸於理道。本朝之治經者衆矣。要其先之以古訓。折之以羣言。究極乎天地人之故。端以東原爲首。昔韓昌黎銘施士丐。柳子厚表陸淳。皆稱先生。蓋以經師爲重。今

竊取是例。以示張君。傳刻於幽竈。乃銘曰。

鄭孔旣沒。大義寢湮。各以闕觀。莫溯其全。先生觥觥。搜元摘祕。貫串三才。上窮六藝。公卿動色。天子嗟咨。媿古大師。誰曰非宜。龍蛇召災。遺言在笥。吾言匪誣。俟諸百世。

中憲大夫雲南臨安府知府丹徒王君墓誌銘

姚鼎

君諱文治。字禹卿。丹徒人。自少以文章書法稱於天下。中乾隆三十五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爲壬午科順天鄉試同考官。癸未科會試同考官。其年御試翰林第一。擢侍讀。署日講官。旋命爲雲南臨安府知府。數年。以屬吏事。鑄級去任。其後當復職矣。而君厭吏事。遂不復就官。高宗南巡。至錢塘僧寺。見君書碑。大賞愛之。內廷臣有告君。招君出者。君亦不應。君之歸也。買僮教之度曲。行無遠近。必以歌伶一部自隨。其辨論音樂。窮極幽渺。客至君家。張樂共聽。窮朝暮不倦。海內求君書者。歲有餽遺。率費於聲伎。人或諫之。不聽。其自喜顧彌甚也。然至客去。樂散。默然禪定。夜坐。脅未嘗至席。持佛戒。日食蔬果而已。如是數十年。其用意不易測如此。君少嘗渡海。至琉球。琉球人傳寶其翰墨。爲文尙瑰麗。至老歸於平淡。其詩與書。尤能盡古今之變。而自成體。君嘗自言。吾詩字皆禪理也。余與君相知旣久。嘉慶三年秋。過丹徒。訪君。君邀之涉江。風雨中。登焦山東昇閣。臨望滄海。邈然言蟬蛻萬物無生之理。自是不復見君。今君子來訃。以嘉慶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跌坐室中逝矣。妻女子孫來訣。不爲動容。問身後事。不答。然則君殆莊生所謂遊方之外。與造物爲人者耶。著作文藝。雖工妙。特君寄迹而已。况其於伎樂遊戲之事乎。君年七十三。夫人黃氏。生子槐慶。女四。壻曰溧陽狄某。丹徒陳某。商邱陳杲。長洲宋懋祚。孫男六。將葬君某所。鼎爲之銘。



以代送窆。鼎爲王氏秀山阡表。具君世矣。故不復述。銘曰。  
茫乎其來何從乎。芴乎其往何終乎。嗟吾禹卿乎。生而燕樂與世同乎。名表於翰墨之叢乎。骨蛻於黃壤  
之宮乎。脩乎寥乎。憑日月之光。而遊天地之鴻蒙乎。

袁隨園君墓誌銘 姚 鼎

君錢塘袁氏諱枚字子才。其仕在官有名績矣。解官後。作園江寧西城居之。曰隨園。世稱隨園先生。乃尤  
著云。祖諱錡。考諱濱。叔父鴻。皆以貧遊幕四方。君之少也。爲學自成。年二十一。自錢塘至廣西省。叔父於  
巡撫幕中。巡撫金公鉉一見異之。試以銅鼓賦。立就。甚瑰麗。會開博學鴻詞科。卽舉君。時舉二百餘人。惟  
君最少。及試報罷。中乾隆戊午科順天鄉試。次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又改發江南爲知縣。最後調江  
寧知縣。江寧故巨邑。難治。時尹文端公爲總督。最知君才。君亦遇事盡其能。無所回避。事無不舉矣。旣而  
去職家居。再起發陝西。甫及陝。遭父喪歸。終居江寧。君本以文章入翰林。有聲。而忽擯外。及爲知縣。著才  
矣。而仕卒不進。自陝歸。年甫四十。遂絕意仕宦。盡其才以爲文辭歌詩。足跡造東南山水佳處。皆徧。其瑰  
奇幽邈。一發於文章。以自喜其意。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隨園投詩文。幾無虛日。君園館花竹水石。幽深靜  
麗。至櫺檻器具。皆精好。以待賓客者甚盛。與人留連不倦。見人善。稱之不容口。後進少年詩文。一言之  
美。君必能舉其詞。爲人誦焉。君古文四六體。皆能自發其思。通乎古法。於爲詩尤縱才力。所至。世人心所  
欲出不能達者。悉爲達之。士多倣其體。故隨園詩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  
琉球有來求其書者。君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極山林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君也。君始出試

爲溧水令。其考自遠來縣治。疑子年少。無吏能。試匿名訪諸野。皆曰。吾邑有年少袁知縣。乃大好官也。考乃喜入官舍。在江寧。嘗朝治事。夜召士飲酒賦詩。而尤多名蹟。江寧市中。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君以爲不足道。後絕不欲人述其吏治云。君卒於嘉慶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年八十二。夫人王氏無子。撫從父弟樹子通爲子。旣而側室鍾氏又生子遲。孫二。曰初。曰禧。始君葬父母於所居小倉山北。遺命以己祔。嘉慶三年十二月乙卯。祔葬小倉山墓左。桐城姚鼐以君與先世有交。而鼐居江寧。從君遊最久。君歿。遂爲之銘曰。

粵有蒼龐才博以豐。出不可窮。匪雕而工。文士是宗。名越海邦。藹如其沖。其產越中。載官倚江。以老以終。兩世阡同。銘是幽宮。

海峯先生墓志銘 吳定

先生姓劉氏。諱大櫨。字耕南。號海峯。桐城人也。曾祖日燿。明崇禎時。以貢士廷試。授歙縣訓導。祖牲。父柱。皆縣學生。先生狀貌豐偉。而性情直諒。寬博讀書。工辭章之學。自古文亡於南宋。前明歸太僕震川。暨我朝方侍郎靈皋。繼作。連起其衰。至先生大振其才之雄。兼集莊騷左史韓柳歐曾蘇王之能。瑰奇恣睢。鏗鏘絢爛。足使震川靈皋驚退改色。詩亦孕育百氏。供我使令。元明以來。辭章之盛。未有盛於先生者也。年二十九。應舉入京師。巨公貴人皆驚駭其文。而尤見賞於方侍郎暨吳荆山閣學。以爲昌黎復出。已而兩中副榜貢生。以終乾隆之初。邵開府余京兆欲薦先生賢良方正。辭。會舉博學宏詞。方侍郎以先生薦。及試。爲大學士張文和所黜。而文和後大悔。洎乾隆十五年。詔舉經學。文和獨舉先生。而文和旋去位。乃出

爲教諭於黟。黟士至今感誦先生教育之仁不息。國家用經義選天下士。而先生以振古之文。生於列聖相承文教累洽之日。又有持權者爲之引延。而卒淪溺下僚。不獲展其才以沒。則信乎命之窮也。然而富貴之榮。沒則寂焉。斗筲之功名。亦澤竭則忘焉。天地之光華。一日不掩。則先生之文章。一日不磨。昇先生以曠世不數昇之才。而特假巖壑寬閒之歲月。以成先生千古之榮。天之眷佑之者至矣。即使先生數奇。屈於生。復屈於死。卒致泯沒於無聞。而先生之可不朽乎。此生者自在也。其又奚懟焉。所著有詩文集。已久行世。其卒也。以乾隆四十四年十月初八日。年八十有二。娶吳氏。生子三人。皆早死。以兄之孫符琢爲長子。介後。嘉慶四年十月某日。葬先生於梅子嶺先塋之左。門人吳定涕泣爲之銘曰。文雄千古。遇屯一時。一時之屈。千古之師。豈無公相。高燄霆飛。百千灰滅。公尙巍巍。韓歐之側。配食攸宜。謂予不信。請視來茲。

張皋文墓誌銘 惲敬

張皋文名惠言。先世自宋初由滁州遷武進。遂世爲武進人。曾祖采。祖金第。父蟾賓。皆縣學生。母姜氏。皋文生四年而孤。姜太孺人守志。家甚貧。皋文年十四。遂以童子教授里中。十七補縣學附生。十九試高等。補廩膳生。乾隆五十一年。本省鄉試中式。明年赴禮部會試。中正榜。例充內閣中書。以特奏通榜。皆報罷。是年考取景山宮官學教習。五十九年。教習期滿。例得引見。聞姜太孺人疾。請急歸。遂居母喪。嘉慶四年。今皇帝始親政。試天下進士。加慎。皋文中式。時大學士大興朱文正公珪爲吏部尙書。以皋文學行特奏。改庶吉士。充實錄館纂修官。武英殿協修官。蓋皋文前後七試禮部。而後遇。年三十有九矣。六年散館。奉

旨以部屬用文正復特奏改授翰林院編修七年六月辛亥以疾卒年四十二。皋文清羸須眉作青紺色。面有風稜而性特和易與人交無賢不肖皆樂之。至義之所在必達然後已。其鄉試中式文正以侍郎主考。皋文自出其門未嘗求私見以所能自異。默然隨羣弟子進退而已。文正潛察得之則大喜。故屢進達之。而皋文斷斷以善相諍不敢隱。文正言天子當以寬大得民。皋文言國家承平百餘年至仁涵育遠出漢唐宋之上。吏民習於寬大故奸孽萌芽其間。宜大伸罰以肅內外之政。文正言天子當優有過大臣。皋文言庸猥之輩倖致通顯復壞朝廷法度。惜全之當何所用。文正喜進淹雅之士。皋文言當進內治官府外治疆場者。與同縣洪編修亮吉於廣坐諍之。亮吉後以上書不實遣戍赦歸田里。皋文則竟死矣。方皋文爲庶吉士時。今皇帝加上列聖尊號。盛京太廟舊藏寶例遣官磨治。篆所加尊號刻入之。皋文以能篆書受廷推言於當事者。宜自京師下所司等上上玉刻成遣使奉藏。其舊藏寶不得磨治。當事者以爲然。格於例不果奏。又言於當事者。翰林院乃皇帝侍從奉命篆列聖寶。宜奏請馳驛不得由部給火牌。亦格於例不果奏。已而歎曰。天下事皆如是邪。吾位卑能言之而已。皋文篆書初學李陽冰。後學漢碑額及石鼓文。嘗曰。少溫言篆書如鐵石。陷入屋壁。此最精。晉書篆勢是晉人語。非蔡中郎語也。少爲辭賦。嘗擬司馬相如揚雄之言。及壯爲古文。效韓氏愈歐陽氏修。言易主虞氏翻。言禮主鄭氏元。始至京師。與王灼濱麓。陳石麟子穆及敬友最善。嘗曰。文章末也。爲人非表裏純白。豈足爲第一流哉。皋文娶於吳。子成孫。女適國子監生董士錫。銘曰。

車掣馬攻駕千里。隆隆之輪躓於地。勿乎皋文誰訊此。銘之幽局俟來祀。

劉君季霞墓誌銘 曾國藩

君諱蕃字季霞吾友劉蓉孟容之弟也國藩治團練於長沙提水師自巴陵至九江及入江西屯軍南康孟容皆展轉相從三年奔走夷險共之季霞常以其太公之命省孟容於軍中出則美意相迎諷勉其兄歸則傅會吉語慰安其父咸豐四年三月岳州官軍失利賊犯寧鄉季霞間關至長沙存問孟容孟容方以疾先歸其六月孟容將率舟師渡洞庭而北季霞復送至省垣明年八月又自其家二千里視孟容於南康中途聞羅君澤南督師至義寧州而西將掃蕩岳鄂之交規復湖北孟容亦分領湘右軍從羅君俱西也季霞與兄會於羊樓峒時我師遠來新有濠頭堡之敗士氣初復料簡糧仗稍與休息賊踞蒲圻縣得以其暇益築堅壘完守備十月十七日我師進營白石鋪以蒲圻南門地險而偪不利仰攻乃繞道出公安亟抵城西駐軍鐵山湖北巡撫胡君林翼以師來會二十一日辛亥分四路進攻賊扼險立柵穿塹數重槍礮環擊不可近間出悍賊揚旗跳盪自辰至午相持不決軍勢稍卻季霞從兄督戰進曰事急矣賊將乘我遂棄所乘馬獨步而前賊遽奔之季霞發槍斃二賊又鞭卒之稍退者一賊伏下田發槍中傷季霞仆地孟容舁其弟歸營而自麾衆禦之短兵確鬪驍將銳卒傷亡數十人賊亦大創我軍乘間舉火燒其木柵煙燄漲天五壘齊破是夕遂攻蒲圻縣克之孟容還營視其弟創在臍旁氣息僅屬撫之大慟季霞徐曰兄勿爾命也語訖而絕春秋二十有五事聞諭旨追贈知縣照知縣例賜卹季霞事兄致嚴以順而風韻各異孟容於士類揚清激濁而季霞不置臧否孟容稍立崖岸別白是非無所假借而季霞脫去畦封暝無一語款誠相接其臭如蘭以是人樂近之劉氏世居湘鄉之四十都近歲兵事方殷有司分

都團練。季霞部勒鄉人獨嚴整。喪歸自蒲圻。族之少長。遠近之耆德學徒。與勳者團結之。丁壯會葬。送死。哭者至數千人。如喪親戚。然後知其得衆。宿將不及也。咸豐八年某月日甲子。葬於樂善里之王湖嶺。配孔氏。國子監學錄廣璠之女。生女一人。無子。以孟容子培屋爲嗣。銘曰。元二之厄。兵氣崢嶸。方州大府。鼠卻狐驚。提戈殺賊。年少書生。厥少惟何。星終兩紀。溫玉刻茗。翱翔文史。事親從兄。辟咍而詔。仗劍出門。海飛龍嘯。蒲首之山。故壘嵯峨。一儒奮臂。永奠山河。位豈在大。齡豈在多。我銘斯石。萬代不磨。

新寧劉君墓碑銘

曾國藩

君諱時華。字廷材。號寶泉。先世自江西徙湖南之新寧。曾祖有義。祖儒禹。府學增生。父世貴。太學生。家貧。爲商賈。貨居以自給。君生有至性。不忍其父久勞市廛。乃跪請曰。大人宜少休。兄學且有成。弟弱。兒願代父勞而服賈矣。遂遊資於江漢之間。量物度時。廣取而節用。後人而往。先人而歸。家用阜康。親以大悅。父病。在視終宵。醫者言痰鹹可生。淡則死。君輒以手承痰。嘗之。味淡。因大哭。父歿。母亦前卒。則推其所以事父者。以事繼母。歸自武昌。繼母不懌。長跪自陳。遲歸之咎。繼母病。服勞達旦。營治藥物。必自其手。不自他人。繼母歿。則推其所以事親者。以事長兄。而畜季弟兄。病調護年餘。兄卒。弟後卒。則又推恩以恤其嫠。以鞠其孤子。厥後兩家孤兒。皆成立。兩嫠皆旌表於朝。壽皆七十八十。涕泣頌君之德。不敢忘云。新寧山邑也。僻在楚南。黔粵之交。巨嶺層巒。穹窿雜襲。鬱撓而不得少舒。自古未聞偉人傑士。出於其間。亦乏甲乙科第。居民治生。纖嗇。有唐魏之風。獨君與江太公一峯。輕財好義。不屑屑於自殖。江君之子。諡忠烈者。仕

至安徽巡撫。而君之子蔭渠。今爲直隸總督。並有勳伐。爲時名臣。蓋褊陋之俗一變。而山川之氣昌矣。當君初賈異縣。頗求饒益。以娛親心。旣而經紀有方。智足以擴其業。利足以仁其三族。所得貲財。隨手散去。壹以濟物爲功。息耗都不訾省。鄉里除道成梁。捐金錢惟恐不贍。施藥療疾。惟恐不周。嘗遇益陽大水。買小舟拯百人。藁葬數百人。新寧大饑。餼鄰里親舊粟日半升。全活無算。又嘗修育嬰堂。建忠義節孝祠。皆縣中前此所無。自君創之。城東北有義塚。歲歲常以冬春培其陔塋。而植其仆碑。城南有義塾。器物缺乏。常於君家取給焉。人或謂君歲入幾何。施諸人者什七。而自謀不及什三。後將難繼。何不頗買田宅。爲子孫稍立基業。君笑謂家有薄田。足供疏食。焉用多爲。吾以人情爲田。以培養士類爲種。耕不計年。穫不計世。庸詎知留貽子孫者。不更大乎。逮君歿。而門內鼎興。君子四人。長名長佑。卽蔭渠也。以拔貢生歷官廣西巡撫。兩廣總督。直隸總督。加兵部尙書銜。次長佐某官。次長仲長健某官。孫某某。曾孫永祚永祺。天子褒長佑功。贈君暨君之祖父皆爲光祿大夫。君配鄭氏。暨祖妣某氏。妣李氏。曾氏。皆爲一品夫人。蓋君言於是果驗。爲善之報。抑何捷也。鄭太夫人恭儉寬仁。悉秉夫教。娒婦娣婦寡居。敬之終身。有恩紀。君卒。以道光三十年六月十四日。壽六十有一。太夫人先三日卒。壽五十有九。是歲十二月某甲子。合葬新寧西鄉楊溪村之鸞嶺。昔道光丁未戊申間。江忠烈公常爲余稱道蔭渠之賢。兼述其世德。及蔭渠入京。聞親之訃。求余文銘其墓。輾轉兵間。久疏文字。越今十有七年。始得表而銘之。銘曰。舉世奔利。獨行抱義。庸德庸言。感格天地。外救飢溺。內撫諸孤。仁心難慊。百憂一愉。孰云不顯。在幽彌馨。孰云無報。如影隨形。神覲在室。奇福在庭。郎君崛起。爲國干城。削平寇亂。鼎祭鐘銘。自天錫寵。褒榮先隴。

夫夷之南。萬山環拱。我表其阡。來者欽竦。

苗先麓墓誌銘

曾國藩

君諱夔。字先麓。肅寧苗氏。自幼讀書。卽異常童。不好爲科舉文藝。而竊嗜六書形聲之學。讀許氏說文。若有夙悟。精研而力索。滯解而趣昭。已又得顧處士炎武音學五書。慕之彌篤。曰吾守此終身矣。年二十餘。卽纂毛詩韻訂。繼又纂廣籀一書。授徒窮鄉。制藝試帖之屬。不中有司程度。學子稍稍引去。君益冥心孤往。子焉寡儔。間之河間城外。得漢時君子館。輒又得開元瓦於獻王墓旁。私獨欣喜。以爲神者餉我。以慰寂寞。久之。道光十年。縣令王君聞而敬異。聘君主講翼經書院。明年爲學使沈侍郎維鎬所知。舉辛卯科優貢生。高郵大儒王氏念孫父子。聞君之說。禮先於君。遂與暢論音學源流。由是譽望日隆。督學使者爭欲致之幕下。與其衡校。初隨編修汪君振基。衡文山西。繼隨祁文端公。舊藻衡文江蘇。所至甄拔宿儒。周覽山水。又以其暇編摩撰述。從事於其所謂聲韻之學。道光二十一年。祁公還京師。乃醵金刻君所著說文聲訂若干卷。說文聲讀表七卷。毛詩韻訂十卷。建首字讀一卷。君以爲許叔重遺書。多有爲後人妄刪或附益者。乃訂正說文聲類八百餘事。顧氏音學所立古音表十部。宏綱已具。然猶病其太密。而戈麻旣雜西音。不應別立一部。於是併耕清及蒸登於東冬部。併歌戈於支脂部。定以七部。槩括羣經之韻。書出。識者歎其精審。又數年。侍讀馮君譽驥。視學山東。國藩薦君偕往。役未畢而先歸。於是君亦齒衰而倦遊矣。道光之末。京師講小學者。卿貳則祁公。及元和吳公鍾駿。庶僚則道州何紹基子貞。平定張穆石舟。晉江陳慶鏞頌南。武陵胡焯光伯。光澤何秋濤願船。君旣習於祁公。又與諸君傾抱寫誠。契合無間。子貞嘗



命工圖己及石舟及君三人貌。蓑笠而處田間。蓋三人者皆同年優貢。又皆有逸士之風。謂宜與負耒者伍也。君既泊然無營。暇則徒步造訪諸君。與辨論前世音學。暨近人江戴段孔諸家。部分之多寡。意指之得失。褒譏亭決。窮日夜不倦。間亦過余劇談。歸自山東。余從容問東士亦有研究說文者乎。有得見吾子著述者乎。曰有之。何以知之。曰吾書中有自稱夔按云者。東人稱引及焉。曾不知夔之爲誰氏名也。則相與拊掌大笑。君徐又曰。吾家有戇僮。昨者日晏。吾責豎子何不具食。僮輒報以錢物罄矣。欲以何具。吾柔聲謝之。僮乃不遜竟去。吾今方躬治爨耳。則又相與大笑。蓋君處困約。有以自怡如此。他日君又語余曰。吾窮於世久矣。甘之若飴。死無所恨。獨平生著書尙有數種。未及刊刻。不能無耿耿於懷。自余咸豐初出京。展轉兵間。至同治七年。重入都門。昔之與君遊者十人。蓋八九死。君之嗣子玉璞來告。君以咸豐七年五月初七日逝矣。春秋七十有五。抱君所著書曰說文聲讀考者。曰集韻經存者。曰韻補正者。曰經韻鉤沈者。述君遺命。謂當送國藩觀覽。且以銘墓之文相屬。君且死。戒其子必葬我衆書叢中。其子乃擇君生平尤嗜之書。納諸棺中。以徇。嗚呼。斯亦篤古之徵已。銘曰。視以多歧而嘗聽。以雜奏而聾。技之精者不能兩工。苦思專壹。可與天通。課形而得聲。勘異而得同。黜陟百氏。惟許君是崇。胡學之旁達。而遇之不豐。抱此孤賞。永奠幽宮。

國家圖書館



001671899



2

5

籍